



淺說談因

—佛經故事集—

尤雪行 編著
池中生 翻譯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瞰。惡業俱生。窮未來際。」

「汝負我命，我還債汝。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

楞嚴經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

《淺說談因——佛經故事集》序

「因果」二字，究竟蘊含多少智慧哲理，何以佛教入門，總是先以因果報應勸諫人呢？世人自尋苦惱，總歸看不透因，勘不破果，所以一旦受苦，就知道怨天尤人，而不知反躬自省。如果人人信因果、懂因果，遭遇困境時知道要檢討改過，心生惡念時知道懸崖勒馬，那天下太平的日子還會遠嗎？民國二十一年，演本法師以《談因》一書引導我們掌握因果的脈絡，而本書即是建構在《談因》的基礎上，以所有年齡層民眾為對象所出版的二次翻譯佛經故事。

《談因》的作者演本法師出生於一八七二年，是江蘇無錫人，俗名尤雪行，字惜陰，又稱惜陰居士。法師出生於書香世家，年輕時曾經中過秀才，其後任職於報社，也因此輾轉參與了革命。後來他與友人合夥種植棉花，卻因為不堪蝗蟲肆虐，只好放了一把火，讓棉花與蝗蟲同歸於盡。這一把火，同時是危機也是轉機，雖然燒掉了農場，卻也激起了慈悲心，讓他從此皈依佛教，作了弘一大師的同門師兄弟。



民國十年，幾位佛學巨擘齊聚上海，合力組織了世界佛教居士林，包含聶雲台、丁福保、黃涵之、施省之、范古農、朱慶瀾、關炯之、李圓淨，以及本書的作者演本法師等，都是當時的發起人。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成立，促成了許多劃時代的佛學出版品問世，而《談因》就是其中之一。

演本法師在居士林擔任主編期間，陸續編寫了幾本佛教入門書籍，例如《談因》、《法味》、《佛教故事淺說》與《了凡四訓注釋》等，這些淺顯易懂的佛教故事在當時廣受歡迎，也為初學佛之人奠定了堅實的信心。至於為什麼要將寫作重心放在佛教故事上，法師在《談因》的前言中也給了我們答案：為初發心人示出路，堅戒行。因為學佛之前，先要深信「因果」。

《談因》所輯錄的三十六個故事皆出自佛經，原文雖然富含深意，卻也因為文體與特有的佛教名詞，而使讀者備感艱澀難懂。民國二十一年，《談因》在弘一大師的促成下出版成書，透過演本法師的改寫，這些千年前的故事與角色得以再一次受到世人的重視，而世尊傳道說法的

畫面，也彷彿近在眼前。然而，將近一個世紀後的現在，我們與民國初年文白參半的語言又產生了隔閡，因此高雄淨宗學會委託末學，著手進行《淺說談因——佛經故事集》的翻譯工作，希望能讓讀者拋開文字上的負擔與壓力，放鬆心情閱讀故事，領受佛經中的甘露法味。

末學憑著一點淺薄的學識，忝為譯者，初次翻譯佛經故事，更是戰戰兢兢，深怕曲解前人深意，因此文意的脈絡理解上如有疏失錯漏，還望諸君大德不吝指正。另外，還要感謝高雄淨宗學會的編輯與出版組，沒有他們的鼎力協助，就沒有此書的問世。最後，也敬祝各位讀者三寶加持，福慧增長！

歲次甲午午池中生謹識



淺說談因 [目錄]

一、捨身飼虎	1
二、愛子死蛇	1
三、魚怪陷泥	7
四、兔王投火	1
五、循環殺業	4
六、降服睡魔	1
七、醜女易形	5
八、大悲海屍	5
九、金錢僧史	9
十、薛荔王談	3
十一、神童失笑	1

十二、海若現形	6
十三、人藥醫王	7
十四、佛陀恩主	7
十五、割肉報恩	8
十六、化身涉訟	8
十七、頑牛成佛	9
十八、蠱女破迷	10
十九、變形拔友	11
二十、施血度生	12
廿一、獻花受福	13
廿二、忍辱成真	13
廿三、賣貧脫罪	14
廿四、施毯沐恩	16



目錄

廿五、佛指勝業	153
廿六、婦舌厲階	165
廿七、深心契道	175
廿八、妄語生災	180
廿九、貪人惹禍	186
三十、瞽者開明	193
卅一、一般奉佛	206
卅二、五種勝因	209
卅三、昏睡制止	211
卅四、罪福報應	216
卅五、因憐受苦	225
卅六、轉女為男	231

淺說談因

佛經故事集

尤
中
生
●
●
編
譯
著



淺說談因

佛經故事集



假令盡壽命。勤事天下神。象馬以祀天。不如行一慈。

法句經

一、捨身飼虎

（出《佛說菩薩投身餓虎經》）

釋迦牟尼佛未成道以前，某一世為乾陀摩提國的太子梅檀摩提；他的父王名叫乾陀尸利，母后是差摩目佉。雖然他們的國家幅員遼闊，擁有豐饒的物產與資源，但是太子對於錢財名位一點兒也不留戀，只喜歡遊歷各處名山大川，訪求得道的高人。當時有一位證得五神通的勇猛聖師^①，帶領五百位弟子在深山中修禪行道，立志要教化天下人修善，太子在一次機緣巧合下聽聞勇猛聖師說法，內心受到很大的啟發，於是便決定拜他為師，隨同聖師的諸位大弟子長住山中，依法起修。由於太子歷劫苦修，根基相當深厚，因此雖然入門晚了些，但是對於聖師所示的一切妙諦，總是能心領神會，不落人後。

那年冬天，山谷下一隻母虎新產了七隻幼虎，不巧碰上連日大雪，四周刮著陣陣寒風，母虎害怕幼子被凍死，只好將牠們護入懷中，強忍著寒意臥在雪地上，一步也不敢離開。可是無情的大雪不斷落下，一點兒也沒有要止住的跡象；又過了三日，飢寒交迫的母虎狂性大發，一度



張口要將懷中幼兒給吞食下肚，好在本能的母性及時喚醒了牠的良知，才避免掉一場骨肉相殘的悲劇。

當時聖師與弟子早已證得幾種神通，因此不出石室，也能得知母虎所遭遇的困境；甚至連母虎心中一閃而過的食物之念，也逃不過他們的眼睛。於是聖師就將弟子們召集起來，問他們：「有誰自願捨身救濟那頭母虎？」這時，只見眾弟子低頭沉默不語，唯有太子一人欣然答應道：「善哉善哉！今天這樁機緣正好讓弟子得償宿願。」說完，太子就推門而出，頭也不回地向懸崖走去。到了懸崖上，他居高臨下，看見谷底母虎緊抱著幼子縮成一團，幾乎要被大雪掩埋過去，這樣的畫面再度刺激了太子的大悲心，使他再無一絲畏懼。

身心兩忘的太子在懸崖上入定，立即證得無生法忍^{註②}，照見自己在過去無數劫中，所作過一切慷慨捨身的義行。他出定後，回到聖師與五百弟子面前道別，他說：「我今日捨身飼虎，是成就無上功德，願眾人心生歡喜，不要為我的逝去感到悲傷。」聖師問他：「太子修學佛法的日子並不長，知見也尚未成熟，為何突然發願捨身？」太子答道：

「弟子於無量劫以前曾經發下誓願，為救濟天下苦難眾生，願捨身千次。時光荏苒，如今弟子已捨過九百九十九身，今日再捨此身，即可以滿足宿世以來的誓願。還望聖師隨緣歡喜！」聖師聞言告訴他：「太子志願高妙，無人能及，必先眾人一步成佛。願你成佛以後，不要忘了度化我們。」隨後聖師便帶領五百弟子到懸崖上為太子送行，一路上，眾人都垂著頭默默掉淚，不敢哭出聲音。

當時有一位名叫富蘭的長者，帶著本地善男信女五百人，冒著風雪上山，為聖師一行人送來齋食。他們聽聞太子要犧牲自己餵食母虎的消息，一個個都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富蘭長者連忙帶他們趕到懸崖上，送太子最後一程。

太子見懸崖上聚集了大批為他送行的信眾，很是欣慰，於是當場發下大誓願：「我今救度苦惱眾生，願此捨身功德助我早證菩提，得常樂我淨註③如來法身。令世間一切有情未度的得度，未解的得解，未安的得安。我現在寄身在這副臭皮囊中，不僅九孔註④常出穢物，更不時受到地水火風四大毒蛇般的支配，感得色受想行識五蘊熾盛所苦；我的肉身內



儲滿了煩惱苦趣諸般惡毒，在六道裡徘徊不止，然而每經歷一次輪迴，就忘記從前的教訓，成天追逐色聲香味觸上的種種享受，不思行善，不知積德，命終以後不免要下墮到地獄，受無量苦。所以往後各位對待自己那副虛幻不實的肉身，只應令它受苦，不應使它得樂。」

太子接著又說：「今日我以肉身救拔餓虎，父王與母后見到我所遺留下來的舍利骨，必定會為我造塔註⑤。我在此發願，今後凡是宿世業障纏身，久病不癒者，只要來到我的塔處至心供養，無論病情輕重，百日之內必得痊癒。此言決無半分虛假，請諸天降下香花，為我作證。」太子語畢，空中隨即降下一陣曼陀羅花雨，大地也隨之震動。眾人見到如此殊勝異相，紛紛雙手合十，心生歡喜。

接著，太子解下身上衣物，纏繞住頭部與雙眼，隨即就往崖下縱身一跳。母虎發現天上降下一具菩薩肉身，立刻撲了上去，不一會兒功夫就將太子吃到皮肉不剩，只留下一副骨頭了。此時站在崖上的一千多人，眼睜睜看著太子被餓虎吞食，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哭聲在整座山中迴盪不已，現場氣氛相當哀戚。有人悲憤到頻頻搥胸，有人幾乎暈厥

在地，有人趁此機會修行禪定的功夫，也有人跪在地上磕頭懺悔。天上的聖眾們受到感動，同時發無上菩提心，一面演奏天樂，一面燒香散花供養太子，口中還唱道：「善哉！摩訶薩埵！不久以後，必定成佛。」此時，五百位弟子同時發心，皆得大歡喜；而勇猛聖師也同時證得無生法忍。

隔天，國王與王后派遣使者上山，為太子送來補給品，但是使者來到石室，卻不見太子蹤影，只見到他的衣裳及一些日常用品，孤零零地擺放在房間。更奇怪的是，太子的同學們個個都淚流滿面，不發一語；勇猛聖師則是垂頭喪氣地靠在桌子上，領口被眼淚給沾濕了一大片。使者雖然察覺情況有異，但是眾人三緘其口，他一時間無法問出實情，只好將帶來的食物分配下去，並迅速返回皇宮，將他在山上的所見所聞稟報王后。

王后接到消息，臉上頓時失去血色，她扶著椅子，喃喃自語道：「不好了！我兒一定是遭逢了什麼變故！」她顧不得儀態，急急忙忙奔向國王寢宮哭訴；誰知道國王一聽，腦海中一陣天旋地轉，就從床上跌



了下來。過了很久，國王總算清醒過來，這時許多臣子都聚集到國王面前勸慰他，請他不要放棄希望，再加派人手入山搜尋太子的蹤跡，或許能夠有所斬獲也不一定。

由於這件事非同小可，因此國王最後決定親自帶領王后與後宮妃嬪、文武百官冒雪入山，然而才到半途，就遇上富蘭長者帶領五百位信眾前來迎接。富蘭長者含著淚稟告國王：「太子昨天捨身跳下懸崖，用自己的肉身來餵飽餓虎，現在只剩下一些骨頭散落在原處了！」他說完隨即調頭，為國王與王后帶路。當他們來到懸崖下方，眾人忍不住放聲大哭，剎那間，整座山谷被這股悲感的氣氛所籠罩，似乎連山河也為之失色，天地也為之同悲。國王與王后趴在太子的屍骨上，心痛到幾乎暈厥過去；太子妃則跪在地上，緩緩地挪動雙膝爬到太子面前，她一面溫柔地為太子梳理頭髮，一面聲淚俱下地吶喊：「我寧願自己粉身碎骨，也不願我的丈夫這樣慘死！」大臣見他們哭得死去活來，趕緊出面安慰，他說：「太子發大菩提心，用自己的肉身布施，救度苦惱眾生，他這樣慷慨赴死，全然是出於自願，既不是意外死亡，更不是遭遇橫禍，

我們應該收拾悲傷的情緒，好好供養他、祝福他才對。」

國王聽他說的很有道理，於是就強忍傷痛將心情整頓好，並派人整理太子的遺骸，找到山外一塊平坦的空地，用上等的旃檀木淋上酥油，將太子就地火化。之後，國王下令收取太子舍利，在當地建立起一座七寶塔，用各種寶物將塔裡塔外都裝飾得美輪美奐，並在方圓十里內種植花果、設置流水與浴池，更不時派駐歌伎來此演出，使七寶塔日日夜夜都受到供養與讚歎。

按：身體是罪惡的淵藪，也是包藏一切苦難的禍窟；執著有我是貪念的根本，更是一切憂患的源頭。眾生自私自利，所以萬劫以來沉淪苦海；菩薩能夠捨身救眾，因此常受諸天敬仰。唉！真要說起來，世間又有幾人能真正放下我執，捨身救人呢？依我觀察，能夠拋棄性命的人雖多，但不是為了財富，就是為了色慾；不是為了虛名，就是因為一時衝動，甚至是為了一切嗜好一切塵沙煩惱，可以連性命都不要。生生世世以來，我們捨卻了算不盡的性命，然而到了這一生，仍



然是一樣的迷惑顛倒，每天八萬六千四百秒中，沒有一刻不生妄念，沒有一時不生變遷，剎那剎那間，又不知捨卻了多少性命。世間生滅無常，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悄悄地變化，我們身處其中，就好像接受古代凌遲的酷刑，雖然一次只從身上割取下一小片的肉，然而時間一長，終究是體無完膚，性命垂危。孔子說：「克制自己的行為，使一切舉止都不失於禮，這就是仁的表現。」又說：「仁人志士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也要恪守仁義的原則。」老子也說：「我現在之所以有這麼多憂患煩惱，都是我這副軀殼所引起的；如果我沒有身體，又怎麼會有生老病死種種憂愁呢？」孔子與老子都有這樣的覺悟，也難怪他們能出類拔萃，不同於凡人！佛菩薩大徹大悟，無私無我，對天下萬物一視同仁，在一念間就立下大誓願，決定要捨身千次來救度眾生，這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殊勝功德。只可惜有些凡夫見了，仍舊不免說三道四，他們質疑佛菩薩哪裡不去救度，偏偏要捨身去救一隻畜生。更說老虎是殺人不眨眼的猛獸，讓牠活下來究竟有什麼好處？其實，佛菩薩的心中早已不存在人類與畜生的區別，因為他知道

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只不過因為業報成熟了，分別投生到六道中，而產生外型上的不同。佛菩薩藉由自己仁恕聖潔的肉身來餵飽猛虎，將牠的暴戾之氣轉化為慈悲的胸懷，消滅牠的殺機，使牠成為聖獸，這樣度餓虎為菩薩的舉動是多麼大慈大悲啊！當時佛菩薩度的雖然是一隻老虎，但是卻同時在大千世界中樹立起難捨能捨的典範，間接影響了一切回心轉業、從善如流的眾生；如此一來，不等同於是他親手度化了眾生嗎？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善因啊！但願有緣展讀此書的各位賢哲大德，用你們敏銳的觀察力，繼續閱讀以下各篇故事，不但能幫助各位障礙消除，疑惑盡散，更能增長智慧與善心。往後各位用其中得來的智慧，再去觀察塵世間的種種禍福果報，以及從前所不能透徹的各類疑難雜症，必定能像庖丁解牛一般，得心應手，所到之處全然無所障礙。

註① 聖師：即彌勒菩薩前身。

註② 無生法忍：真智安住於無生無滅之實相理體而不動，謂之無生法忍。即不起



心、不動念的高級禪定境界。

註③ 常樂我淨：指如來法身所具有之四德。常，謂如來法身其體常住，永遠不變不遷；樂，謂如來法身永離眾苦，住於涅槃寂滅之大樂；我，謂如來法身自在無礙，為遠離有我、無我二妄執之大我；淨，謂如來法身離垢無染，湛然清淨。

註④ 九孔：兩眼，兩耳，兩鼻及口，大小便之九處也。又名九入，九漏，九瘡。

註⑤ 塔：奉安佛物或經文，又為標幟死者生存者之德，埋舍利、牙、髮等，以金石土木築造，使瞻仰者。

二、愛子死蛇

（出《佛說五無返復經》）

釋迦牟尼佛住世的時代，有位婆羅門教修士聽聞舍衛國人多慈多孝、明經達理，於是便帶著一顆仰慕的心，遠從羅越祇國來到舍衛國求道。

這天修士剛抵達舍衛國境內，看見一對父子在耕田，不巧犁頭擊中了田裡的蛇窟，竄出的毒蛇一口咬在農夫兒子身上，使他立刻失去了意識。修士正自替他感到著急，不料那位老農卻表現得若無其事，只顧著繼續耕田，錯過了搶救的時機。稍後，老農注意到兒子橫死在地，卻還是依然故我，冷淡的情緒與修士的焦急形成一股強烈的對比。修士對此感到很詫異，於是上前詢問老農：「敢問這是哪戶人家的孩子？」老農說：「他是我的親生兒子。」修士聽了，忍不住怒氣沖沖地質問老農：「既然是你的兒子，為什麼你一點兒也不難過，反倒置身事外繼續耕地？」沒想到老農卻這樣回答他：「萬物有成住壞空，人有生老病死；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都是亙古不變的真理。難不成我跪在地上心碎



痛哭，或是難過到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就能為死者帶來助益嗎？閣下看似正要入城，我家就住在城東某處，勞煩您替我轉告家人，說我的兒子已經身故了，今天只需送我一人午飯來。」

修士一邊往城東走去，心裡頭一邊想：「這老農究竟是怎麼回事，親生兒子死在自己面前，竟連半滴眼淚也不掉，只記得要吃飯，未免太過冷酷無情！」正思索間，已然來到老農家。他見到老農的妻子前來應門，就告訴她：「令郎在田裡不幸被毒蛇咬死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妳的丈夫絲毫沒有悲傷不捨，只囑咐我傳口信給妳，要妳今天中午送一人份的午飯過去。」他這樣說，自是有意看對方的反應，想不到老農的妻子卻冷靜地開導他：「兒女與父母的緣分，就好比是旅店的主客一樣，只因有緣才短暫相聚在一起；客人上門的時候我們不會拒絕，他們要離開時，我們既干涉，也不留戀。人與人之間的業緣有一定的時限，說穿了，緣分盡了，就是分別的時刻，如果為此悲傷啼哭，豈不是太癡迷了嗎？」

修士聽她這樣說，就覺得這位作母親的，簡直是一點人性也沒有，

於是他轉過身問死者的姊姊：「小姑娘，你的弟弟意外身亡，怎麼我看妳不但不流淚，神情還能這樣鎮靜呢？」哪知道姊姊也如同她的父母一樣，反過來給修士說教。她說：「兄弟姊妹出生在一個家庭，其實憑藉的就是因緣的聚散。就好比樵夫將砍來的木柴網綁在一起，作成船筏放在水上航行；此時一根根木柴就好像手足一樣，彼此看似關係緊密，但只要一個大浪打來，繩斷木散，此後就要各自在海上漂流，迎向不同的命運。我們之間的相聚，說穿了不過是一場戲，隨時都有可能是落幕的那一刻，我又何必為了戲中的情節而悲歎呢？」

修士搖了搖頭，轉向死者的新婚妻子說：「妳的丈夫死了，往後沒了依靠，妳還能這樣鎮定？」想不到妻子也對他說理：「我們夫妻之間的緣分，只是短暫的因緣和合；就好比樹林中的飛鳥，日落後偶然棲息在同一棵樹上，一到天明，就要各奔東西。何況人的壽命本來就是事先註定的，無論我哭得再傷心、喊得再大聲，都無法改變丈夫死去的事實啊！」

修士心灰意冷，轉向他們家的一位老僕說：「你的小主人命薄死



了，你不難過嗎？」老僕平靜地看著修士，告訴他：「主僕關係就像是公牛與小牛一樣，小牛必須依靠大牛才能活命，一旦大牛死了，小牛的內心肯定是徬徨無助，一點兒辦法也沒有的。但是世事無常，人壽有定數，傷心難過並不能帶來任何益處，這點簡單的道理，我還是清楚的。」

修士本來是懷著一腔熱血來到舍衛國，不料卻聽到這許多冷言冷語，彷彿被人當頭澆下一盆冷水，一時間心神恍惚，頭暈目眩，幾乎迷失了方向。好不容易他回過了神，忍不住自言自語：「我慕名來到舍衛國求道，不但沒見著半個志同道合的修行人，還讓我遇上這無情無義的一家五口，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徬徨無助的修士一路問訊，來到祇洹精舍，決定找如來評理。過程中，修士比手畫腳，述說得義憤填膺，如來卻始終含笑而坐，靜靜等待他把話說完。最後，修士又恨恨地補上一句：「這五人性情冷酷，心中不存半點仁義，與我從前所聽聞多慈多孝、信奉三寶的舍衛國人天差地遠，簡直沒有倫常可言。」修士原以為如來會贊同他的看法，

想不到如來卻這樣告訴他：「你錯了，這正是他們不同於凡夫的地方，其實這五位才是真正樂天知命的賢人啊！他們深切體悟了『諸行無常註』^①的道理，更懂得這世間的有情眾生不分貧富、貴賤與賢愚，都難逃一死，斷然不是憂愁啼哭就能挽回的；何況，所謂『死亡』根本不是真的了結，我們死後軀殼雖壞，但神識仍在，無量劫來，流轉六道中，經歷一世又一世的投胎，難以解脫。而這個由死到生的過程，還不出七七四十九日，投胎後，個人所造下的善業惡業，自然就要各自去承擔了。有人業重難消，長劫沉淪在惡道中受苦；也有人修持有成，投生善道享人天福，但是業報盡時，總還是逃不出墮落一途。至於要擺脫六道輪迴的宿命糾纏，掙脫這命運的洪流，總歸還是要從心態上著手，若能做到心如止水，不泛漣漪，不生波瀾，就是出離六道的那一刻。而你所見的這五人，就是證得大道的大智慧者。」

修士聽得如來一番懇切的指點，內心的憂愁頓時煙消雲散，他向如來禮拜稱謝：「從前的我茫昧無知，不識道義；今日得佛垂示，就好比大病初癒、重見天日，感謝您提著一盞明燈，照亮我黑暗狹隘的知見。」



往後我定不負您的教誨，努力向道。」之後，修士果然隨佛入了正法之門，不久就得道了。

註① 諸行無常：一切有為法，念念生滅而無常也，謂萬物常變轉之意。

三、魚怪陷泥

（出《佛說賢愚經》）

有一次，佛陀帶著弟子從摩竭陀國竹林精舍出發，要到毘舍離國去，途中經過梨越河，遠遠的就聽到河岸邊圍著一大群人，正對著一個龐然大物指指點點，爭論不休。佛陀知道度化眾生的時節因緣即將成熟了，於是就讓弟子們在此地稍作休息，靜待機緣的到來。

原來這條梨越河是當地人相當倚重的一個收入來源，不僅河裡的魚蝦量多肥美，就連岸邊上萬頃的平原也長滿了鮮嫩的牧草，所以同時間，草原上有幾百個牧人驅趕牛羊往來，河面上也行駛著上百艘的漁船競相捕魚，交織出這幅熱鬧非凡的景象。

這一天，有位漁夫趁著大潮，在上游處撒網捕魚，突然間，他感覺到手裡傳來一股沉甸甸的力量，似乎是大魚入網了。他在心裡頭盤算了一會兒，知道自己拉不上這條魚，於是趕緊招呼左右漁船上的朋友一起來幫忙，沒想到眾人合力拖著漁網，卻也只能勉強將大魚拖到淺灘上，距離上岸還有一些難度。他們的吆喝聲引來附近漁人圍觀，此時凡是自



認壯碩有力的男人，幾乎都放下手邊工作幫忙去了，但還是無法將這條大魚拉上來；有些好事的牧童遠遠看見了，就到上風處呼朋引伴，召集人馬，一時間網邊聚集了上千人，最後憑著眾人一鼓作氣，總算將這條大魚拉上岸。

這時群眾忙不迭湊上前細看，卻見大魚的身上密密麻麻長滿了各種動物的頭顱；無論是驢馬駱駝、虎狼豬狗、猿猴狐狸、尋常的雞鴨牛羊等家禽家畜，甚至是前所未見的珍禽異獸，都盡現眼前了，粗步估算，大魚的身上總計長了一百多種不同動物的頭。許多圍觀的群眾被這條百頭怪魚嚇到說不出話來，佛陀見時機已到，就引領弟子起身，走入群眾之中。

佛陀來到怪魚的面前，問牠：「你是迦毗離嗎？」眾人正感到疑惑，想不到怪魚立刻口出人聲，回答：「我確實是迦毗離。」阿難見了，立刻合掌請教佛陀：「請問世尊，是什麼樣的因緣，讓這條怪魚生此百頭異相？」佛陀說：「從前迦葉佛住世時，有一位婆羅門信眾的兒子叫做迦毗離。迦毗離從小聰明伶俐，博聞強記，是街坊鄰居都交口誇

讚的神童。一天，迦毗離的母親問他：『你的多才多智是遠近馳名的，現在世上可還有聰明勝過你的人嗎？』迦毗離回答：『出家僧侶見多識廣，熟知經律，他們的智慧是孩兒望塵莫及的。』他的母親聽了，就告訴他：『俗話說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你何不虛心向出家師父求教，學習佛門的一切善法呢？』迦毗離於是接受了母親的建議，離家向佛，專心學習經律論三藏。起初，聰明的迦毗離無論學什麼都是駕輕就熟，義理無不通曉，但可惜他心量狹窄，容易被好勝心所支配，每每與人辯論，為了在口頭佔上風，總是不計後果，口出惡言。平時他與寺內的僧侶談經論道時，若偶有理虧，辯不過人家，就指著別人的鼻子大罵：『你這個蠢材，腦袋像豬一樣笨，哪知道佛法的深奧！』為了攻擊他人，迦毗離開始將各種畜生的名字掛在嘴邊，當作罵人的利器。長久累積下來，迦毗離的口業已經深重難救，因此這一世才會自食惡果，投生畜生道，成為一條人見人怕的百頭怪魚。」

當時水中補魚的漁夫與山上的牧羊人，總計約有千人，聽聞了迦毗離的前世今生，同時心生恐懼，求佛收為弟子，以得解脫。佛於是當場



為眾人開示，演說苦諦法，說世間種種無非是苦，群眾千人當場開悟，成就道果。而原先就隨侍在佛身旁的阿難及諸位佛弟子，也在聽聞這次演說以後，悵然若失，戰戰兢兢，並警惕彼此：「身口意業，造惡最是容易，眾人不可不小心謹慎。」

四、兔王投火

（出《佛說兔王經》）

佛陀在久遠以前曾發下誓願，願自己化身為一隻兔子，救拔兔族於種種苦難之中。到了某一世，機緣終於來到，佛陀如願投生兔族，當上兔王，帶領同伴們在山間採食野果，行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並進一步教導牠們仁愛和睦，戒除眾惡行，為牠們建立「斷惡修善，來世應得人身；更當聞道，層層上修」的觀念。跟隨在兔王身邊的兔子們，都深深折服於這位首領的智慧涵養，因此兔群間不僅修行的風氣很盛，向心力也很強。

同一時期，有位道人為了進德修業，遠離塵囂，獨自一人在這座山中修行，生活過得相當簡樸，渴了就喝山間的泉水，餓了就吃採集來的野果，飲食生活上，倒與兔子們有幾分相似。其實，這位道人就是定光佛的前身。

由於道人也修四無量心，因此對山中的生命都能一視同仁地尊重，沒有差別心。兔王見道人修行有成，懷有大慈悲心，因此時常親近他；



每每聽見道人誦經，兔王總是歡欣雀躍，如沐春風。久而久之，每天採集山野間的瓜果供養道人，跟隨兔王前往聽經，已成為兔子們之間的一種習慣。

轉眼來到冬天，山間吹起刺骨的寒風，草木凋零，泉水枯竭，大地了無生機，道人害怕再不離開就要面臨斷糧的危機，於是收拾了行囊，準備下山度過這個寒冬。兔王得知了消息，心中很是不捨，於是就苦苦哀求他留下來；面對兔王的挽留，道人心裡也是百般為難，他對兔子們說：「我也很想留在這裡陪伴你們，但我還得要仰賴這四大組成的肉體來修養慧命。如今山上已經沒有糧食可供溫飽，僅存的泉水也已凍結，更沒有巖穴可以讓我藏身避寒，要在這裡度過冬季，恐怕太困難了。不過請放心，一旦氣候回暖，我就會回到山上與你們相聚，你們千萬不要如此鬱鬱寡歡，讓我為難。」

兔王低頭思索後，對道人說出了自己的決定：「我願率領全體兔族為您儲備糧食，就算是把這整座山都翻過來也在所不惜，就請您看在我們一片赤誠，不要再推拒。否則，只怕您這一去，我們頓失依靠，求生

的意志逐漸消沉，無法保全性命，如此一來，與您也再無相見之日了！假使將來，我們搜遍了這座山都無法找到食物供養您，那麼我願捨此身，供養大德！」道人被兔王的誠意所感動，終於還是留了下來。

一天，道人耐不住寒風的侵擾，就在身旁生火取暖，看到道人忍受苦寒入定的模樣，兔王在心裡暗想：「道人為了我留在荒山裡受苦，天天忍受飢寒交迫，我要如何才能報答他的恩情呢？」突然間，兔王轉身一跳，投入熊熊的火焰之中，要以僅有的肉身來供養道人。道人在定中見到這一幕，趕緊睜開雙眼營救兔王，只可惜還是慢了一步。然而，捨身成仁的兔王並沒有受太多苦，反倒是因為功德廣大，在死後就上生到兜率天中，成為顯赫的大菩薩。道人雖然讚歎兔王的無私美德，卻也因為自責太深不願進食，而在不久後殞命；可喜的是，他也立即追隨兔王的腳步，上生到兜率天修行去了。



五、循環殺業

（出《佛說賢愚經》）

佛陀住世的時代，舍衛國有一位賢能的大臣，名叫黎耆彌。黎耆彌的七個兒子成年以後，就陸續成家立業，娶妻生子。而在黎耆彌的七位媳婦當中，又以小兒子的新婚妻子毗舍離最為聰慧出眾，因此黎耆彌也就理所當然地把家務交由她打理。由於毗舍離確實機智有才幹，又懂得維繫妯娌間的感情，所以一家人在她的管理之下和樂團結，鄉里間的人看見了，都很羨慕黎耆彌有這樣一位才德兼備的好媳婦。

當時舍衛國與鄰國有嫌隙，鄰國特叉尸利王為了羞辱舍衛國，特地派遣使者送來兩匹外觀一模一樣的馬，要國王分辨哪一隻是母馬，哪一隻是牠的孩子。波斯匿王召集了宮中群臣與智者，卻沒有人能為他解開謎題。黎耆彌回到家以後，因為不能幫上國王的忙，眉頭深鎖，狀似憂愁，毗舍離看見了，就上前關心公公。離耆彌將當天的情況據實以告，沒想到毗舍離一聽，心中立刻就有了答案。她告訴公公：「這件事容易辦，只要取來一束鮮嫩的牧草，放到兩匹馬的面前，屆時將草推向對方

的必定是愛子心切的母馬，而爭著搶食的，自然就是牠年輕不懂事的孩子了！」

隔天一早，黎耆彌馬上將這個方法稟告國王，果然成功為舍衛國扳回面子。使者回國後，又接連帶了兩個難題來考驗波斯匿王，不過都同樣被毗舍離以過人的機智化解。經過這次事件後，特叉尸利王對舍衛國心悅誠服，不但敢再來刁難，更不時獻上貢品表達對舍衛國的尊敬。後來波斯匿王從黎耆彌處得知背後女諸葛的真實身分，就決定收毗舍離為義妹，以作為全國婦女的楷模。

不久後，毗舍離懷有身孕，卻不料，經過十個月的漫長等待，產下的竟是三十二顆蛋形的肉球，家人正詫異間，一顆顆肉球自行破裂開來，從裡頭蹦出三十二個健康茁壯的好男孩兒。孩子們越是年長，容貌體格也越來越出類拔萃，每位都是一人能抵千人用的勇士，城中的百姓也對他們寄予厚望，異口同聲地誇讚他們是舍衛國的守護者。他們到了成家的年齡以後，婚配對象也不外乎是王公貴族，或是名門的閨女。

之後，毗舍離聽聞佛陀出世的消息，誠心在家中準備了齋食，禮請



佛陀與弟子前來接受供養。透過了佛陀的說法，毗舍離一家人都斷盡見惑^①煩惱，證得須陀洹果^②，唯獨一個人例外，這人正是毗舍離最小的兒子。當大眾恭敬端坐，享受佛法甘露時，這位小公子卻心不在焉，一心只想往外跑，果然還不到散會，他就偷偷溜到園子裡，跨上一頭白象上街晃蕩去了。走著走著，小公子來到王城外的護城河，正要過橋的時候，對向卻有一頂華麗的轎子迎面而來，原來上頭之人是當朝宰相的小兒子。他們二人年輕氣盛，雙方互不相讓，僵持在橋上好一段時間，小公子等得不耐煩，就仗著自己孔武有力，連人帶轎將宰相之子提起來，丟到護城河裡去。經過他這麼一摔，宰相之子多處破皮流血，渾身又痠又疼，於是回到家以後，就一狀告到父親那邊去。宰相見他哭哭啼啼，心裡頭相當不捨，然而忌憚對方家世顯赫，也不好明著與他計較，於是就暗中盤算了一個歹毒的計畫。

宰相祕密委託國內最精於製作馬鞭的工匠，打造了三十二條可拆解的空心馬鞭，還在上頭鑲嵌了七種昂貴稀有的寶石，彰顯這款馬鞭的價值。另外，他又找來巧手的鐵匠，製作了三十二把薄如蟬翼的純鋼

快刀，並將快刀藏入空心的馬鞭之中，外層接縫處再細細塗漆，教人看不出裡頭的機關。全數完成了以後，他派手下將馬鞭送給毗舍離的公子們，又在他們面前說些恭維的話，這三十二人竟全然沒有起疑，開開心心地接受了宰相的贈禮。

由於馬鞭的設計別出心裁，外觀又搶眼，因此三十二位公子都愛不釋手，即使出入王宮，也總是毫不避諱地將馬鞭帶在身上。國王因為倚重義妹，對外甥們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加約束。當時的國法嚴格規定，任何人覲見國王都不許帶刀，宰相就是利用了這一條法律，要加害於他們。這一天，他見時機成熟，便來到國王面前，指控毗舍離的兒子們夾帶刀械，意圖謀反。國王因為事件危及自身安全，不及細想，一下子就落入了宰相的圈套。他派人將三十二人抓來，拆開他們的馬鞭一一檢查，果然裡頭藏有能殺人於無形的薄鋼刀。這下子罪證確鑿，三十二人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就被國王送去砍頭了。餘怒未消的國王又派人將他們的頭顱裝進盒子裡，送到義妹的家中。

當天毗舍離又請佛陀及弟子到家中接受供養，她見到王宮慎重地送



來許多盒子，以為是國王要獻給佛陀的供品，就急忙要拆開來看。佛陀早知道裡頭是三十二子的首級，於是就使出了緩兵之計，要毗舍離先用過午飯再開盒觀看。等到午飯用畢，佛陀又要眾人端坐，為他們說苦空無常等法。當下，毗舍離就斷盡見惑及欲界九品思惑^{註③}，證得阿那含果^{註④}。佛陀離開之後，她開盒見到愛子的頭顱，卻因斷除了欲愛，而不感到悲痛。倒是她的親人們各個忿恨不平，認為國王殘害忠良，失去了正道，便結集起來，要討伐國王。國王聽到了消息，也害怕黎耆彌家的勢力，連夜逃出皇宮，前往佛陀的處所請求庇護。

眾人接到消息，轉往祇洹精舍尋找國王的下落，阿難見精舍被團團包圍，知道時機到來，於是合掌問佛：「此三十二子在過去世中造就何種因緣，如今全數被國王所殺？」佛陀告訴阿難：「許多世以前，這三十二人也是親屬關係，某天，他們合夥偷了一頭牛，帶到一位老太太的家中，請求她幫忙，這位老太太一向孤單窮苦，想到待會兒自己也能分到一些牛肉，就趕緊替他們準備屠宰的工具。下刀之前，牛對著他們咬牙立誓：『你們今天執意殺我，來世我也決不輕易放過你們！』那頭

牛，是今日的波斯匿王；偷牛的三十二人，是毗舍離的三十二子；而那位老太太，正是毗舍離本人。凡人造下一次殺業，須要耗費多劫多生，連本帶利去償還；譬如久遠前那位老太太，由於幫助他們殺牛，五百世以來屢受惡報，總與這三十二人脫不了關係。幸好她這一生深信佛法，且已證得阿那含果，總算可以永遠脫離欲界輪迴了。」

毗舍離的親族聽了佛陀分析，怒火逐漸平息下來，他們都知道，三十二子今日招來殺身之禍，是久遠前所種下的因緣，不過真正令他們感到懼怕的是，單只是殺一頭牛，就要得到這樣血淋淋的報應，於是眾人趕緊在佛陀面前立誓，今後嚴守殺戒，不再濫殺任何一條無辜的生命。

註① 見惑：即見解上的迷惑錯誤，小乘俱舍立八十八品見惑，大乘唯識則有一百一十二品。

註② 須陀洹果：聲聞四果中之初果，譯曰入流、預流，謂此人斷盡三界見惑，預入聖道法流。



註③ 思惑：即思想上的迷惑錯誤，如貪瞋痴慢疑等煩惱。思惑的品數有八十一，即欲界五趣一地，色界四禪天為四地，無色界四空天為四地，共九地，每地九品，合共即八十一品。

註④ 阿那含果：聲聞四果中之第三果，譯曰不還、不來。斷盡欲界煩惱之聖者名，未來當生於色界無色界，不再生欲界，故曰不還。

六、降服睡魔

（出《佛說六度集經》）

有一次，佛為了要幫助弟子們克服懶惰的習氣，勤修精進法，於是就對他們講述了一段故事。

在過去無量劫前，有一尊古佛名一切度王如來，在他的座下有兩位比丘，一位叫作精進辯，另一位叫作德樂正，他們每天都到一切度王如來前聽講法要，但是彼此修行的功夫卻相差甚遠。精進辯每聞佛法總是心開意解，沉浸在得法的喜悅中，很快就得阿惟越致^{註①}，證入菩薩階位，永不退轉。然而，德樂正卻與他恰恰相反，總是因為貪睡，白白錯失了許多領受法益的機會。精進辯於是就勸德樂正勤修精進，不要貪圖睡眠，以免耽誤了修行。德樂正聽進了他的勸告，又見他已證得阿惟越致，心中很慚愧，於是很積極地試圖讓自己振作起來。但或許是業障所擾，過了不久，德樂正竟又在修行時感到昏昏欲睡。他害怕自己犯下同樣的錯誤，只好來到水邊端坐，累了就用冷水潑臉，意圖保持清醒。但沒想到都還尚未入定，他又沉沉睡去。



這時，一心想救拔同學的精進辯立刻運用神通，化作蜂王，朝著德樂正的眼皮飛撲而去，德樂正聽到耳邊傳來一陣嗡嗡聲，立刻從睡夢中驚醒，因為打盹而歪斜的身軀也重新坐正。然而過了一會兒，德樂正還是不敵睡魔，很快進入夢鄉。蜂王見狀，就鑽進德樂正的袖子裡，輕輕地螫他腋下，德樂正受到驚嚇，精神為之一振，也總算暫時擺脫了睡魔的干擾。

就在德樂正端坐的泉水邊，長著許多芬芳鮮甜的花朵，蜂王從德樂正的袖口飛出來以後，在空中盤旋了數圈，就停駐到其中一朵美麗的香花上，津津有味地吸著花蜜。德樂正害怕蜜蜂再來攻擊，於是強打起精神，睜大雙眼注視著牠的一舉一動，至此，無情的睡魔終於被精進的修行所降服了。

德樂正繼續觀察著蜂王，只見牠飽食花蜜以後，身心放鬆，逐漸昏沉沉地睡去，這時水面上輕輕吹來一陣風，失去意識的蜂王就跟著那朵花一起掉入水中，渾身沾滿了汙泥。蜂王驚醒後，急忙飛到水面上，將身上的汙泥洗淨，旋即又飛回到另一朵花上頭。其實這一切，都是精進

辯為了勸策德樂正所演出的遊戲三昧，好在德樂正沒有辜負他的期望，將這場演出的精髓，全部收攝進腦海中。

開悟的德樂正對著蜂王唱出一首偈：「是食甘露者，此身得安處，何不分餘味，遍飽妻與子？貪眠墮泥中，自污其身體。如是一顛墜，損彼甘露味。又如此妙花，不宜常久住。日落花還合，求去不得出，須待日再明，動轉方如志。長夜囚花中，如是悲良苦。」

蜂王聞偈，也回敬他：「佛道若甘露，聲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昏沉失妙覺。譬如墮污泥，愛欲所纏縛。日出處花開，如佛宣化來；日落花還合，涅槃坐蓮台。幸值如來世，除睡去障礙。精勤修大業，莫言佛常在。深法原空寂，不著色因緣。現前境界相，應知為善權。善權欲警醒，苦行方無誤。度人即自度，因此現變化。」

大夢初醒的德樂正，得知蜂王乃是精進辯的化身，立即證入無生無滅的菩薩境界中，直到他證得了陀羅尼^②，行地功德，種種善法妙用皆能總持，總算徹底擺脫懈怠的魔擾，不再退轉。

在這則故事當中的精進辯即是釋迦如來前身，而德樂正則是彌勒佛



前身。

按：凡夫沉淪業海，起因總為懶散昏墮；菩薩聖功成就，則是由於他們精勤不輟。所以說，精進、忍辱實在是六度波羅蜜中最重要的一修。為了警醒諸位，書中收錄了兩篇克服昏墮的佛典故事，其中之一即是本篇德樂正證果往事，另一篇稍後敘述，是關於目犍連醒睡法門的故事。

註① 阿惟越致：又作阿毘跋致，譯曰不退轉。不退轉成佛進路之義。是菩薩階位之名。

註② 陀羅尼：能持，或言能遮。能持集種種善法，令不散失之義。

七、醜女易形

（出《佛說賢愚經》）

久遠以前，波斯匿王與王后摩利生下一個女兒，為了迎接這位公主的出世，他們將她取名為波闍羅，期望她能擔負起這個美麗的名字，如金剛寶石般綻放耀眼的光彩。然而期望越高，失落總是越大，波闍羅的外貌不要說連一般中人之姿都稱不上，就算批評她醜若夜叉，那也是難以反駁的。覆蓋在她身上的肌膚有如一層老樹皮，乾枯粗澀，令人望而生畏；而女孩子最迷人的一頭秀髮，在她身上卻是又粗又硬，好比是馬兒的鬃毛。國王將初生的公主抱在懷裡細細端詳，臉上卻沒有半分為父的喜悦，只覺得這個女嬰全身沒有一處像正常人。他唯恐外人見到公主的樣貌，丟失了皇家的顏面，卻又礙於此女是王后親生，不容怠慢，只好差譴心腹物色一位性情溫良的保母，在王宮中找個隱密的房間，將小公主秘密撫養長大。

一轉眼十多年過去，波闍羅公主也已經到達適婚年齡，這段日子以來，國王每天都在煩惱，如何安排這位醜公主的婚事。這天，他終於心



意底定，找來幾位親信的臣子，告訴他們：「今天要交給諸位愛卿一個重要的任務，你們分頭到宮外好好打探，如果有哪戶貴族或豪姓人家不幸家道中落，娶不起媳婦的，就幫我把他帶來。」幾日後，一位貧寒的公子被帶進宮裡，國王彷彿見到救星，趕忙把他奉為上賓，接引到一處隱密的地方，與他促膝長談。

國王誠懇地看著寒士，向他坦言：「其實我與王后多年前生下一個女兒，轉眼也已經到了出閣的年紀，只可惜她面貌醜惡，多年來都秘密住在皇宮裡，未曾露面。如今要我挑選駙馬，說起來也頗難為情，深怕委屈了她的夫婿。前幾日我差遣心腹為我留意人選，聽得你人品端正，只可惜家道中落，沒有能力娶媳婦，於是就把你召來，秘密商量此事，但看你意願如何。」國王說到這裡，也許是害怕被拒絕，於是又補充說道：「只要公子願意接受這樁婚事，從婚禮乃至婚後一切日用開銷，全部由我負責供給，你們夫妻倆完全無須為身外之物煩惱。相信公子這樣的聰明人，一定能體會我的用心。」寒士受到國王的誠意所感動，立刻下跪道：「尊奉國王的命令是人民當所該為，今日縱使大王下令要我娶

一名賤婢，我也在所不辭；更何況公主是大王的血脈，身分尊貴，我哪裡有拒絕的道理？」

國王與寒士達成協議後，立刻擇日為他們舉行婚禮，並且打造一所別緻的宮殿，裡頭設置了七重門戶，重重都配有一個牢固的鎖頭。完工那日，國王親自把鑰匙交給駙馬，在他耳邊細細叮囑：「從今天開始，你們所需的物資錢財，我會吩咐庫房直接送來，這所宮殿不許閒雜人等進入，裡頭的奴僕也不許外出，你可千萬小心看緊，不要讓外人看見公主的樣貌，更不要讓多嘴的下人把家醜外揚。」除此之外，為了不讓駙馬在貴族間抬不起頭，國王還破例賞賜了他一個尊貴的爵位。

當時舍衛國的上流階層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無論是達官鉅富還是王公親族，每月照例要攜帶眷屬，參與彼此輪流舉辦的宴會。然而每到宴會，只見男男女女出雙入對，縱情歌舞，惟有駙馬，總是隻身一人赴會。起初眾人以為意，但隨著次數漸多，人群間就難免傳出一些雜音，有人信誓旦旦地說，公主始終未曾公開露面，只有兩個可能，她若不是艷容絕代的佳人，肯定就是帶不出門的醜媳婦。在幾位好事的貴族



彼此煽動下，他們很快地擬定了一套計畫，要揭開王室對外隱瞞多年的秘密。

這一天，駙馬依約出席了由某貴族所主辦的宴會，只是他萬萬沒料到對方已經佈下了陷阱在等待自己上鉤。串通好的貴族們一個個穿梭在會場中，殷勤地招呼著駙馬，幾杯黃湯下肚後，駙馬終於不勝酒力，失去了意識。他們把握住機會，從駙馬身上搜出了那串他從不離身的鑰匙。

為了趕在駙馬酒醒前一睹公主的容貌，他們迅速推舉了五位代表，一路飛奔至駙馬的府邸，沿途解開層層門鎖，然而當最後一道門被打開時，站立在他們面前的，竟是神光四逸，宛如天人的波闍羅公主。這五人被公主超凡的外貌給震懾住，愣在原地不知如何反應，過了一會兒，他們才驚覺自己的失態，慌忙地趕回會場，將鑰匙悄悄繫回駙馬身上。

不久，駙馬酒意消退，發覺天色已晚，於是趕緊辭別了主人，回到家中。可是當他進入屋內的時候，等在面前的卻不是波闍羅公主，而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大美人。駙馬擔心公主遭逢變故，趕忙對眼前的美人提

出質問。美人回答他：「我就是你的妻子波闍羅。」駙馬說：「不可能。我的妻子容貌極醜，怎麼可能一夕蛻變，生成這樣端正超群的容貌！」公主知道丈夫一時間無法接受自己的轉變，於是溫言軟語地將他拉近，娓娓道出她所遭逢的一段奇遇。

原來，當天駙馬出門後，公主看著鏡中的自己，禁不住潸然淚下，她不明白自己從前犯下何等重罪，今世要生得這樣恐怖的面貌，長期被父親與丈夫軟禁在家中，不見天日。顧影自憐之際，她轉念又想：「幸好我生逢佛世，還有一絲希望！聽聞世尊大慈大悲，潤益眾生，今天我若真心誠意地懺悔前罪，世尊必定會向我伸出援手，救度我脫離苦難煩惱。」

於是，公主便在當下發出極大的悲心，至誠至敬地望著世尊所在的方向，遙遙跪拜。她在心中祝願道：「惟願世尊垂慈，現身賜教，使我開化，除去往昔所造諸惡業，解脫此身束縛。」此時遠處的世尊有了感應，立即變現神通，從公主面前的地下湧出；公主一抬頭，見到如來的莊嚴法相，內心不由得肅然起敬，長久以來抑鬱在心中的那股怨氣也



消失無蹤，恢復了溫恭慈惠的天性。因為這至誠的心念一起，她粗如馬毛的一頭亂髮瞬間變得青中帶紅，又細又軟；她醜若夜叉的面貌變得端正相好，猶如滿月；她乾澀如樹皮的肌膚閃耀出金色光芒，熠熠生輝。如來三十二相在公主身上一顯現，不一會兒光景，她就出落得如花似玉，可比天仙。接下來，世尊又親自為公主說法，幫助她掃除迷惑妄想以及一身的罪業，頓時，公主內心如一泓清水般地澄澈了然，立即證得須陀洹果，斷盡見思煩惱中八十八品見惑。不過當公主再望向半空，想要答謝世尊時，他卻早已不知去向。

經過公主的詳細解釋，駙馬總算能接受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美女就是妻子的事實。接著，公主又懇求駙馬：「我想要與父王見面，請你代為轉達，並且向他說明今天發生在我身上的轉變。」駙馬受到囑託立刻入宮去見國王，沒想到他才剛提出公主的請求，立刻就遭到打斷。國王皺著眉說：「這件事就別提了，你只管好好把她鎖在家中，慎防她外出就好。」駙馬恭敬地回覆國王：「這點陛下無須擔憂，今天稍早的時候，公主發露懺悔，承蒙世尊垂慈救度，已經洗心革面，外貌與以往

大不相同。現在的公主，可是有著天人一般的莊嚴妙相。」國王聞言大驚，他說：「果真如此？那我倒想立刻見見她！」說完，他即刻派人整頓車輛與隨行宮女，浩浩蕩蕩地將公主迎接進宮，享受往昔所不敢奢望的天倫之樂。見到公主經歷這樣美好的轉變，國王樂不可支，馬上帶著王后與女兒女婿，駕車來到世尊面前，毫無保留、至誠至敬地跪拜在地。禮畢，眾人退立至一旁，國王再度起身上前，頂禮佛足，雙手合十，恭敬地詢問：「請教世尊，小女宿世種何善因，得以投生帝王之家，受大福報；然而又是造作何種惡業，受醜陋形，皮膚粗澀，宛如夜叉？惟願世尊一一開示。」

世尊告訴國王：「世人的容貌美醜並非偶然形成，而是決定在個人宿世所累積的罪業與福報。過去有一個大國波羅奈，國中有位富可敵國的大長者，帶領家人崇敬正法，長期供養一位辟支佛。這位辟支佛善權攝化，刻意隱去了本有的妙相，讓自己看起來醜陋粗鄙，難以親近，為的就是要考驗人心。當時大長者的女兒年幼不懂事，只覺得這位辟支佛形容枯槁，模樣很是醜陋，偏偏他每日上門乞食，父親總是對他格外



禮遇，於是小女孩心中開始發出不平之鳴，甚至惡口輕賤對方，罵他：『你這個出家人，到底是作了什麼壞事，面貌生得這樣醜陋，皮膚這樣粗糙！教我看就噁心！』這位辟支佛修行已久，自然是沒有同小女孩計較，仍然每日來到大長者家，接受他的供養。

不久後，辟支佛知道自己將入涅槃，為了答謝大長者這段日子以來的供養，增強眾人對佛法的信心，他運用神通，當著大家的面示現種種變化。他先是騰空飛起，在半空中御風而行；緊接著化為一團熾熱火球，從身上冒出紅豔豔的火舌；一會兒又化為一座湧泉，從身上不斷流出沁涼的淨水。正當目擊的群眾看得正過癮時，他卻突然消失在半空中，過了一會兒，有人發現東方的地面上隱隱傳來震動，彷彿一座小山正要隆起，不久，辟支佛的頭、頸、身、手、足依序慢慢浮出地面，眾人視線隨之移動，不一會兒，他又像落日一樣，緩緩沒入西邊的地表。接下來，他又分別從西方冒出，東方落下；北方冒出，南方落下；南方冒出，北方落下。有幸見到這一幕的民眾，無不在心中歡喜讚歎。緊接著，辟支佛再度飛上高空，讓附近居民都能清楚看見自己，他凌空變

換各種姿勢，或端坐，或側躺，出神入化的演出，令人打從心底欽佩。其實他這樣用心良苦，在百千居民面前示現種種變化，是隱含著勸策眾人的意思，而不是炫耀自己的神通。表演結束後，辟支佛回到大長者家中，大長者向來就對他恭敬有加，經過這番示現，內心是更加欽佩，然而另外有一個人，更是打從心底對辟支佛改觀，那就是大長者的女兒。她對辟支佛既佩服又害怕，當場向他認錯道歉：『我從前懵懂無知，不曉得尊者是這樣了不起的修行人，無意間起了惡心，向您說了些不該說的話，還請尊者原諒！』辟支佛聽完輕輕點了點頭，事情就這樣落幕了。」

故事說完，世尊又告訴波斯匿王：「當時大長者的女兒，就是眼前的公主波闍羅，她因為過去生中對辟支佛懷有惡心，毀謗聖賢，造下嚴重的口業，因此多生以來得要承受醜陋的惡報。又由於她的父親帶領家人長期供養辟支佛，以此功德，世世生在富貴之家，直到超脫輪迴。這一世，她見到我示現妙相，發心懺悔前罪，因此得以恢復端正的外貌，甚至遠遠超於一般人。因此一切有形眾生都應該要好好守護自己的身口



淺說談因

佛經故事集

意業，不輕易造惡、不隨口毀謗罵人才是，望諸位謹記在心！」

八、大悲海屍

（大旨出《大悲經》）

自古以來，有生就必定有死；因此死亡這個歷程，是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避的。既然是生命中難以避免的頭等大事，那麼我們更應該要及早把它提出來深入地探討。人的一生，就是逐步向死亡邁進的一個過程；有些人為名而死，有些人為利而死，更不乏一些為情而死、為慾而死之人。我們從生到死的這段旅程，就好比是上緊發條的鐘錶，指針一秒一秒地行走，能量就一秒一秒地消耗，一旦動力用盡，就回歸到完全停擺的狀態；這種情形，也像是點燃一支蠟燭後，等待它燃燒殆盡，最終趨於寂滅的絕望。

然而同樣是死亡，境界卻各有區別。被自私自利的染汙心所驅使，不停歇地奔向死亡的人最是糊塗，也最苦惱。相對於他們，世上也有另一種人，為了真理、為了惠利眾生，永遠懷著菩提心面對死亡之路，他們最是光明，也最快樂。為什麼呢？其實自私自利的人，通常也是最怕死的，然而越是怕死，就越容易走向自取滅亡的那條死胡同上去。俗



話說無欲則剛，因此相反地，越是無私奉獻的人就越不畏懼死亡，然而越不怕死，生命就越要引領你走上否極泰來的那條道路上去。釋迦牟尼為了弘揚佛法，為了回報父母的恩德，為了拯救苦難的眾生，曾發下宏願，要捨棄千身，作出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來，這都是視死如歸的大悲心所成就的。以下就舉一個佛陀親口對阿難所說的事例來佐證。

久遠前，佛陀曾經是位富可敵國的大商人，有一次，他召集了許多採寶商人，要到一個危險的海域去打撈寶物。到了目的地，商人們各自拿出看家本領入水尋寶，才一會兒工夫就將整艘船裝滿，不得不踏上歸途。可天有不測風雲，誰知道這艘船年久失修，才行駛至半途，就被大浪拍打得支離破碎。落入海中的商人們為了求生，有些人使盡力氣划水，有些人靠著殘餘的船板勉強浮在水面上；至於那些既不會游泳，又沒有運氣抓到船板的人，就只能被無情的大浪所吞噬。

此時大商人因為帶有浮囊，得以安穩地漂浮在水面上，另一頭同時落水的五位商人見了，就同聲呼喊他：「慈悲的大商人啊！求求你憐憫我們，施行無畏布施，幫助我們脫離險境吧！」大商人聽到同伴的

呼救聲，毫不猶豫地答應他們：「各位不要害怕，我立刻就幫助你們安穩渡海。」說著，大商人就調頭向五人的方向游去，他心想：「自古以來，海洋裡的浮屍總會隨著浪潮漂到陸地上，我若捨棄生命，必定會被海水拍打上岸，如此一來，這五人就有救了。」他主意已定，就一手攀在浮囊上，一手按著寶劍，趕往五人所在的位置。他指揮商人們牢牢捉住自己，那五人求生的意志強烈，因此就依照指示，有人跨在大商人的背上，有人緊抱著他的肩頭，也有人用力抓住他的大腿；大商人見他們都已抓牢，剎那間生起大勇猛心，他揮動寶劍，往自己身上抹，就此斷了氣。此時海面上的風浪不減反增，陣陣拍打著大商人的屍體，將他們帶往陸地的方向，不一會兒，擁抱著死屍的五人就被海流帶到一處淺灘，保住了性命。

佛陀告訴阿難，當時的五位商人，就是現在首先度脫的五比丘^註，而大商人則是佛陀本人。往昔他們在大海中靠著大商人安然度脫，彼此結下宿緣，所以今日得佛陀教誨，也能度脫生死輪迴海，安住在涅槃彼岸。



註① 五比丘：指佛最初所度的五比丘，即憍陳如、額鞞、跋提、十力迦葉、摩訶俱男。

九、金錢僧史

（出《佛說賢愚經》）

舍衛國的王城中有位大紳士，某年生下一個相貌堂堂，英姿煥發的好男兒，他的容貌端正，神采自若，彷彿是天人降生到這個塵世間。奇怪的是，這個小男嬰出生時兩手握拳，好像藏有什麼祕密一般，他的父母害怕這是不祥之兆，趕緊扳開他的雙手，想要看看孩子的手相。不料小男嬰的雙手一攤開，裡頭竟分別掉出了一枚金子，他的父母又驚喜，急忙把金子收下，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男嬰的手就像聚寶盆一樣，又憑空生出了兩枚金子。日後，即使他們不斷取用，孩子的手中仍會源源不絕地生出金子，好像永遠沒有休止的一天。這件事傳開以後，在當地引起了一陣軒然大波，大家都認為紳士家中必定是累世修福，才會生出這樣的好兒子。而大紳士也因為這樣，而將孩子取名為金財。

金財長大以後一心向道，於是屢次向家人要求出家，他的父母見他意志堅定，最後終於答應了他。這天，佛陀在給孤獨長者園中，為一千二百位弟子說法，金財來到佛前，恭敬地俯下身去，頂禮佛足，請



求佛陀收自己為弟子。佛陀接受了他的請求，於是金財當場就受了具足戒，正式成為出家比丘。他一向在場諸位前輩作禮時，眾人都不要而同觀察到，每當金財比丘兩手離地以後，地面上總會遺留下兩枚金子；頓時兩兩一雙的金子，閃耀著奇異的光芒遍佈大眾眼前。金財比丘禮畢後退到末座，專心一志地聽聞佛陀說法，待法會結束後，也不休息，又回到靜室端坐，立刻依照佛陀所說的教法下功夫去修習，這樣勤奮不懈的態度，讓他很快就證得了阿羅漢果^①。

阿難見到金財身上的殊勝異相，就合掌問佛：「世尊，金財比丘自出生以來手握金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如此異能，世間少有，煩請世尊開示，金財比丘宿世植下何種善因，有幸得此大福報？」

佛陀告訴阿難：「過去九十一劫以前，有古佛名毗婆尸，化現人間，與弟子遊歷各國，教化正法，度脫無數眾生。某天，毗婆尸佛與眾僧來到一處國境，攝化當地的有緣人，當時國中的善男信女、富豪紳士們全都備妥了齋食，爭相供養毗婆尸佛與諸位僧人。在這處國境中有一位信仰虔誠的鄉下人，生活過得很貧苦，時常要到山上去砍柴，才能勉

強維持生計。這一天，他好不容易賣柴得了兩文錢，就在回家的途中，卻意外地讓他遇上毗婆尸佛一行人。他見到佛，打從心底生起歡喜心與恭敬心，於是就立刻拿出身上僅有的兩文錢，供養佛與僧眾。毗婆尸佛憐憫此人的虔敬，就鄭重地把這兩文錢給收下來。

當時那位窮苦的鄉下人，就是今日的金財比丘，因為他將僅有的財富全數拿來供養毗婆尸佛，因此九十一劫以來，掌中恆常握有金子，一日都沒有斷過，一日都沒有再嚐到貧苦的滋味。在此之前，他雖然尚未得道，但宿世都享有無量的福報；直到今日，他有緣遇上正法教化，稍加努力，就成羅漢果。由此可知，布施的功德是多麼廣大。」

阿難與諸位弟子們聽聞佛陀所說的因緣，各自隨著根器的利鈍，而證得了不同的果位，除了幾位得須陀洹果的，更有得斯陀含^{註②}、阿那含^{註③}、阿羅漢果的。也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註④}的，更有住不退轉地的。佛法的滋潤，就有如天降甘霖一般，普天之下的萬事萬物、芸芸眾生，同時都能受益，果真殊勝美妙！



註① 阿羅漢果：聲聞四果中之最高果位，一譯殺賊，殺煩惱賊之意；二譯應供，當受人天供養之意；三譯不生，永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報之意。

註② 斯陀含果：聲聞四果中之第二果，譯曰一來，謂此人於欲界九品思惑中斷前六品盡，後三品猶在，須更來欲界一番受生，故名一來。

註③ 阿那含果：聲聞乘四果中的第三果名，華譯為不還，或是不來，是斷盡欲界的煩惱的聖人的通稱。凡是修到此果位的聖人，未來當生於色界無色界，不再來欲界受生死，所以叫做不還。

註④ 無上正真道意：一切真理之無上智慧。

十、薛荔王談

（出《佛說阿鳩留經》）

久遠以前，某內陸城市有一位專跑山區作買賣的大商人，名叫阿鳩留，由於他精打細算，眼光卓越，獲利總是遠遠高於一般的商人，多年經營下來，他的產業遍地開花，整個城市約有一半的人口是仰賴阿鳩留的產業所生存。可惜阿鳩留雖然擁有成千上百的僕從與牲口，卻沒有能夠看透天理循環的智慧，他總是信誓旦旦地向身邊的人宣揚：「這世間是不存在因果的！所謂善得善報、惡得惡報都是騙人的。你們想想看，我們人類是由地、水、火、風四大所組成，死了以後，自然是地歸地、水歸水、火歸火、風歸風，一一分解回歸到大自然的循環中去，哪裡有什麼輪迴再生？你們當中有許多怕事的人，口中老是說什麼『精神不散，業障隨行』，那是大錯特錯的！我告訴你們，人生在世，所有好壞事，無論是你心上所想、口中所說、身上所作的，到你躺進棺材的那一天，就會自動消滅殆盡，所以各位只管好好的享受，別老是被那些居心叵測的邪說綁住了手腳，生活起來怪不自在的。」阿鳩留的偏執，無



論親友們如何勸化總是不受動搖，久而久之，再沒有人會主動向他提起輪迴的觀念了。

某一天，作慣了內陸生意的阿鳩留突發奇想，召集了五百位小商人，一起到南方的海域要去挖寶，他認為自己一生縱橫商場，卻從未親眼見過海，也不曾經手海中的異寶，未免遺憾，於是就帶領了這一群人，浩浩蕩蕩向南方出發。這一支隊伍中，除了五百位來自內陸的商人，還有許多供人坐騎與載貨的牲口，阿鳩留不曉得，他此行最大的誤判，就是這些夥伴與牲口都長期生活在內陸，不曾親身走一趟到南海的路，以一趟遠程旅行來說，這是多麼大的危機！

他們依照地圖一路南行，走了幾天之後，四周的景色卻越來越荒涼，事先準備的糧食與飲水都已經所剩無幾，眼看只能仰賴野生的植物與水源了，誰知道接下來的這段路途卻越見險惡，道路兩旁寸草不生，要水無水，要糧無糧，眾人小心翼翼地用著僅存的食糧，拖著疲累的步伐，勉力支撐著，即使內心絕望，卻是誰也不敢喊苦，就怕消沉的意志拖垮了同伴，只能在心中默默祈求平安度過這個關卡。幾天後，帶來的

糧草與飲水都已經用盡了，他們卻還是沒能找到食物與水源，終於有一些人支持不住，直接癱坐在地上放聲大哭，有人絕望吼道「我們不知道造了什麼孽，今天都要渴死在這個荒山野地中」，也有人忘情哭喊「爹！娘！孩兒不孝，不能事奉你們終老」，一時間，埋怨哀嚎的聲音此起彼落，阿鳩留終於不得不出來面對眾人。

他挑選了幾匹身強力壯的馬兒，交由親信分頭找尋水源與食物，自己已跨上馬背，朝著另外一個方向前進。阿鳩留策馬走了片刻，遠遠地看見一棵大樹，樹上枝葉繁盛，果實纍纍，他料想樹下必定有水，於是趕緊催動馬鞭，直奔過去。阿鳩留才剛到樹下，就看見一名容貌端正、體格魁梧的男子迎上前來，對方開口便說：「歡迎你的到來，你可以在此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阿鳩留雖然不十分明白他的意思，卻還是相當歡喜，他正要開口，男子就問：「你為何來到這裡？」阿鳩留告訴他：「不遠處的荒野中有五百人與一批牲畜命在旦夕，等著我回去搭救。」男子又問：「那麼你現在需要什麼？」阿鳩留迫切地說：「可以先給我一些水嗎？我已經快



要渴死了！」男子聞言，高高舉起了他的右手，阿鳩留正疑惑間，只見五股清澈的水流分別從男子的五隻指尖流洩而下，阿鳩留趕緊就口去接，清涼甘美的泉水一入喉，數日來的疲憊頓時解除，他貪婪地飲著男子指尖的清泉，直到飽足，水也不再流出。接著他又向男子索取食物，同樣地，當男子伸出右手，就有無數豐美的佳餚從指端不斷湧出，阿鳩留已經不再感到意外，只是抓緊時間，享用這數日來夢寐以求的一頓餐點。吃飽飯後，原以為阿鳩留已經心滿意足，沒想到他卻坐在樹下大聲啼哭，男子忍不住出言關切，阿鳩留趕緊向他求助：「我雖然已經不再饑渴，但是仍有五百位同伴與牲口等著我去解救，他們已經四天沒有碰過一滴水、吃過一口飯了！」男子聽了就告訴他：「不要擔心，趕緊把你的同伴帶來吧！我會為你們供給飲食，解除你們的饑渴。」

阿鳩留於是快馬加鞭，回到眾人歇息的地方，恰好此時，分頭尋覓糧食與水源的那幾人也回來了。看見他們個個垂頭喪氣，就知道是空手而回，阿鳩留於是站到人群中央，將在樹下的遭遇大聲說出，原本已經不抱任何希望的眾人，頓時如久旱逢甘霖一般，高興到幾乎要跳起來歡

呼。他們立刻整頓了殘餘的牲畜與行李，一路直驅大樹。眾人見到男子等在樹下，知道他便是阿鳩留口中的貴人，於是紛紛放下手中物件，向他行禮。男子問：「你們有什麼需求？」眾人齊聲說：「請求您解除我們數日來的饑渴。」男子一聽，立刻像稍早施食阿鳩留那樣，高舉右手，從五隻指尖釋出甘美的流泉；待眾人與牲口都不再感到口渴，他又從指端放出一道道佳餚，直到五百人與隨行牲口都飽餐一頓後，才緩緩放下高舉的右手。隨後，男子環視在場眾人，發出疑問：「各位此行要往哪裡去？目的又是甚麼呢？」商人們回答他：「我們此行原訂是要到大海裡去搜羅珍珠寶貝，想不到卻在半途迷了路，若不是遇到善士出手相救，差點兒就要回不去了！」男子聽完大方允諾：「各位要什麼寶物，內心只管想便是了，我的指尖能夠一一滿足各位的心願。」說完他再度高舉那隻神奇的右手，剎那間，琳瑯滿目的金銀、琉璃、水晶、珊瑚、瑪瑙、琥珀、玳瑁、碑磬、夜明珠等稀世珍寶，如瀑布般傾瀉而下，眾人看得雙眼發直，過了一會兒才回過神來，依序領取了自己想要的寶貝。



最後，阿鳩留一行人心滿意足地踏上歸途，啟程前，男子叮囑他們：「各位今日滿載而歸，內心想必相當愉悅，但我有一席話要相勸，請各位回到鄉里後，務必要發心布施。遇到缺乏飲食、衣物、錢財之人，千萬不要吝惜你手上的珍寶，要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需求。自古以來有個道理：慳吝之人終究落於貧困，慷慨之人恆常享用無窮。請各位要牢牢記在心上。此外，無論是遇上比丘、比丘尼，或是在家修行的男女眾，還望代我請求他們，為我祝願，使我仗著他們的無量功德，得無量福；使我手中常出各種寶物，永遠布施一切有情眾生，無窮無盡；並使我早日脫離荒野，得以周遊各處，廣行布施，利益一切苦惱眾生。」阿鳩留聽他這樣一說，知道眼前之人不是簡單的人物，於是立刻跪拜在地，恭敬地問道：「善士究竟是何來歷？是天人？是龍？是鬼？是神？還是人呢？」男子客氣地向他解釋：「我既不是天龍鬼神也不是人類，而是餓鬼王。」

「在前世中，我是個非常貧窮的人，因為無家可歸，每天都坐在城門下。不過我人窮志不窮，心中常懷善念，敬愛所有出家在家的修道

人，雖然自己無力布施，但只要見到別人布施，就代他們歡喜，心生讚歎。有一天，迦葉佛涅槃圓寂，所有的出家人都來到街上勸募，城裡的男男女女，無論貧富貴賤，都是他們化緣的對象；當他們托鉢來到我的面前時，我告訴他們：『我自己一無所有，但是我知道哪戶人家善緣深厚，慷慨大方，也知道哪戶人家對出家人不友善，應該避開。』說著我就伸出右手遙指城內，為他們指點方向。過了不久，見到他們鉢裡滿是齋食，從城內走了出來，我的歡喜心油然而生，衷心為他們感到高興。後來，國王基立為迦葉佛起了一座莊嚴的七寶塔，我就時常將手輕輕放在塔上，心中祝願，希望佛慈廣大，賜我大福報。偶爾國王進獻供品到佛塔後，我也會跟著進去，伸手發願，願佛垂慈，賜我大福報。就是因為這層因緣，讓我今生能自在如意，於指尖化出無量寶物；但也因為我前世貧窮，從未親自布施他人一分一毫、一粥一飯，再加上我飲食不定，總是有一餐沒一餐，偶爾還犯戒飲酒，所以雖然今生享有大福報，但是也只能在這樣的荒山野嶺當餓鬼了！」

阿鳩留聽完餓鬼王的故事，內心不禁感慨萬千，他想：「我從前不



信世間有因果輪迴，以為善惡有報都是無稽之談，想不到今天遇上恩公，不但讓我確認人有來生，更證實了作善必得善報，作惡必得惡報的道理。從今往後，我一定要把握時間，加緊行善布施，若是遇上他人有所求，必定要盡心盡力，作到對方滿意、如願為止。」接著，阿鳩留帶領五百人拜別餓鬼王，沿著舊路回到家鄉。從那天起，他發下大誓願，不惜奉獻出從餓鬼王手上得來的所有珍寶，以及自己從前所累積的財富，對所有貧窮孤苦之人行無量布施，並且日日供養八萬四千修道人。而這樣無私的善心，也使得阿鳩留往生後得以投生到忉利天上，享受天人的福報。

十一、神童失笑

（出《佛說五母子經》）

古時候有一位刻苦精進的阿羅漢，獨自住在深山裡頭，日夜精修，只為了追求無上的大道。阿羅漢所在的山頭附近有處村落，住著一個神童，由於宿世善根深厚，小小年紀就擁有異於常人的智慧。神童七歲那年辭別了寡母，踏上訪道之路；不久，他就找上了阿羅漢。阿羅漢見他年紀雖小，但天資聰穎，信念又深，於是就收他作了徒弟。神童成為小沙彌以後，除了每日盡心侍奉阿羅漢，修行的路上也絲毫不敢懈怠；到了他八歲的時候，就已經得到多種神通力，他的眼睛能澈照一切處所，耳朵能遍聽一切音聲，更能在空中飛走，能隨意幻化身形，能了知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對他來說，想要得知宿世的因緣，只需靜心返照，過去的回憶就會如鏡像一般，清晰地浮現在腦海中。

這一日，神童入定的時候，照見了自己過去生的經歷，臉上不禁現出一抹意義深遠的微笑。阿羅漢見他定中發笑，就問他緣故。神童於是說：「我見了我前世今生眷屬的種種癡心執著，所以不禁發笑。五世



以來我輪迴人道，先後投生到五位母親的腹中，連累她們為我晝夜啼哭，悲傷憂愁。只要一想起我，她們的憂傷就無法停止，我以身而害五母，使她們不能安穩穩、自在地過日子；我身如朝露，來去自由，五位母親卻把我視若珍寶，盡心呵護，白白受了許多苦。見她們癡情至此，使我忍不住搖頭苦笑。

我這一身到閻浮提世界中來，經歷了五世輪迴，當第一世的母親生下我時，隔壁鄰居的孩子也在同一天出世，不過我與母親的緣份很短暫，出生沒有幾日就夭折了，此後只要母親見到鄰人的兒子牙牙學語、模仿大人們作表情，以及搖搖晃晃學習走路的模樣，就忍不住淚如雨下；每當鄰人的母親面露笑容，往往就是我的母親悲傷痛苦之時。

第二世的母親生下我不久後，因為緣份已盡，我又早早夭折，之後只要她看見別人家的孩子喝奶，就會想起往昔哺乳時，我是何等活潑可愛，聰明討喜。不料這一切都好似一場春夢，來去了無痕，只要想到傷心處，母親總是悲痛哽咽，說不出話來。

第三世的母親與我相聚的時間就稍微長一些，直到我十歲離世以

後，我們之間的緣份才劃下句點，不過她心中的難過不捨仍是不亞於前兩位母親；每當她在用餐的時候，總是會愁容滿面地說：『如果兒子還在我身邊那該有多好，我就不必一個人孤零零地吃飯了。』

來到第四世，我的壽命終於又增長了一些，不過還是不到二十歲就死了。之後母親看見與我年齡相仿的鄰兒嫁娶，總是帶著滿腔悲憤自言自語：『我的兒子如果還在世，應當也要娶媳婦了，一轉眼間，孫子也隨即會出世，家裡頭熱熱鬧鬧的，豈不是挺快活？我究竟是造了什麼孽，得罪了蒼天，它要割我的心頭肉，殺我的獨生子呢？』

到了這一世，我七歲就拜別母親，離家訪道，跟隨師父在山中修行，雖然得了神通力，卻也讓我看見，母親在家中日日啼哭，為了此生與兒子不能再相見，為了我的生死，為了我是否溫飽，為了我的健康，她總是憂愁煩惱，食不知味。

在五世當中，我有緣與這幾位女人成為母子，但卻不能好好孝養她們，更因為不可測的生離死別，而引發她們無限的痛苦。現在假使能夠讓她們知道，我來去自在，無有增減，五世以來的輾轉生死，只不過



是換了幾副軀殼，也許他們就不至於悲傷到難以自拔，甚至要為我輕生了。唉！這世間的愛欲糾葛，既束縛人，又老是讓人愁苦；這世間的悲歡離合，既迷惑人，更是累人。到了今日，我雖已心如止水，難以回報她們的親情，然而母親們卻還是對我戀戀不捨，既執著又癡迷，所以我才會打從心底感歎，發出了那樣的苦笑。

而我又想，凡人不知道物有成住壞空，因為有成，所以有滅；人生也是如此，有出生，必有死亡。生離死別，都是轉眼間的事。凡人智慧不開，不曉得其中的道理，只知道隨波逐流，生生世世造業受報。我曾目睹三惡道中無數造業眾生，多劫以來，受無止盡的痛苦而求出不得，看到這一幕，我真要替盲昧無知的世人感到害怕。幸虧我覺悟得早，又受到佛陀與師父的教誨，幾經啟發，已經能收攝六根，不起妄念，自然也就沒有造惡的念頭。自從我得神通力後，見五位母親執迷不悟，反以為我福薄命短，而終日哀憐；更見苦難的眾生，日夜為名利情慾汲汲營營，不知道悔悟。然而眾生根器未熟，我又該如何勸告他們呢？唉！」

「不斷恩愛索，奮飛難如志。不離情識障，如何脫生死。誰為真種

子，其惟自覺悟。眾生根生熟，勸化變齟齬註①。去矣復何言，一笑當慧炬。」神童留下了這一首偈子後，長歎一聲，便縱身飛天而去。

註① 齟齬：音舉與，比喻意見不合，互有抵觸。



十二、海若現形

（出《佛說賢愚經》）

久遠以前，舍衛國有五百位商人想要入海採集寶物，卻乏人領導，於是就邀請了一位已受五戒^①的賢者一同前往，這位在家居士才德兼備，辯才無礙，眾人都一致認同他作為此行的領袖。

航行不久，海上突然憑空冒出一個龐然大物擋在船頭，此物渾身青中帶黑，露出兩排又尖又長的利齒，頭上還不停冒出旺盛的火舌，仔細一看，原來是隻巨大醜陋的夜叉，伸手就要將船牽走。然而這隻恐怖的夜叉，卻是海神所幻化，他齜牙咧嘴逼近船上眾人，問道：「這世間還有什麼東西是比我更可怕的嗎？」此時賢者挺身而出，回答海神：「那當然，世間有比你更可怕好幾倍的人。」海神驚問：「是什麼人？」賢者回答：「世間有一種最愚癡的人，造作無數惡業，殺生、偷盜、邪淫，無惡不作；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知邪見，樣樣皆犯。這種人死後唯一的結果就是墮入無間地獄中，受無量苦。在地獄裡，獄卒夜叉會用盡各種刑罰與手段折磨罪人，或用刀砍，或用車裂，

讓他們身首異處，屍體碎裂成數千段，接著再放到石臼中，或擣或磨，直到屍塊無法再分裂成更小的碎片。除此之外，上刀山、爬劍樹、躺火床、下油鍋、浸冰水、泡沸尿，種種可怕的酷刑一樣都少不了，如此受罪數千萬年，還不見得能解脫。你說，愚癡之人所受的罪苦，是不是比你還要可怕？」海神聽了，就默默將船放掉，隱身而去。

船繼續航行了幾里，海神卻不放棄，這次化做一個形體羸弱，幾乎是皮包骨的瘦子，又來牽船。他劈頭就問眾人：「世間還有比我更瘦弱的人嗎？」賢者回答他：「當然有，而且是你遠遠比不上的。」海神又問：「是誰？」賢者回答：「有一種愚癡之人，心量狹窄，貪心吝嗇，嫉妒心強，生前不知布施，死後墮入餓鬼道中，身體大得像一座山，咽喉卻細小如針尖，無法吞嚥。他們的頭髮長而蓬亂，形體又黑又瘦，千萬年來，一滴水、一粒米都無法入喉，他們皮膚黝黑，筋骨相連，瘦弱可憐的程度，是你遠遠比不上的。」海神聽完只好將船放開，再度隱身離去。

船繼續前行了幾里，海神變化作一位形容端正，玉樹臨風的美男



子，又來牽船。他問眾人：「你們可曾見過外貌像我一樣美妙的人？」賢者回答他：「當然有，甚至勝過你百千萬倍。」海神有些失落，問他：「是什麼人呢？」賢者回答：「世間有一種聰明人，奉行十善，隨時保持身口意業清淨，長期供養三寶，崇信佛法，他們命終以後，投生到天界，容貌形體潔淨出眾，端正無匹，殊勝莊嚴，勝過你千萬倍。你和他們相比，就像是拿瞎眼的獼猴，來跟年輕貌美的女子互相較量，只有自慚形穢的份兒。」

不服氣的海神將手伸入海中，掬起一瓢水，問他：「你告訴我，是我掌心裡的海水多，還是這片汪洋裡的海水多呢？」賢者答曰：「是你掌中的海水多。」海神不可置信地問：「你說的可是實話？」賢者回答：「這是千真萬確的話，一點不假。我來證明給你看。汪洋裡的海水雖多，總是有枯竭的一天，當劫難來臨時，天上同時出現兩個太陽，規模較小的泉水池塘會全數蒸發乾涸。等到三個太陽同時出現時，所有的小河支流都會枯乾。四個太陽並出時，陸地上的江河湖泊，也會全數枯竭蒸散。等到五個太陽同時出現，大海的體積會稍微減少；六個太陽同

出時，海水會消失三分之二；最後，七個太陽同時現世時，海洋不復存在，海床揚起陣陣塵沙，須彌山也隨之崩壞，從地表到地心，沒有一處不被太陽所焦燃。但是，只要有人能堅定信念，以一瓢水，供養於佛，或供養僧人，或奉養父母，或救濟貧窮，或施捨禽獸，這一念功德卻是歷經各種劫難末日都不會消失的。由此就能證明，你掌中掬起的一瓢水，是遠遠多於汪洋中所有海水的。」

海神聽了賢者的開示，內心湧起陣陣得法的喜悅，於是就將船送到寶藏的所在地，以各種稀世珍寶餽贈賢者與同船商人，並委託他們供養佛陀與僧侶，眾人欣喜若狂，將寶物裝滿整艘船，回到舍衛國，各行布施，並來到祇樹給孤獨園，以財寶供養世尊，求佛開化。世尊為他們一一落髮，因材施教，隨各人根器的不同向他們分別開示，眾人果然不負佛陀苦心，即時開悟，當場就證得了阿羅漢果。

註① 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十三、人藥醫王

（出《佛說菩薩藏經》）

無量劫以前，如來在閻浮提世界行菩薩道，以拯救世間人的危難為己任，他見眾生迷惑顛倒，人心病得相當厲害，因此很替他們擔憂。況且心病患者的數量，以及心病對於個人的影響，都是遠遠超過身病所帶來的危害。如來心想：「如果要拔除無量眾生身上的病根，為他們植入善因，就得要先讓他們生起信心，由衷地景仰佛法才行！如今閻浮提眾生執著我見，自私自利，愛惜自己的生命超過一切事物，想要贏得他們的尊敬，伺機種下善因，就得要先從醫病開始著手。」如來心意既定，就當場發出宏願道：「塵世眾生多苦多難，貧病纏身，我願以此身入世千年，化作世間人的藥王，千年來不間斷地度化有情眾生。今後無論世人遭遇何種病痛，我都能夠妙手回春，為他們除去身體與心靈上的各種苦楚。」

當時世間有一個大國王名叫摩希斯那，他以仁德治國，威名遠播，統領了周圍八萬四千個大城；他的王后母儀天下，愛民如子，時常向

摩希斯那進諫良言，是一個再盡責不過的國母。這一大國在國王與王后的治理下，國勢如日中天，人民也很安分守己。如來明白應化的機緣到來，於是就投生到王后腹中，準備度化眾生。

王后自從懷孕以後，便多了一項為人治病的異能，但獨特的地方就在於，一般的醫者都要藉由藥物為患者治病，王后卻只需用手觸碰患者，就能治癒他們身上的疾病。這段期間，王室中無論任何病人，任何病狀，即使是太醫們都束手無策的絕症，只要一經王后的纖纖玉手觸碰，就能立刻病除。這個消息在王宮內不脛而走，傳到最後，不管是耳聞王后異能，或是有幸親眼目睹王后治病的人們，都誠心感佩這樣的神蹟，內心生起了陣陣的仰慕讚歎之情。

王后懷胎十月後，順利產下一個端正莊嚴的男嬰，他一出生就張開小口，對眾人說：「我在各方面沒有什麼過人之處，但是唯有一項異能，就是特別善於醫病；從今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的病人，只要來到我的面前，我保證能讓他健健康康地回去。」王子初生時，閻浮提世界的天龍鬼神為了替他傳播這則訊息，就入了世人的夢，告訴他們：「摩希



斯那王所生的王子是世間最高明的大醫王，他不像一般的醫生需要開立藥方，病人只要經過他輕輕觸碰，任何疑難雜症都能立即痊癒，因為他本身就是萬能的良藥。一旦接受了王子的觸碰，盲人的雙目會立刻恢復視力，啞巴能夠開口唱歌，失聰的人也能聽見造化的天籟。」

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在一夕之間傳遍全國，國王聽了也很歡喜，於是就以「人藥」作為王子的名字。剛開始的時候，只有一些王室中人帶著病患來讓人藥王子醫治，但隨著王子治癒的古怪病症越多，他的名聲也越來越響亮，大家終於對王子醫病的神奇能力深信不疑。漸漸地，遠近各國的人民，只要身體不適，就知道要來求助人藥王子；各種風寒、瘧疾、火燒、骨折，無論是內科或是外傷，只要經過王子的身體或雙手觸碰，病情立刻能轉危為安，病人的心裡，自然也就轉苦為樂了！

時光飛逝，人藥王子入世以來，病人天天接踵而至，很快地，他為人治病，也已經長達千年的歲月，醫治的病人更是不計其數。就在王子救世宏願圓滿的這一天，他也安然往生了。後來陸陸續續有病人來到王子的住處求醫，卻得到王子離世的噩耗，不禁悲痛萬分，他們心碎地

哭喊著：「敬愛的人藥王子啊！您離去了以後，我們的病痛該由誰來救治呢？」這時病人中有一位較機伶的，就提出了一個想法：「人藥王子雖然已經往生了，但是他的遺骨尚在人間，一定能為我們拔除苦難。」眾人於是取來王子的遺骨，研磨成粉末，點在傷口或患處，果然就如同王子親手觸碰一般，立即藥到病除。直到王子的遺骨也全數被用盡了以後，病人們就聚集到王子火化的地方，他們抱持著這樣的信心：「我站在人藥王子火化的聖地上，一定也能痊癒。」果然，全身病痛也就如願一一解除了。

人藥王子的渡世大願不但讓他在世時救人無數，即使是往生了以後，依然能夠繼續造福世人，遺愛人間！



十四、佛陀恩主

（出《佛說賢愚經》）

世尊在王舍城竹園精舍弘法時，國內有一位非常富有的輔相，他一生中衣食無缺，但卻因為沒有子嗣而時常感到遺憾。有一天，恆河邊有一所當地人奉為信仰中心的廟宇，正舉行摩尼跋羅天的祭祀，輔相帶著隨從前往祭拜，跪在神像前誠懇地祈求：「聽聞天神大慈大悲，能救護所有的人民，滿足大眾的願望，功德無可限量。今天來到此地，天神如能滿足我的心願，賜我一子，我必當以金銀珠寶裝飾天神聖像，用上等名貴的香料來供養這座廟宇；但天神若是讓我失望，我也將拆毀這座廟宇，向眾人宣告，這是一所欺騙信徒的偽廟，讓他們不要再浪費時間金錢，進行無謂的祭祀。」

廟神聽了一驚，心想：「這個人位高權重，言出必行。但是我的功德力還不足以完成他的心願，如果不趕快想個辦法，這間廟一定會被他毀掉。」於是，廟神便向摩尼跋羅天神報告。然而，摩尼跋羅天神也無計可施，於是又再往上向毗沙門天王報告。毗沙門天王聽了也搖搖頭

說：「我無法阻止這件事，只有天帝有這個能力。」於是毗沙門天王立刻找上天帝，向他求助。天帝聽完以後，沉思了好一會兒才說：「這件事有點困難，還得要看有沒有因緣才好辦。」

此時，有一位天人現出五衰相^①，壽命即將終了。天帝於是問他，願不願意投生到這位輔相之家？天人回答：「我的願望是將來能夠出家修行，持戒清淨。若是生在尊貴之家，想要離俗修行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只願生在一般平凡百姓家，滿足出家求道的志願。」天帝對他說：「如果你願意投身在輔相家，將來想要出家修行時，我一定會竭盡所能地幫助你。」

不久後天人命終，果然投生到輔相家，他出生時面貌端正莊嚴，不同於一般的嬰兒。輔相喜上眉梢，立刻請來算命師為兒子命名。算命師詢問輔相：「您是在哪裡求得貴子呢？」輔相回答：「是在恆河邊向天神祈求而來的。」算命師點點頭，於是就以此因緣，為男嬰命名為恆伽達。

一晃眼十多年過去，少年恆伽達也逐漸立定了志向，於是便向父



母直言自己出家修道的心願。沒想到父母卻一口回絕他：「我們家業龐大，而且只有你這麼一個獨生子，希望你能繁衍子嗣，光耀門楣，不要再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從此以後，恆伽達時常悶悶不樂，心想：「如果捨此報身，再投胎到尋常百姓家，將來出家修行，應該就不會有這麼多問題了吧！」

於是，恆伽達背著父母偷偷溜出家門，打算結束自己的性命。但是，無論是從懸崖上一躍而下、或是投入河水中、甚至是吞食毒藥，都不能傷到恆伽達一分一毫。後來，他又想到一個辦法：「如果冒犯了王法，應該會被抓去砍頭吧！」恰好，當時天氣炎熱，正逢皇后帶領侍女出宮沐浴的日子，她們將脫下的衣服掛在樹林間，恆伽達見機不可失，就小心翼翼地潛入林中，偷偷拿起衣服，再大模大樣地走出去。侍衛看到恆伽達立刻撲上前，三兩下就將他給逮捕，抓到阿闍世王的面前。阿闍世王不甘王妃受辱，想要將他處死，於是立刻拿起弓箭，朝著恆伽達的方向，一連射出好幾支箭。詭異的是，射出去的箭不但沒有落在恆伽達身上，反而一支支彈回阿闍世王的方向。阿闍世王心生恐懼，問恆伽

達：「你可是天龍鬼神？」恆伽達說：「如果大王能幫助我完成一個心願，我必定據實回答。」阿闍世王允諾後，恆伽達就說：「我不是天人也不是龍，更不是鬼神，而是王舍國輔相的兒子。我一心想出家求道，無奈父母不願答應，我便想藉著自殺再投生至別人家，但連日來試過跳崖、投水、服毒，卻總是事與願違。用盡各種方法都不能如願後，我故意觸犯王法，希望能死在大王的刀箭之下，想不到就連大王也不能取我性命，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啊！唉，現在我只希望大王能憐憫我，成全我出家求道。」

阿闍世王聽了恆伽達誠懇的回答之後，立即答應他出家修道的請求，並帶著他一同前往竹園精舍求見世尊。世尊得知恆伽達的心願，慈悲應允，當場為他開示法要。恆伽達心開意解，最後證得阿羅漢果，得三明^{註②}六通^{註③}，具八解脫^{註④}。

阿闍世王於是恭敬地請示世尊：「恆伽達過去世種何善因，能跳崖不死、落水不溺、食毒不亡、箭射不傷，並且有幸得遇世尊度其解脫生死？」世尊告訴他：「過去無數世前，有一大國名波羅奈，國王梵摩達



與宮女們在林中遊樂唱歌時，林外有一人也跟著大聲唱和。國王聽到他的聲音心起瞋妒，便派隨侍將他抓住，準備處死。這時有一位大臣從外頭回來，有事要呈報國王，恰好見到一旁有人手腳被綁住，他立刻詢問士兵事情的原由。聽完士兵的敘述後，他便交代暫時不要將他殺害，待他向國王報告之後，再決定如何處置。

大臣面見國王時，趁機替那人求饒說：『此人罪不至死，他雖在旁出聲唱和，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出姦淫之事，懇請國王慈憫，饒他一命。』這個人死裡逃生後，感念大臣的救命之恩，於是自願留在大臣家中當僕役。許多年以後，這位僕役有天閒來無事，回想起過往的種種，忍不住冷汗直流，他心想：『淫慾傷人的威力更甚於刀劍，我先前差一點人頭落地，正是被淫慾之心所害。』想到這裡，他立刻向大臣報告他的看法，請求大臣答應他出家修道。大臣答應了他的請求，並希望他將來修行有成後，能夠有機會再相見。

之後，此人來到一處深山修行，日夜思索苦空無常的道理，憑著一顆純粹的勇猛精進心，最後順利證得辟支佛果。得道後，他信守承諾

回來拜訪大臣，大臣非常歡喜，以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等四事供養他。這時，辟支佛在虛空中為他示現各種神通變化，放大光明，大臣看了，忍不住讚歎：『感謝您惦念往日情誼，不忘回來看我，但願我能仗著您的佛力加持，將來生生世世富貴長壽，並修成與佛一樣無與倫比的德行與智慧。』」

佛陀告訴國王：「那位助人得道的大臣，就是現在的恆伽達。以此因緣，他不但能投生到顯赫之家，而且富貴長壽，必得善終，即使遭遇險難，也會逢凶化吉。今生還能隨佛出家，直至成就佛果。」佛說完後，與會大眾都生起無量歡喜心，信受奉行。

註① 天人五衰：天人壽命將盡時，所出現的種種現象，有：衣服垢穢，頭上華萎，腋下汗流，身體臭穢，不樂本座五種。

註② 三明：宿命明，能知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天眼明，能知自身他身未來世之生死相；漏盡明，知現在之苦相，斷一切煩惱之智。



註③ 六通：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神足通謂身能飛行山海無礙，於此界沒，從彼界出，於彼界沒，從此界出，大能作小，小能作大，隨意變現。天耳通謂能聞九界眾生，苦樂憂喜語言，及世間種種音聲。他心通謂能知九界眾生，心中所念之事。宿命通謂能知自身，一世二世三世乃至百千萬世宿命及所作之事，亦能知一切眾生，各各宿命及所作之事。天眼通謂能見九界眾生，死此生彼苦樂之相，及見一切世間種種形色，無有障礙。漏盡通者，漏即五住煩惱惑也，謂如來斷五住惑盡，不受二種生死，而得神通。

註④ 八解脫：又名八背捨，解脫三界之繫縛煩惱的八種禪定。分別為：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空無邊處解脫，識無邊處解脫，無所有處解脫，非想非非想處解脫，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十五、割肉報恩

（出《佛報恩經》）

從前毗婆尸佛像法時期，波羅奈國有一位野心很大的叛臣名叫羅睺，他不甘屈居人臣，表面上對國王恭敬服從，實際上卻是陽奉陰違，別有用心。經過長久的預謀策劃，羅睺總算逮到機會起兵造反，以陰險的手段謀奪了王位，而國王羅闍也不幸在這場政變中身亡。

羅闍國王有三個兒子，依照長幼順序分封在王城周圍，建立起三個小國，負責守護波羅奈王城與邊疆的安危。羅睺由內攻破了王城以後，就仗著這股聲勢，繼續帶兵向三位小王步步進逼。第一第二小王因為國境接近王城，率先遭到羅睺軍隊的屠戮，第三位小王因為領地偏遠，暫時逃過了一劫，但是老奸巨猾的羅睺豈能容忍這樣的心頭大患留在人間，因此立刻揮動大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向第三小國。

消息傳來，第三小王竟當場嚇得暈倒在地，不省人事，過了很久才醒來。這時圍繞在一旁的侍臣都力勸小王逃到鄰國避難，侍臣們說：「鄰國國力強盛，而且與我國素有經濟上的往來，交情匪淺，必定能給



予大王妥善的庇護。」小王想了想，立刻開始規畫路程。照理說，由第三小國到鄰國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路直通鄰國，預計只要走上七天就能到達；另一條路迂迴難行，估計要十四天才能走到。倉促間，小王預備了七日的糧水，隨身攜帶，緊接著又入宮抱起兒子須闡提，呆呆地看了許久，臨別在即，縱使心中有無限感傷，一時間也不能以三言兩語說分明。王妃察覺丈夫的異狀，小心地問道：「臣妾見大王面容愁慘，似乎有心事。大王何不告訴臣妾，讓臣妾為您分憂解勞？」小王心裡亂無頭緒，一心只想打發王妃離開，想不到這樣的舉動卻讓王妃更加心急，她於是又說：「臣妾與大王的關係，就如同飛鳥的左右兩支羽翼。如今還有什麼事是大王不能告訴臣妾的呢？」小王不願多作解釋，於是自顧自將太子一把抱起，用布條牢牢地固定在身上，邁開腳步，頭也不回地衝了出去。王妃眼看形勢不對，只能緊追在後。

誰知道，他們一家三口出門時太過倉促，糧食準備不足，心裡卻又想快快逃到鄰國避難，以至於走錯了方向，不小心來到那條較迂曲的道路上。這條路向來少人行走，一路崎嶇，也沒有可以暫時充飢的野果，

走了幾天，小王帶在身上的糧食都已經吃完了，路程卻還前進不到三分之一。在這種求助無門，飢渴交迫的情況下，養尊處優的小王及王妃無處宣洩，只能依偎在一起仰天大哭，然而發洩過後，還是不得不擦乾眼淚，正視眼前的問題，因為要是再不做決定，三人可是會一起餓死在這裡。起初，王妃基於母性，決意犧牲自己，她說：「臣妾願以此身，保全大王與太子的性命，但願我這瘦弱的身子，能夠使你們父子聊充飢腸，躲過這場災殃。」小王考慮再三，實在別無他法，然而正當他忍痛拔出配劍，往愛妻身上砍去時，無情的食慾終究是敵不過親情的羈絆，一時的心軟，致使手上的利劍匡啷落地，及時保住了王妃的性命。年幼的太子瞥見父王對母親刀劍相向，急忙衝上前，緊緊抱住父王的手，一刻也不肯放鬆。他含淚問父親：「父王為何要傷害母后？」小王悲從中來，熱淚從臉上滾滾而下，他啞著嗓子告訴太子：「我要殺了你的母親，用她的血肉來充飢，唯有如此，我們父子倆才能活下去。」太子放聲大哭，極力勸阻父王。他說：「世間哪有孩子吃母親的血肉來保全自己的道理？請求父王殺了兒臣，讓兒臣一盡孝道，救父母之命。」小王



聽兒子這樣說，早已肝腸寸斷，他輕聲告訴太子：「人人都說孩子就如同是父母的雙眼，這世間又豈有挖出雙眼充飢，延續性命的作法呢？我寧可死在這裡，也絕對不要為了苟活而殺你。」太子經過一番思索，告訴父親：「如今距離我們的目的地還有一段距離，如果不作出一些犧牲，我們三人遲早都要死在這裡。父母之恩，如山高水深，恩重難報，若是兒臣有幸能助雙親逃過這場劫難，那也算不枉此生了！不過，為了避免我死後血肉腐爛不能食用，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只要父王不殺我，每日從我身上割下三斤肉，二份供養父王母后，一份兒臣自己吃下，三人就能暫時保命，兒臣也不會立即死去。」小王與王妃反覆商量後，總算接受兒子的孝心，採用這最不得已的辦法。

接連著幾日，小王都含淚割下兒子身上的肉，供三人食用，好不容易撐過了幾天，終於越來越靠近目的地。然而眼看著還剩兩天的路程，太子身上的肉卻已經幾乎被割完，只剩下肢節筋骨還相連著，活脫脫像一副骷髏。小王與王妃見到兒子的模樣如此淒慘，前途卻還是一片茫茫，忍不住抱著他放聲大哭，他們告訴愛子：「我們泯滅

人性，吃下親兒的血肉，只為那遙不可及的希望，害你承受巨大的痛苦，卻還是不能到達鄰國，現在你身上再沒有肉可以割下，生命也已經到了盡頭，我看我們一家三口不如就一起死在這裡，至少屍骨還能相聚。」太子眼眶含淚，用盡最後的力氣勸說父母：「父王母后當初下了決心，即使吃兒臣的血肉也要活下去，現在既然只差兩日的路程，千萬不要因為一時可憐兒臣而動搖了。如今兒臣全身骨節間還有一些沒割乾淨的肉，請父王一并割除，只要吃下這些血肉，就可以再撐一兩天，父王母后也一定能到達鄰國，好好活下去。」小王與王妃依照兒子的遺言，將他全身僅存的血肉刮除殆盡，吃完以後，淚別了兒子，再度踏上逃命的路途去。僅存一口氣的太子，虛弱地站立在原地，目送父母遠去，只見他的父母邊哭邊走，不時回頭望向太子，直到離開了視線，才直直地往前方而去。

太子對著父母離去的方向呆立了許久，終於不支倒地。此時，他身上散發出的濃濃血腥味，吸引了荒山裡的各種飛蟲前來吸吮，昆蟲無情的舔舐更加深了太子的苦痛，他咬牙發誓：「願我宿世以來的惡業從此



鏟除，從今以後，不再造惡。今日我以此身供養父母，以報父母恩德，願父王母后，得無量福德。我身上剩餘的血肉，供養一切蛆飛蠕動，使我來世得成佛道，我成佛時，願除去眾生飢渴與生死重病，令一切有情，皆能得度。」當太子發下大誓願時，周圍開始現出異相，大地出現六種震動，紅日當空，禽獸奔走，大海揚起陣陣海嘯，須彌山也遭到波及，驚動了六欲天的天神們。天帝見狀，趕緊化作獅子、虎狼與各種可怕的猛獸，在太子面前齧牙咧嘴，將他團團包圍，作勢要吃掉他。然而儘管牠們不斷虛張聲勢，卻仍心存忌憚，不敢太過逼近，太子見到這群飢腸轆轆的野獸，起了大慈悲心，便說：「你們想吃我的話，只管隨意吧，我不會傷害你們的，不要害怕。」天帝聽到太子這番話，立刻恢復原形，他問太子：「你能行難行之路，能捨難捨之物，功德廣大，任何人見了都要佩服。我想知道，你的選擇是要生初禪天作大梵天王，還是要作魔王呢？」太子回答：「我只願求佛道，成就無上菩提。」天帝反問：「誰知道你不是在說大話呢？」太子平靜地立誓道：「如果我說的話有半分虛假，就讓我身上的傷口永遠無法治癒；如果我所說屬實，就

讓我傷口平復如初。」太子立誓的同時，滿身瘡口竟然不藥而癒，殘餘的筋骨覆蓋上一層光滑完整的肌膚，相貌也比從前更加端正，遠勝於常人。天帝見狀，立刻跪拜在太子面前，讚歎道：「善哉善哉！你的殊勝功德是我遠遠不能及的。你精進勇猛，必定能先我一步證得菩提，到時候，希望你能度我。」天帝說完以後忽然不見蹤影，圍繞在太子身旁的猛獸也跟著全部消失。

另一方面，小王與王妃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到達鄰國，鄰國國王聽聞他們路上的遭遇，很感念太子的慈孝，於是即刻調派了軍隊相助，並承諾護送他們夫婦安然回國，再共同商討誅滅羅睺的大計。小王與王妃為了收回太子屍骨，選擇由崎嶇難行的那條路回國，他們一路上悲痛萬分，沒想到行經與太子訣別的地方時，眼前所見卻是身軀完好的太子。親子三人這回相見，恍如隔世，他們悲喜交集地抱在一塊兒，互相慰問，太子於是將離別後的遭遇原原本本說出，小王、王妃與在場士兵聽了又驚又喜，認為是遇上了神蹟。接著，太子隨父母乘坐大象，回到波羅奈國，仰仗著深厚的福德，並得到鄰國出兵援助，很快就討伐了叛臣



羅睺，收復了國土。而這則故事中的太子，也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身。

十六、化身涉訟

（出《盧至長者因緣經》）

布施在六波羅蜜中可以說是最容易修習的一種德行，佛曾經教誨我們，人若是貪吝不捨，就會受到人天所共同唾棄，因此真正聰明達道的人，都會力行布施。布施的意思，就是施給他人好處，而布施的對象，自然也包含了這世間的一切有情，不僅僅限於人類。布施可以依性質的不同分為三種：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不生自私自利心，不去侵佔他人財物，還能夠生出慈悲喜捨心來，將自己的財物施與一切眾生，救拔眾生的苦痛，這是財布施。自己精進求道，清淨身口意業，收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以正定洗滌心上諸垢，能隨大眾根器的不同，應機開化，說大乘法，使眾生破迷開悟，得大自在，這是法布施。澈悟六道輪轉的原由，知道眾生同具佛性，常生憐憫救護的善念，自己持戒不害，更廣為宣傳戒殺放生經典，勸無知造孽眾生持戒不害，這是無畏布施。合財、法、無畏三種布施，就成了三施一系的布施波羅蜜。布施是降伏慳吝的猛將，是剿滅苦難的大軍，是出產各種法與財的寶窟，是醫治煩



惱的靈丹妙藥，是無量劫來百千萬億聖賢們出離生死苦海的大道，更是助我們到達涅槃彼岸的橋樑。

從前在舍衛國有位一毛不拔的富翁，名叫盧至；他在過去生中發心布施，廣積善因，但是心念不夠誠敬，因此這一生雖然富可敵國，但是他的意志行為，卻總是粗鄙下劣，令人不齒。盧至身上穿的衣服時常附著一層污垢，連僕人的舊衣都比他乾淨；他日常飲用的食物，往往都是些雜糧野菜，髒水薄酒，只能聊充飢渴，與美味壓根兒沾不上邊；他住在簡陋低矮的房屋，出門乘坐破舊的小車；他將所有財物守得滴水不漏，每一分支出與收入都要與人斤斤計較。因此雖然他擁有萬貫家財，可是他過的生活卻比下人還要辛苦，時常被大眾所恥笑。羅睺羅尊者有感而發，還作了一首偈來形容盧至這樣的狀況：「所施因有異，受報各不同。布施志若誠，獲報當無窮。心若不莊重，徒施無淨報。盧至雖巨富，輕賤遭恥笑。」

有一天，城中舉行了一場慶典，家家戶戶張燈結綵，在門窗放置了各種美麗的花朵，道路上也灑滿了香水，行進間都能聞到一股沁人心

脾的香味。大街小巷上，也進行著各種歌舞遊戲，繁華熱鬧的景象，宛如置身天界。盧至頭一回見到這樣的場面，心裡感到既羨慕又吃味，他心想：「這些平民百姓不知道從哪裡借錢，買了這樣的美食華服，學著天人尋歡作樂；反倒是我，家中庫藏充盈，財寶無數，卻從未好好享受過。今天我何不取用一些錢財，好好犒賞自己一頓呢？」盧至起了這樣的念頭，便急急忙忙，一口氣奔回家中的財庫，領出五枚銅錢來。這時他又想：「我如果買了食物回家享用，給家人們看見了，總是不夠分配；但若是借用鄰居的屋簷下享用，碰巧遇到主人走出來，又免不了要分他一份；如果倒楣一些，碰到乞丐來乞討，那豈不是更麻煩？」為了善用這五枚銅錢，不讓他人瓜分了福份，盧至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他跑到貧民窟裡的攤商，用兩枚銅錢買了燒餅，兩枚銅錢買了劣酒，一枚銅錢買了大蔥。他將這三樣物品小心翼翼地裹在外衣裡，快步往目的地前進，就怕被人撞見。途中經過家門，他還不忘溜進去抓一把鹽巴。到了郊外的一片樹林下，盧至拿出東西正要享用，卻聽到樹上好



幾隻烏鴉嘎嘎亂叫，他怕烏鴉前來分食，於是又繞到了一個古墓邊，沒想到古墓邊站著一隻瘦巴巴的野狗，看起來餓了好幾天，於是盧至趕緊迴避，遠遠走到一塊空地上。看來，此地終於沒有人來打擾了。盧至開心地席地而坐，在酒中放了點鹽巴，將大蔥夾進了燒餅裡，大口大口的嚼了起來。盧至難得放縱，心情激動異常，再加上此時酒香撲鼻而來，盧至未飲先醉，他搖搖晃晃地站起身，自言自語：「如此佳節，全國人民都在狂歡作樂，我怎麼可以獨自鬱悶呢？」說著，他便開始扭動身軀，胡亂起舞，興致一來，他甚至放膽高歌道：「我今歡喜慶佳節，縱情歌舞大歡樂，勝過毗沙門天王，亦勝忉利天帝釋。」

當時恰好帝釋率領諸天聖眾，往祇洹精舍聽佛說法，途中見到盧至口出狂言，唱歌貶低自己，心裡著實不痛快，因此打算略施小技，懲戒盧至。只見帝釋使出神通，搖身一變，就將自己幻化成了第二個盧至。此時帝釋所扮的假盧至與真盧至無論是身材習性、聲音外貌，都沒有分別。他趁著真盧至還在酒醉，侵入了他的家裡，召集他的所有家人，當眾宣佈：「從前有一個窮鬼附在我身上，無論我走到哪裡，他都緊緊

跟隨著我，左右我的意志，不讓我隨意取用家中的財富；每當我想花錢供養你們，他就百般阻撓。今天我走在路上碰到一位高人指點，他傳授了我幾句驅鬼咒，終於把這個窮鬼給趕跑。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會讓窮鬼附在身上了，不過你們千萬要當心，這個窮鬼跟我長得一模一樣，他被趕跑以後，心有不甘，一定會再回來冒充我，到時候你們千萬不能上當，要把他痛打一頓，逐出門外。」

說完，帝釋就命奴僕打開財庫，取出大把銀兩，到市集採買許多新鮮美味的食材回來，料理出一桌豐盛佳餚，讓家人們飽餐一頓。飯後，他又打開寶庫，將珍藏多年的瓔珞珠寶與華服分配給家人，命令樂工奏樂，趁著節慶，與家人載歌載舞，歡度佳節。此時盧至擺脫窮鬼附身的消息傳遍了左鄰右舍，好奇的民眾聚集在盧至家門外，想要看看這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景。他們透過門縫，看見盧至一家人身著精緻的華服，互相挽著手跳舞唱歌，門內還不時飄來陣陣香味，當真宛如置身天庭一般。

另一方面，真盧至酒醒歸來，卻發現無數民眾聚集在自己家門口指



指點點，耳邊還不時傳來陣陣樂聲。他越想越不對勁，暗自思忖：「會不會是國王怪我吝嗇，所以帶了人來沒收我的家產？還是舍衛城的百姓們想借用我家的場地來舉辦活動？又難道會是天神可憐我創業艱辛，想要幫助我，所以帶著諸天聖眾來此集會？還是家人恨我待他們刻薄小器，趁我外出謀反，偷了我的財產任意揮霍呢？」想到這裡，他再也按耐不住，於是推開了重重人牆，隔門大喊，要家人替他開門。

帝釋知道盧至已經到了門外，就要樂工停止演奏，派人將門外之人接進來。此時真盧至大搖大擺地走入家中，卻見家人紛紛走避，口中不斷唸著：「不得了了！窮鬼真的找上門了！」他正感到奇怪，卻見到一個與自己外貌打扮都一模一樣的人，面露喜色，居中而坐。他氣得大聲質問對方：「你是什麼人？竟敢在我的地盤放肆！」帝釋笑著對他說：「我盧至今日找回了本來面目，與家人和樂團聚。你又是什麼人？」盧至氣急敗壞，向左右大聲澄清道：「我才是盧至啊！」此時站在一旁的盧至家人，卻指著帝釋，異口同聲地說：「坐在中間這位，才是我家的好主人盧至。」盧至亂了主張，只好問家人：「你們口口聲聲說他是盧

至，那麼我又是誰？」家人回答：「你雖然與主人長相如出一轍，但其實是窮鬼的化身，我們不會上當的！」盧至看著在場的家人與奴僕，不禁心灰意冷，他說：「你們再看仔細一點，眼前這個人雖然與我長得分毫不差，但卻是來路不明的精怪所幻化，不是真的我。你們要是繼續是非不分，那我從前辛苦累積的家產，都要被這個妖孽給散盡了！」此時帝釋轉身問一旁的老母親，請她定奪。盧老夫人對著帝釋說：「你們兩個雖然長相一模一樣，無法分辨，但是你待我孝順有禮，真心侍奉，一定是我的親生兒子沒錯。」接著，盧老夫人又告訴媳婦：「那個人自稱是你的丈夫，敗壞你的名聲，你怎麼不叫下人把他捉起來？」媳婦聽得面紅耳赤，狠狠地告訴盧至：「你這個假冒他人的惡鬼，還不趕快消失！我寧可死在我丈夫的身邊，也絕對不要在你身旁苟活！」帝釋見他們全向著自己，就趁機說：「既然你們都知道我是真盧至，為何還要讓那個窮鬼待在家裡撒野？」下人聽了立刻反應過來，把真盧至拖到門外，痛扁一頓才放他離去。

盧至嘗到眾叛親離的滋味，還換來一身傷，委屈地在路旁哭了起



來，有幾位善心的鄰人看見了，就聚過來關心他。盧至於是將陌生人易容頂替，害自己遭受誤會的事告訴鄰人，請求他們為自己想辦法。過了許久，他自己忽然靈光一閃，抬起頭來告訴鄰人：「我想到王宮請求國王作出裁判，各位願意為我作證嗎？」鄰人知道國王英明睿智，都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於是就答應了盧至。隔天，到了約定的時辰，鄰人都聚集到盧至面前，他卻眉頭深鎖，坐在原地。鄰人忍不住催促他：「我們不是約定好此刻要去見國王嗎？你還在猶豫什麼？」盧至扭捏地說出自己的苦衷：「此行請託國王裁決爭端，怎能少了謝禮呢？我想向各位好心的大德商借一些銀兩，買兩張細絨毛毯，進獻給國王。」這些鄰人也很夠義氣，盧至平時雖然不把他們放在眼裡，可是落難時，他們不但挺身相助，還二話不說，立刻去替他買了兩張細絨毛毯回來。盧至開心接過此物，總算能放心上路了。

到了宮門外，盧至向守衛報上姓名，說自己帶著禮物來求見國王；守衛雖然久聞盧至大名，但是在這個崗位上站了三十多年，卻從來沒有看盧至來過，心中不禁懷疑：「我聽聞盧至是個守財奴，今天說要獻禮

物給大王，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大事？」於是不敢耽擱，立即為他通報上去。國王向來沉靜自律，喜怒不現於色，這一次聽聞盧至有事相求，卻也忍不住在心中猜想：「傳聞盧至此人一毛不拔，愛錢如命，怎麼可能進獻禮物，要我為他辦事呢？」他隨即轉念又想：「這守衛已經追隨我三十多年了，絕對不會欺騙我。何況我既然貴為人主，就應當學習海納百川的精神，來者不拒。豈能算計他人的家產多寡，計較他人慷慨與否呢？」國王動了這樣的正念，就立刻吩咐守衛，將盧至與隨行證人一起帶上來。

盧至好不容易見到國王，急忙想取出夾在腋下的兩張細絨毯，獻與國王。沒想到他緊張過度，一時間竟拿不出來，再加上帝釋暗中施展神通，兩張好端端的細絨毯，取出後卻化成了兩束乾稻草。盧至見到這兩張寶貴的細絨毯化為枯草，又愧又急，眼眶中淚水止不住打轉，國王見到他慌亂的模樣，相當不忍，於是就以和善的語氣安慰他：「就算你帶來的是乾稻草，我也絲毫不會介意，請不要再自責了。你來見我一定是 有要事相求吧？什麼事儘管開口，我會為你作主的！」盧至還沒從打擊



中恢復過來，還執著於那兩束乾稻草，他對著國王哭訴：「我看到要獻給您的禮物變成兩束枯草，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恨不得能挖個地洞鑽進去。唉，我現在也弄不明白，這個身體究竟是不是屬於我了！」國王聽他說話顛三倒四，知道他精神受創，不能發言，於是就轉而問他帶來的證人：「你們之中若有人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替他說出來吧！」鄰人於是就把陌生人頂替盧至，佔他家財，欺他家人，鳩佔鵲巢的過程一一向國王陳訴。國王聽完，在心中算計要如何為盧至討回公道，不久，他就對眾人宣布：「世人雖有面貌相似，難以區別的，但也僅僅只在表面，即使是刻意易容模仿，在被衣物所遮蓋的隱密部位，也還有許多秘密的記號無法被外人所得知，我想就這點仔細調查，還盧至一個清白。」當時有一位叫做宿求的臣子，立刻合掌讚歎國王：「善哉善哉！國王明察秋毫，智慧如日當空，必定能為盧至洗刷冤屈！」

過了一會兒，帝釋受到傳喚進宮，國王見他站在盧至的身旁，就像鏡子裡所反射出的另一人，無論年紀相貌、身材高矮、言行舉止，都與盧至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國王無法分辨兩人的真假，只好直接問

帝釋：「你究竟是什麼人？」帝釋歎了一口氣，裝作萬般委屈地告訴國王：「我在國內耕耘多年，大王竟然認不得我，我這樣卑微地活著，到底還有什麼意思呢？」國王被他說得有些慚愧，心裡認定了他才是真盧至，於是就對著先來拜見自己的盧至說：「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盧至見國王受到動搖，趕緊大喊：「請大王明鑑！他只是我的替身，我才是真盧至啊！」國王面對真假莫辨的兩人，說：「你們兩個就像鏡子的裡外一樣，找不出一點兒差異，既然你們都搶著說自己是真盧至，為什麼不拿出證據？」

盧至搶先說：「我就是被他奪去了一切，痛苦到幾乎失去了生存的意念，所以才找上大王，請您救助我。這樣還不能夠證明嗎？」國王覺得他言之有理，心中又想：「我既然接受了人民的納稅錢，就應當盡力保護人民的身家性命，今天這件事，非得要仔細推敲，作出公正的判決！」他緊接著告訴帝釋：「盧至從前貪鄙吝嗇，人人都知道，但是我聽說你出手大方，樂善好施，與過去的作風大相逕庭。依我看，你不是盧至。」帝釋回答：「大王果然明察秋毫！實不相瞞，我近日歸心佛



化，知道貪婪吝嗇死後必墮入餓鬼道，承受百千萬劫的苦楚，餓了只能以膿血屎尿充饑，即使眼前有清泉流過，也會立刻化作火焰，難以入口。我畏懼死後必須承受這樣的惡報，因此正念發心，除去了貪婪吝嗇的劣根性，從此一意布施，為自己累善積福。」國王聽完他的自白，也覺得很有道理，於是說：「確實！髒汙的衣裳只要用藥劑洗滌，污垢就能去除；好比煩惱汙穢的心靈，一旦聽聞佛法，自然清淨無垢。」

但是對於如何釐清兩人的身分，國王還是沒有頭緒，只好向一旁的臣子們徵求意見，要他們想辦法辨別真假盧至。此時宿求開口說：「何不讓他們將家裡的物件、擺設，以及秘密的事蹟寫在紙上，到時候兩張紙一對上，就知道誰是真盧至，誰是假盧至了！」於是，兩人各自佔據了一張桌子埋頭書寫，才一轉眼，就將兩張紙寫得密密麻麻。國王滿心期待地接過紙張，卻發現兩人所寫的內容，無論是家裡的物件，還是外人難以得知的家中密事，乃至於兩人的筆跡，全部都一模一樣。國王對於結果感到出乎意料，他想，這樣的怪事，或許是有鬼神的介入，而非人為。於是，他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盧至的母親身上，希望藉著母子連

心的感應，讓這件事水落石出。

國王體諒盧至的母親年老，於是便吩咐了座位，讓她坐著聽審。國王告訴她：「請妳從眼前這兩個當人當中，指認出妳的兒子。」此時帝釋運用神通，在盧老夫人的耳邊小聲說：「娘親！妳可千萬不能再讓兒子受到窮鬼折磨！」老夫人聽到這席話，心疼兒子從前被窮鬼纏身，白白受了許多苦，於是立刻站起來，指著帝釋說：「此人事奉我的時候和顏悅色，恭敬慈孝，他才是我的兒子。旁邊那個假冒的窮鬼，時常忤逆我，對我不客氣，萬萬不可能是我的兒子。」國王點點頭，又問她：「您老人家一手將兒子養育成人，在他小的時候，可有看過他身上的隱密處，生有瘡疤、胎記或是黑痣？」老夫人想了想，立刻大聲說：「有！我兒子的左側腋下有一顆豆大的黑痣。」她話一說完，帝釋立刻暗中施法，在自己的左脅下方變出一顆黑痣。國王得到了這個有力的驗證方法，迫不及待地要他們脫下上衣，高舉左手。沒想到兩人露出了腋下，還是不能分辨。此時在場眾人看得嘖嘖稱奇，國王卻在心中暗自叫苦，他又再想了想，最後決定到祇洹精舍，請求如來相助。動身之前，



國王不忘唱偈歌頌如來：「佛慧如日照，救拔世間苦。乾竭愛欲海，解脫諸過誤。如來現神通，百怪皆驚懼。除滅我疑惑，為我辨真假。」

到了祇洹精舍，國王以摩尼珠等五種寶物供養如來，並帶領眾人，為佛作禮。禮畢，國王恭敬合掌請示如來：「高貴的世尊啊！請您憐憫我們的愚痴，以佛眼辨別真假盧至吧！」接著，侍衛將兩位盧至帶到如來面前，只見一位盧至面帶憂愁，衣著髒亂；另一位盧至神色愉悅，全身衣飾潔淨，看上去相當莊嚴。面對這個緊張的時刻，眾人忍不住屏氣凝神，等待如來的判決。此時國王從座位中站了起來，合掌問佛：「這件懸案有太多疑點，我等皆屬凡人，昏濁無智，不能明瞭，我聽聞如來大覺大悟，智慧通達，無所不知，願如來以智火燒除眾生煩惱林，以慧劍劃破眾生疑惑網。為我們判定，此二人究竟誰是盧至本尊。」

只見如來緩緩抬起雙臂，放出明亮無匹的光芒，破除了無盡的黑暗，一時間，即使是細小如灰塵的微生物，也在佛光的照耀下無所遁形。接著，如來輕聲問帝釋：「你在做什麼？」轉眼，假盧至就消失在眾人眼前，現出了帝釋本來的面貌。他渾身散發出一道道光芒，華美

的衣著裝飾著各種稀有難得的珍寶，莊嚴妙相，難以言說。帝釋合掌向佛，唱出一偈：「盧至常執迷，不肯行布施。五錢買酒餅，背地荒郊食。酒醉出狂言，蔑視諸天眾。警他無別法，稍使受折磨。」如來聽完帝釋澄清，對他說：「一切眾生都有罪過，你應當寬恕他。」盧至知道了帝釋捉弄自己的原因，就對他說：「我辛苦累積的家產，不是都被你拿去揮霍了嗎？你的氣也該消了吧？」帝釋卻告訴他：「其實我並沒有減損你一分一毫的財物，如果你不信，可以回家清點財產。」盧至見證了集眾人之智都不能解決的事，一到如來面前立刻迎刃而解，心中不禁對佛生起了無限踴躍的信心，當場就證得了須陀洹果。此時在場的天龍八部、比丘、比丘尼與在家眾，見到這樣的勝事，也分別證得了四果^①，歡喜而歸。

註① 四果：指聲聞乘的四種果位，即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十七、頑牛成佛

（出《佛說犢子經》）

如來某次途經維耶離國，在音樂園叢林下，集合了一千八百位比丘菩薩眾宣講法要。因為此地有母子二牛脫苦的因緣成熟，而當地上萬民眾，因子母牛而聞道開解的契機也已經到來，於是如來便示現身體上的不適，作為度眾生出苦海的方便船筏。

當時維耶離國有位婆羅門教士，名叫摩耶利，是數萬婆羅門徒的教師，受到王公貴族以及人民的禮敬與愛戴。摩耶利雖然坐擁萬貫家財，性情卻相當吝嗇，而且喜歡妒忌他人，不信佛法，不喜布施，可以說是——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在家中準備了許多張大羅網，覆蓋在屋頂與中庭，避免一切鳥類來侵犯他家中的穀物，如果有迷途的鳥兒不幸投入網中，便會在此斷送性命。摩耶利的住所距離音樂園不遠，於是佛告訴阿難，要他以如來的名義前往婆羅門教士摩耶利家，向他勸募新鮮的牛乳來治病。

阿難受到囑託，立刻托鉢來到摩耶利的門下，碰巧摩耶利和五百位

弟子正要進宮，晉見國王；他們走出門來，遇見阿難，便問：「和尚一早前來，是想求取些什麼呢？」阿難回答：「如來身體稍有不適，須要一些新鮮牛乳治療，我受命前來募取。」摩耶利聽完不答話，心裡卻打著壞主意，他想：「我如果不答應他，旁人一定說我吝嗇，但我若真以牛乳布施，弟子們必定認為我討好佛教徒。這該如何是好呢？」正在進退兩難間，摩耶利忽然心生一計：「我何不引阿難到那頭母牛那兒，讓他自行取乳？佛教徒時常和我們爭功德，這隻乳牛以暴躁頑劣出了名，如果恰好誤殺了阿難，不但可以挫挫那群出家人的銳氣，讓他們蒙羞，本地的佛教徒自然也會看不起他們，進而對我婆羅門教生信。如果萬一阿難順利取得了牛乳，至少也可以讓眾人改觀，不再說我吝嗇。呵呵！不管阿難有沒有取到牛乳，或是意外死於那頭凶暴的乳牛，都正合我意，而我又不必背負任何罪名，天下間還有比這更划算的事情嗎？」

摩耶利污濁的心上，打定了這層主意，便對阿難說：「我所飼養的牛在早晨時已經全部放出去吃草了，現在只剩一頭乳牛在土坑裏，你自己去取吧！要擠多少都可以隨你的意思。」摩耶利說完又轉身呼喚小兒



子，對他細聲叮嚀道：「你帶出家人去找那隻最殘暴的母牛，但千萬不要幫他擠牛乳，我要試驗試驗那個出家人的能耐。」摩耶利的五百位弟子知道老師有意刁難阿難，心裡都很雀躍，有些人說：「佛陀自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能度十方遍虛空一切老病死苦，今天為什麼自身卻患病了呢？」眾人帶著看好戲的心情，就這樣不斷竊竊私語著。

此時維摩詰居士想去參見如來，剛好經過摩耶利的住所，他看見阿難佇立在門前，便問：「尊者一大早持鉢來到此地，想求什麼東西呢？」阿難回答：「如來受了風寒，身體不適，須要飲用牛乳，所以派我前來募取。」維摩詰居士聽了，臉色一變，嚴肅地警告阿難：「你千萬不要亂說，如來覺行圓滿，身如金剛，眾惡皆已經斷盡，只有諸多殊勝功德，哪裡還會染病？你趕快住口，離開此地，不要再學外道誹謗如來，也不要讓天龍鬼神聽到這席話。即使是轉輪聖王，也得身體健康無病的大自在，更何況是從無量劫以來，布施一切，集成超卓無量福慧，而所成就的大覺如來金身！阿難，你千萬不要再說這種話，讓一般善根不夠的眾生，無端引起猜疑，以為如來仍會生病、有病還不能及早治

療。如此一來，你要眾生如何相信，如來能救拔世人的一切生、老、病、死各種苦楚呢？阿難你應該了解，如來是金剛法身，不是一般凡夫的肉身；是天上天下最尊貴、最自在無礙的大聖人！自古沒有會生病的佛，業已滅盡，又何來的病呢？阿難，你不要在此作有辱法門的事了，立刻離去，不要再多說了！」

阿難聽了這一席話，內心感到相當愧疚，正想起身離開，忽然空中傳來聲音：「阿難！維摩詰居士說得很對，但是如來想在五濁惡世，廣行救拔，只好以這取乳治病的因緣，方便示現，來度脫世間一切貪瞋淫妒愚癡的眾生，讓他們平等受益。阿難！你應當善體如來的度世美意，快去取乳，不用感到羞慚畏懼。」

阿難往空中望去，卻只聞聲響，不見人影，以為自己心生妄想，見到了幻象，可是他轉念又想：「難道是如來威神，為了感動一切有情，所以特別顯示這樣的神蹟？」這時五百位婆羅門教徒，聽到憑空出現的如來音聲，疑惑盡除，內心澎湃踴躍，同時間都發出無上正真的道意來。



另一方面，摩耶利偕同他的眷屬，以及附近無數的居民，將土坑周圍擠得水洩不通，就為了看阿難如何從那頭惡劣的乳牛身上取出乳汁來。阿難不慌不忙，來到土坑邊，內心暗自思索：「就法制而論，出家人是不能親自動手取牛乳的。現在該怎麼辦呢？」才起了這樣一個念頭，就有一位少年婆羅門教徒，忽然現身在乳牛身旁。阿難見到他，心裡非常高興，他對少年說：「這位少年婆羅門教士，勞煩你替我取牛乳好嗎？」少年低聲回答他：「我並不是婆羅門教徒，我是第二忉利天的天帝，剛才聽說如來要取牛乳的消息，所以到此相助。」阿難趕緊問他：「天帝是多麼尊貴的身份啊！為什麼肯接近這腥膻惡臭，渾身污泥的母牛呢？」

天帝回答：「我雖然地位尊貴，卻遠遠比不上如來的可尊可敬，如來救拔眾生，尚且孜孜不倦，我既然身居帝位，當然也該學習如來的榜樣，發心布施。更何況世事無常，地位名份都只是一時的，我今日若是不勤修功德，等到福報用盡的那一天，難免要墮入三途受苦啊！」阿難又說：「天帝既然願意助我取乳，那希望您動手時自個兒小心，不要惹

怒了那頭母牛，不慎傷了自己。」

天帝點頭答應，隨即從容不迫地拿起阿難帶來的鉢，悄悄接近乳牛身旁，沒想到這頭素以頑劣著稱的乳牛竟一反常態，溫馴得像頭綿羊一樣，乖乖待在原地，絲毫不敢亂動。圍觀的眾人這時心裡又驚訝又緊張，他們都想著：「這少年婆羅門為何要代替出家人取牛乳呢？要是那頭牛劣性發作，把他撞死了，那該怎麼辦？」同時，天帝一面為阿難取牛乳，一面向牛說道：「現今佛得了風寒，你奉獻乳汁，令佛服用以後早日痊癒，將來所得的福報不可勝數。世尊乃是一切眾生的大導師，救拔一切苦難眾生，蚋飛蠕動，只要得到世尊的救度，一切有情都能得道解脫！」想不到，母牛竟以人話回答天帝：「帝釋來取乳汁奉佛，我是再榮幸不過了！只是希望您取前面的乳汁，留下後面讓我哺育我的孩子，牠一早起來都還沒喝奶呢！我明白以乳汁供養如來能得意想不到的大福報，但仍願以平等心來照顧我的孩子。」

這時，等在一旁的那頭小牛，竟也張開他的小口，向天帝說：「我生死流轉經無數劫，直至今日才得聞佛名，祈請您將我的份，盡數取



用，奉養世尊，世尊是一切人天的大導師，能遇到他是我此生最大的福報。我吃草飲水，也一樣能夠存活，不必要依賴乳汁來維生。想想我從前作人的時候，所喝的乳汁從來也沒少過，再加上墮落在畜生道中，歷經不可數的時劫，喝過的奶水更是不可斗量。眾生愚癡，在世時總是逐妄執我，不知行善布施的重要，等到落入惡道，縱使事後追悔，也是枉然。我在前世時，曾誤聽惡友的邪說，不信佛法，因而輪轉畜生道中十六劫，今日遇到世尊，好比是久病之身，遇上了大醫王。這樣的機會太過難得，願您將母親的乳汁全數取回，讓我也得有道成佛的一天。」天帝於是將滿鉢的乳汁轉交阿難，然後隱身離去。阿難得了牛乳，歡歡喜喜地持鉢慢慢走出土坑，將牛乳獻給如來。

這時婆羅門教的教徒人山人海，全擠在土坑的周圍，他們看見出家人成功取得野牛的鮮乳，又聽到乳牛母子開口說話，都非常訝異，對佛陀的功德威神頓時興起仰慕之心，覺得自己平日不信佛法，實在愚痴。一時摩耶利的親屬與附近城鎮村落的男女老少，差不多有一萬多人，都踴躍向化，遠離塵垢，決心跟隨如來入道。

阿難取回牛乳，來到音樂園叢林下，這時如來剛為大比丘大菩薩眾數千人，說法完畢，阿難於是整頓儀容，在如來面前長跪合十，描述取牛乳的一切經過。並說：「天帝為弟子取乳時，母子二牛曾開口說話，弟子不知那母子二牛過去未來的因緣，請求世尊慈悲詳細開示。」

如來說：「這母子二牛從前曾是地方望族，家產豐饒，可惜性情貪吝，不肯布施，也不信古佛經訓及眾戒律，平日專以借貸為業，日夜盤算如何吸取更多的利息，有些人好不容易還清了債務，卻又遭到他們誑騙，說欠錢尚未還清。因為造作如此惡業，牠們墮在畜生道中已經十六劫，如今聽聞我的名號，心生歡喜，說起來也是磨難已久，罪業當盡，因此心境清楚，一聽佛名，就生善念，甘願獻乳與我，種此善緣，不久就能得道解脫。」

如來當時微微含笑，口邊放出五十種光，大地隱隱震動，光照十方，不一會兒，只見瑞光迅速折回，以如來為中心繞身三圈，隨即分成兩束瑞光，一束射入如來的肚臍，一束射入如來的頭頂。

阿難合掌，再度問佛：「弟子知道如來不輕易笑，若是笑了，一定



有其因緣，還請如來開示！」如來告訴阿難說：「你可不要輕視這兩頭牛。牠們母子命終後，七回生在兜率天及梵天上，七回生在人間，作富貴人家的子弟，從此不再生三惡道中，世世以智光不昧，通曉宿命，虔誠供養諸佛，懸掛彩畫旗幟，散花燒香，受持經法。母牛以此因緣，未來在彌勒佛下生人間時，隨佛出家，勇猛精進，很快證得羅漢果。小牛功德尤其殊勝，上下二十劫盡，隨即成佛，佛號乳光如來。乳光如來成佛時，將度盡天上天下六道眾生，及蝸飛蠕動等類，數量多於恆河裡的泥沙。」

最後，如來又慎重地告訴阿難：「這母子二牛，尚且能發心布施乳汁，種下善因終至度脫成佛；偏偏六根完具的人類，卻往往自暴自棄，不去探究自己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不知鑽研經訓，尊重戒條，也不相信現在布施，今後當得福報，只是盡情放縱自己的身口意三業，心上的無非惡念，口裡說的無非惡語，一身做的，無非惡事，日夜顛倒在淫、怒、癡三股惡浪之中，所以萬劫沉淪，永無出脫的日子。」

經過如來開示後，席中五百位長者子，內心都發起無上正真道意，

三千八百位婆羅門教徒也速得須陀洹果，往昔不信生死罪福的五百位毀佛者，也頓時破除邪知邪見，同受五戒，做了清淨信心的在家居士。



十七、頑牛成佛

十八、蠱女破迷

（出《佛說摩登女經》）

如來的弟子阿難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美男子，即使只是走在路上，也時常引來他人側目。有一天，阿難外出化緣，中午吃飽飯後，沿著河邊行走，當時天氣炎熱，他口乾舌燥，正想汲水來喝，眼角忽然瞥見一位妙齡女子在河邊挑水，阿難趕緊追上去，向女子乞水。說來也是造化弄人，女子舀水給阿難的時候，竟無意間被他俊俏的面貌迷得如癡如醉。阿難沒有察覺異狀，喝完水後，禮貌地謝過少女，隨即轉身離去，想不到少女竟偷偷尾隨阿難，回到他居住的地方，直到目送阿難踏入門內，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少女回到家以後，對阿難仍是念念不忘，她纏著母親摩登不斷哭鬧撒嬌，母親出言關心，她卻又嬌羞不語。經過摩登連番逼問，少女才招出今日與阿難相遇的實情。她斬釘截鐵地告訴母親，自己此生非阿難不嫁。摩登拗不過女兒的請求，只好替她出外打聽阿難的來歷；沒想到這一打探回來的結果，卻是讓母女倆大失所望，她告訴女兒：「我聽說

阿難已經是出家的佛弟子，出家人必須堅守戒律，不得嫁娶，他是不能跟妳結為夫婦的，妳還是早點死了這條心吧！」少女聽到母親的話，不禁難過得掉下淚來，倔強的她告訴母親：「我知道娘親妳擅長巫蠱之術，求求妳一定要幫助我贏得阿難的青睞，否則我只好絕食自殘，以示決心了。」

摩登害怕女兒作出傻事，只好依著她，趁阿難出外乞食的時候，邀請他來家裡接受供養。阿難見摩登這樣一位平凡的中年婦女，懇切地邀請自己回家，只是全然感念著對方的善意，絲毫沒有對她起戒心，更不知自己正要落入他人圈套。而另一頭，少女事先躲在房內，注視著客廳的一舉一動，當她見到意中人走進門來時，心裡忍不住緊張狂喜。接著摩登引阿難入座，開門見山對阿難說：「我有一個女兒很喜歡您，想要與您共結連理，不知道師父意下如何？」阿難面有難色地回絕她說：「出家人娶妻是違反戒律的。」摩登不死心，又說：「我這個女兒個性剛烈，您如果不肯娶她，她是會去自殺的。」阿難說：「我早已隨佛出家，佛嚴禁出家人接近女色，我必須遵從。就請施主不要再為難我



了。」摩登沒有辦法，只得入內告訴女兒：「阿難一心守戒，不可能娶妳為妻。」少女熱切的心被潑了一盆冷水，哭著問母親：「佛法究竟有什麼高妙之處，讓他這樣死心塌地？」摩登告訴她：「佛道與阿羅漢道都是很高深的法門，不是我們這種泛泛之輩的道術可以比擬的。」

少女內心陷入天人交戰，但最後還是決定奮力一搏，她放下名節，請求母親將自己與阿難關在屋子裡，只要在天黑以後，與阿難行夫妻之實，等到生米煮成熟飯，阿難就再也不能推辭。摩登依照她的意思，將門窗一一鎖上，再發動術法，將阿難軟禁在屋內。接近日落的時候，摩登開始著手佈置臥房，少女見計畫已經成功了一半，幾乎要喜極而泣，她把握住寶貴的時間，找出最華美的一套衣裳，要讓阿難對自己另眼相看。梳妝完畢後，原來就嬌俏可愛的少女多了幾分成熟艷麗，看上去婀娜多姿，宛若天女，摩登見時機已經成熟，就將她牽到客廳與阿難相見，誘惑阿難與她成婚。可是面對眼前嬌豔欲滴的少女，阿難仍是堅守佛戒，抵死不從。摩登一氣之下，在中庭堆柴生火，霎時間，熊熊火光撲面而來，強悍的熱浪逼得三人汗珠直下。

摩登牽著阿難的衣角，將他推到柴火前，威脅他：「看到眼前這團烈焰了嗎？你今天要是不跟我的女兒成親，我就把你丟到火裡去！」阿難雖然被熱火逼得難以呼吸，心裡卻仍惦記著佛戒，他心想：「雖然我此身陷在魔窟裡頭，難以脫逃，但也不能因此就輕易破戒，讓人輕賤了佛門。」一想到這裡，阿難便恭敬合掌，默念如來名號，如來知道阿難遭遇危險，立即使出神力，助阿難脫離險境，平安回到如來面前。少女眼見棋差一步，卻讓阿難脫身離去，整夜心有不甘地在母親面前哭鬧；摩登雖然心疼女兒，卻也只能不斷安慰她：「阿難是虔心向佛的人，我的道行不能勝過他，終究無法完成妳的心願。」

隔天，少女決定自己外出尋找阿難，恰巧上路不久，就撞見了阿難在外乞食。她小心翼翼跟著阿難，深怕一個不小心跟丟了，有時還刻意繞到阿難面前，仔仔細細地將他全身上下打量一遍。阿難對少女糾纏不休的行為感到很頭疼，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解決，只能一路低著頭，盡量避開少女的目光。回到住所以後，女子仍然不願離去，她癡癡地守在門外，盼望阿難能再出來與她相見；過了許久，少女等到心灰意冷，知



道阿難今日不會再出門，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

阿難對於近日發生的事感到相當煩心，只好將遇見少女的來龍去脈，完整地稟告如來，期望如來能指示自己該如何做。如來聽完後，即刻請人將少女帶到座前，對她施行教誨。如來問少女：「妳苦苦追隨阿難，目的是什麼？」少女理直氣壯地說：「我聽說阿難沒有娶妻，恰好我也沒有丈夫，我們兩人如果能共結連理，豈不是一樁美事？」如來告訴她：「阿難是出家人，沒有頭髮，可是妳卻留著一頭長髮，要如何與阿難匹配？如果妳決心為阿難落髮，我就答應妳的請求，讓妳與阿難做夫妻。」少女不願錯過這難得的機會，二話不說就點頭答應。如來又告訴她：「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妳如果要落髮，必須先回家徵詢母親的同意。等到妳確實落髮以後，再來見我吧！」

少女早已被愛沖昏了頭，一回到家中，立刻轉告如來所開出的條件，要求母親為自己削去一頭長髮。摩登聽到一手拉拔長大的女兒這樣說，心中不禁湧起陣陣酸楚，她告訴女兒：「自古以來，女子最重視的就是自己的名節與秀髮，妳何苦為了阿難捨棄一切呢？如今國內名門

貴族的子弟中，不乏聰明俊秀的人物，只要妳放棄阿難，娘親大可為妳從中挑選一個最合適的夫婿，妳沒有必要這樣委屈自己。」少女不願妥協，強硬地回答母親：「請娘親不要再說了，我此生如果不能嫁給阿難，那只有自我了結一途！」摩登聽女兒說出這樣大逆不道的話，只能哭著說：「妳真是丟盡了我們家的臉！」少女看見母親為自己傷心落淚，終於有些慚愧，於是就將態度放軟，對母親撒嬌道：「我知道娘親是最愛我的，但是既然愛我，是不是更應該尊重我的決定，讓我選擇自己所愛呢？」摩登知道女兒生性固執，一旦決定的事，再也沒有挽回的餘地，因此只好無奈接受，含著淚為女兒削去長髮。

少女削髮後，滿心期待求見如來，她劈頭就問：「我已經剃髮了，你什麼時候讓我和阿難做夫妻？」如來告訴她：「我要先問妳一個問題，確定妳對阿難的心意是真實的。妳說說看，妳愛阿難什麼？」少女認真想了想，開始滔滔不絕說起阿難的好處：「我愛阿難一雙眉目生得清秀爽朗，我愛阿難一個鼻子生得端正挺拔，我愛阿難的一張嘴，兩隻耳朵都生得出人頭地；也愛阿難聲音的溫和，行步的安詳。我只覺得在



千百人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他這樣美好的人來。」如來聽完，告訴眼前這位癡情的女子：「再美的身體五官，裡頭仍是含藏了種種穢物。眼中有淚，鼻中有涕，口中有唾液，耳中有垢，體內還有屎尿臭穢等等不淨之物。而成年後的女子，體內會按月排出經血；有經血，便有孕育子女的苦楚；有子女，就容易費心勞神，早早衰病。現今妳都還沒有享受到絲毫的快樂，卻已經能夠預見悲苦的未來；妳想，這具虛幻不實的軀殼，究竟帶給妳什麼好處，值得妳這樣貪戀呢？」

少女對阿難的迷戀讓她連日來行事顛倒，糊里糊塗，忽然間聽到如來法語，就好像天上灑下沁涼的甘露，澆熄了她滿腔的愛慾，直到此刻她才終於能定下心來，觀照自己身心的種種不淨。頓時，她只覺得這個臭皮囊中，裝滿的淨是些汗穢的東西，簡直一無是處。她原先苦苦執著的那些男歡女愛的妄念，瞬間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正念思維。如來見少女證得了阿羅漢道，刻意告訴她：「起來吧！妳現在可以去找阿難了！」此時少女智慧已開，對於自己先前的種種作為，慚愧得抬不起頭來，她長跪在如來前懺悔：「我從前被愚癡蒙蔽了本心，所以

盲目地追逐阿難；現在我找回了自己的智心，就好比是在夜路中得到一盞燈火照明，好比是前途茫茫的瞎子得到攙扶，就好比是寸步難行的老人得到拐杖撐持，更像是乘船翻覆前，千鈞一髮抵達彼岸。感謝如來慈悲，以高妙圓滿的佛道開示於我，如今我已開悟得解，不會再執著於虛幻不實的情愛。」

後來，弟子們向如來請教：「摩登母女二人行事不正，對阿難行使蠱術，罪孽深重，深為眾人所不齒。為何摩登之女最終仍能得羅漢道呢？」如來告訴弟子們：「摩登之女在過去世中，已經五百世與阿難結為夫妻，到了這一世，她對阿難的愛執仍然不能輕易斷捨，所以一見到阿難，就情不自禁地迷戀他。在過去五百世中，他們夫婦二人感情和睦，彼此敬愛；直到這一世因緣成熟，兩人同入佛門，在我的經律中得道。五百世夫妻的貪愛之情，自此化為同門兄弟情誼。」



十九、變形拔友

（出《佛說彌勒為女身經》）

如來憑藉著累劫布施修善的大福德，在某一世投生為忉利天的天主帝釋。他雖然位高權重，卻常懷慈悲，關注眾生的禍福安危，更時常遊化人間，體察民間疾苦。帝釋閒時常思索苦、空、無常的妙理；在修行上也非常精進，絲毫不因身居高位而懈怠。

有一次，帝釋觀察到宿世好友投胎轉世為富家商人的妻子，身處在追逐名利的環境中，早已忘記了從前的修持，每天只知道坐在自家的店鋪裡經商營利，渾然不知諸法無常為何物。為了救拔友人，帝釋搖身一變，裝扮成一個衣著光鮮的商人，來到婦人的店裡頭，假意要挑選東西。婦人看到生意上門，高興得眉開眼笑，趕緊進屋裡拿了把椅子請客人坐。商人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婦人，臉上忽然露出了微笑，婦人心裡一驚，不知道商人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但因為對方表現出來的態度彬彬有禮，不像是有意輕薄，因此就沒有繼續深究。

過了好一會兒，商人仍然定定地站立在店鋪裡，他看見婦人的兒子

在攤位旁把玩著波浪鼓，臉上又浮現出神秘的笑容。同時間，在婦人店鋪對面的一座神廟，有位孝順的男子為了拯救重病的父親，正在廟前殺牛祭祀，求神消災。商人見到眼前的情景，再度含笑。接著，對街一個少婦懷中抱著孩子，朝商人走來，沒想到那孩子胡亂揮舞手裡的玩具，竟不小心割傷了母親的臉；那位母親知道孩子不是有意，即使鮮血汨汨流出，染紅了頸部，她卻一點兒也不怪罪。商人見了，又是一笑。

此時默默在一旁觀察的婦人終於忍不住質問商人：「為何先生稍早來到店裡時，先是對著我笑，接著看到我的兒子與鄰人，又接連露出笑顏？」商人對她說：「好友，妳當真不記得我了嗎？」婦人以為他有意捉弄，臉上露出不悅的神情來，商人見了，只好歎口氣，向她解釋：「妳眼前玩著波浪鼓的兒子，前世正是妳的父親，他死後因為業報的驅使，一度投胎作了牛，生前挨鞭子，死後還要被扒皮作成牛皮鼓；等到業債清償了以後，終於能再度得人身。因為他死後魂神一直牽掛著妳，所以今生投胎到妳腹中，與妳成了母子。唉！這也難怪了，只不過經歷一次轉世，妳就已經不認得自己的父親，更何況我與妳是久遠前的交情



呢！剛才妳兒子手上玩弄著的那只波浪鼓，其實就是由他前世的牛皮製成的，如今這孩子打鼓玩樂，卻不知道正敲在自己身上，所以我才發笑。就像廟裡那位愚痴的『孝子』，以為殺牛祭神可以為父親求得健康的身體，想法實在荒誕；試想，為求自己親人活命，卻去殺害另一個生命，等到親人死後，人與牛身份對調，冤冤相報，要到什麼時候才能了結？至於對街走來的那對母子，在前世時原是正室與小妾的關係，當時身為正室的母親專制霸道，嫉妒心很重，時常背著丈夫凌虐小妾，小妾心中常懷不平，最終含恨而死。正室死後，再度投胎為人婦，而小妾則投生為她的兒子，來報宿世之仇。所以即使他常無故弄傷母親的面孔，母親卻絲毫沒有怨言。以上種種人世癡態，正是我發笑的原因啊！」

商人見婦人沉默不語，就歎了一口氣，說：「唉！人事無常，權力地位、愛恨情仇都只是一時的，死後真正能帶走的東西，只有一身的業報罷了！世人蒙昧無知，往往只要隔世，就將從前的善根善業拋諸腦後，甘願沉淪苦海，何況經過長劫流轉，本心早已不存！古佛曾說：『被色相所蒙蔽的人，就如同盲人一樣，不能窺見世間的大道理；挾持

邪知邪見的人，則是自己掩住了耳朵，聽不見佛的妙理。」我剛才多次含笑，正是為此。世間的榮辱貴賤就如同朝露與閃電，轉眼就灰飛煙滅，唯有無常，才是最真實的。老友！奉勸妳不要隨波逐流，沾染了五濁惡世的種種愚癡，而是應當要嚴守五戒，精修六度，力求自拔。我該回去了，如果他日有緣再相見，我會回來這裡找妳。」商人說完立即隱身而去，留下悵然若失的婦人。

從那天起，婦人日漸悔悟，戒除了貪瞋癡三毒，一改往昔奢靡爭利的作風，努力修持，潔淨自己的心志，就是盼望有一天商人會再來找她。過了幾天，帝釋化身為一個樣貌醜陋、衣著破爛的男子登門拜訪。他來到婦人家門口，告訴門衛：「我來找我的老朋友，勞煩你代我轉達。」婦人滿心期待地來到門外，卻看到一個狀似乞丐的男子，不由得失望地說：「你不是我的朋友。」帝釋見婦人沒認出自己，就對著她微微一笑，說：「我跟你分別才幾日，不過換了一副軀殼，妳又不認得我了，如果再隔世，那該怎麼辦？」婦人聽他這樣說，心裡頭很是慚愧，帝釋於是又語重心長地叮囑她：「妳必須精勤地奉持佛陀教誨，收攝心



志，秉持正念，才能在佛道上有所成就。人生苦短，修行不易，妳應當多親近善知識，不要再被塵世所迷惑了！」帝釋留下了這番開示，再度隱形而去。而婦人經過多次提點，終於從夢中醒悟，一心一意地朝菩提道上堅定而行；事實上，這位婦人就是彌勒菩薩的前身。

二十、施血度生

（出《佛說賢愚經》）

一日，阿難午飯後在林間坐禪，心思飄忽間，偶然起一思維：「真是奇妙啊！佛陀在世，普潤眾生，教導一切眾生離苦得樂，轉禍為福，這是基於什麼樣的因緣呢？憍陳如、跋離、婆沙波、阿奢輸、摩訶男等五比丘又是具足了怎樣的福德因緣，才能在佛初成道時，蒙佛接引，率先聞道呢？」想著想著，阿難決定前往請示世尊。世尊告訴阿難：「憍陳如等五位比丘，確實在過去世中與我有著密不可分的因緣。」

「過去久遠劫前，有一位國王名叫慈力，他慈心廣大，愍懷一切眾生，愛護人民數十年如一日，並以六度十善來教化百姓，從來沒有生起一絲絲厭倦懈怠的心。在慈力國王的治理下，全國上下充滿祥和之氣，人民安居樂業，奉行諸善。在那段日子裡，監牢裡沒有犯人，法庭上沒有官司訴訟，人民上下一心，國運達到空前的昌盛，因此邊境也沒有敵人前來侵犯。」

然而，在更早之前，其實國內曾經出現過許多夜叉鬼魅，滋擾人心，



吸食人類的精血，但是在經過慈力國王的教化以後，人民都懂得收攝身心、敦修十善，所以鬼怪無法輕易靠近。久而久之，失去了飲食來源的鬼怪們個個骨瘦如柴，眼冒金星，游走在死亡邊緣。最後，有五位鬼王為了打破現狀，彼此壯膽，化作夜叉來到慈力國王面前，向他懇求道：『慈悲的大王啊！我們鬼卒向來都是仰賴人血才得以存活，但自從大王您教導人們修習十善以來，我們再也無法靠近您的國民。現在我們失去了飲食的來源，又餓又渴，已經快要活不下去了，請您大發慈悲，救救我們吧！』

慈力國王一聽，心生悲愍，立刻拿起手邊的利刃，在自己身上劃出五道傷口，布施自身的鮮血。飢腸轆轆的夜叉們見到國王血流如注，趕緊拿起器皿盛接鮮血，痛快地飽餐一頓。吃飽喝足後，他們感念慈力國王的恩德，不願離去，慈力國王知道他們有善根，立即允諾：『你們之所以墮入鬼道，都是由於貪瞋癡三毒在心中根深蒂固，如果你們感念我的恩德，現在就要開始修習十善，救拔自己出離三途。今天我以色身之血來解救你們的飢渴，來日當我成佛之時，一定要以法身的戒定慧血，

除去你們貪瞋癡三毒的飢渴，使你們究竟涅槃，到達彼岸！」

世尊最後告訴阿難：「當時的慈力國王就是我，五夜又則是憍陳如等五比丘。我曾發下誓願，生生世世率先度化他們，所以最初成道說法時，他們一聽就能契悟。」



廿一、獻花受福

（出《佛說賢愚經》）

佛陀住世的時代，舍衛城有一戶大紳士家，誕生了一個相貌莊嚴的男嬰，據說在他即將出世時，家中眾人不約而同在天空中看見花雨紛飛的異相。又因為這名男嬰出生以後，室內瀰漫一股異香久久不散，因此大紳士就將他取名為華天。

時光飛逝，華天轉眼長成一個聰明俊秀的小男孩，他從同伴間聽聞別人談起靈山法會上，佛陀與諸位菩薩講經說法的盛事，心裡頭很嚮往，於是就沿途問路，來到了佛陀說法的地方。

華天一見到佛陀無與倫比的尊榮，以及在座僧眾的神采，不覺肅然起敬，心生羨慕。他想：「我何其榮幸，得以生在佛陀住世的時代，且能與諸位聖眾一同領受法益，這樣的機會實屬難得。不過，如果我能禮請佛陀與弟子們來到家中說法，度化家人，那豈不是更好！」於是華天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禮請佛陀度化自己的家人。如來知道華天童子得度的機緣來到，就欣然接受他的邀請。

隔天中午，佛陀帶領諸位大弟子來到華天家裡，只見華天憑藉著宿世善因以及現前願力，憑空化現出許多寶座，整整齊齊地排列在室內；佛陀與比丘們依序入內，紛紛坐定後，寶座竟是不多也不少，恰好吻合出席的人數。接下來，華天更展現宿世累積下來的大福德，一切美好的飲食不需請人製作，更不需要任何花費，只要他心中念頭一生，隨即就出現在眾人眼前。待眾人飯飽以後，佛陀便開始為華天說法，經過了佛法的沐浴，華天一家人當下就證得了須陀洹果。精進的華天更趁此機會向父母請願，要追隨佛陀的腳步，出家修行。經過雙親的同意後，華天即刻來到佛陀面前跪地禮拜，正式成為出家比丘。之後華天接受佛陀的教法，依教起修，很快就證得了阿羅漢果。

阿難見到此情此景，便來到佛陀的面前，長跪問佛：「世尊，華天比丘宿世培植何種福報，讓他在出生之時就感召滿天花雨？又是何種因緣，使他能變化無數寶座，無數妙好食物？敢求世尊為弟子解惑。」

佛陀告訴他：「久遠以前，毗婆尸佛化現世間，普潤眾生，領導諸位大弟子遊歷各處城鄉，啟迪民智。每當他行經一處，總有無數富豪



與善男子善女人竭誠供養。當時有一位窮人看見毗婆尸佛與僧眾來到村落，心生歡敬。雖然他打從心底想供養佛與諸弟子，卻苦於手邊沒有錢財，不能準備齋食，於是他來到郊外，將眼前所見的無數美麗鮮花都摘回去，散落到僧眾眼前，至心作禮，再心滿意足地離開。當時散花的窮人，就是今日的華天比丘。因為他在過去生中，以至誠無比的信心與恭敬心採集野花，供養毗婆尸佛與諸位僧人，因此九十一劫以來，世世都能投生在美好的環境；並且世世容貌端莊，宛如天人，心中只要有所意願，飲食衣物乃至於日常用品都能隨念而至。這就是華天比丘得福的因緣。此後，你們也應當要拔除慳吝貪愛的心病，勤修布施波羅蜜，不要拘泥於錢財的多寡，在意供品是否豐盛，只要隨時隨處釋出至誠心，恭敬地善待他人，一樣能為自己培植福報，華天比丘的事蹟，就是最好的例子。」

廿二、忍辱成真

（出《佛說賢愚經》）

久遠無量劫前，波羅奈國有一位修行有成的大仙士，名叫羼提波梨，他帶領五百位弟子隱居在波羅奈國的深山之中，修行忍辱的功夫。

有一次，國王迦梨帶領群臣、后妃與宮女們入山遊玩，無意間來到羼提波梨所修行的這座山中。養尊處優的國王才走了一段山路，就已經累得氣喘吁吁，精疲力盡，於是他趕緊在林間找了一處乾淨的地方，鋪上外衣，就地躺下來休息。此時美景當前，山間徐徐的清風吹拂在國王身上，不一會兒功夫，他就沉沉地睡去。眾位后妃宮女們難得離開王宮，對於山間美景一向是心馳神往，縱使害怕國王責罵，也不願錯過這難得的機會，因此便趁著國王小憩，結伴越走越遠，穿梭在滿山遍野的叢林花木間。

突然間，有位宮女發現遠處的石頭上坐著一位修行人，仙風道骨，模樣高深莫測，這正是禪定中的羼提波梨；她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大仙士，內心不由得肅然起敬，此時恰逢羼提波梨出定，后妃宮女們於是



紛紛將路上摘來的香花散落到羸提波梨的座位上，並圍繞著他正襟而坐，聽他演說妙法。

另一方面，國王醒來後不見后妃與宮女，便怒氣騰騰地帶著四位大臣入山尋人，走到半途，就見到羸提波梨正在說法。國王心想：「這些后妃佳人從來都是圍繞著本王的，憑什麼讓這個仙士搶走本王的風采！」他的瞋恚心一起，害人的念頭也跟著浮現。他粗魯地打斷羸提波梨，問他：「你既然是修道人，那麼四定空^{註①}你都修成了嗎？」羸提波梨早已除去一身的我執，因此謙虛地回答：「還沒有。」國王聽了有些得意，又繼續追問：「那麼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你習得了嗎？」羸提波梨仍答：「還沒有。」國王又再問：「那麼四種禪定^{註②}，你想必也不會囉？」羸提波梨仍答：「還沒有。」

國王藉機發怒，當著眾人質疑他說：「你自稱是修道人，但是修行的功夫，卻是一樣也沒成就。依我看，像你這樣的凡夫，將一群弱女子帶到荒山野嶺，假意講道修行，恐怕是別有居心吧！」然而面對這樣的言語相激，羸提波梨仍是不為所動。國王見此話不能激怒羸提波梨，

於是又不客氣地問他：「你究竟是什麼人？久居深山有何目的？」羸提波梨面對他的連番逼問，不愠不火，平靜地說：「我在此修行忍辱。」國王聽了正中下懷，立刻拔出佩劍，指著羸提波梨說：「既然要修行忍辱，那麼本王就成全你，看看你是不是真能忍。」話才說完，國王手上的利劍，已經砍下了羸提波梨的雙臂。國王發出冷笑，輕蔑地問他：「你說你在這裡修行什麼來著？」羸提波梨連眉頭也沒皺一下，依舊回答：「我在此修行忍辱。」國王見他不受影響，更加生氣，砍下了他的雙腳，又問：「你在這裡修行什麼？」羸提波梨仍答：「我在此修行忍辱。」國王於是又割下他的耳鼻，逼問他修行什麼。到了這個地步，羸提波梨還是面不改色，當他又說出「我在此修行忍辱」時，山河陡然變色，天地間發出六種震動，他的五百位弟子也發現情況不對，凌空飛來。

五百弟子見師父受到這樣的凌虐，就問羸提波梨：「師父您肉體上承受這樣大的傷害，忍辱之心仍不退失嗎？」羸提波梨縱使身體已經殘缺，仍然對於外在的一切事物處之泰然，他說：「我的忍辱之心不



變。」國王雖然被他驚人的毅力給震懾住，卻又忍不住出言相激：「口頭上說忍辱是相當容易的，但是你要怎麼證明自己是真忍辱？」羼提波梨指天立誓，說：「我所修行的忍辱功夫是真實不虛的，我能令身上流出的血液化為潔白的乳汁，千瘡百孔的身軀恢復完好如初，以證明我所言不假。」話才說完，稍早流了一地的鮮血，果然變成純白色的鮮乳；而他身上的傷口也奇蹟似地消失，恢復成先前的模樣。

國王見到出現在羼提波梨身上的神蹟，終於不由得心悅誠服，他跪在地上，向羼提波梨懺悔道：「偉大的仙人啊！我不曉得您是這樣尊貴的人物，請您原諒我的愚痴，饒恕我的罪過吧！」羼提波梨告訴他：「你今日為了女色，對我刀劍相向，毀壞我的肉體，卻成就了我的忍辱功夫；等我成道以後，必定先以慧劍為你斬斷貪瞋癡三毒。」

這時候，山間的天龍鬼神目睹了一切，他們對於迦梨國王刻意凌虐羼提波梨的行為感到相當憤怒，於是同時發動了雷電霹靂，使山間起大雲霧，要懲罰國王與他的眷屬。羼提波梨見到了天空中的異象，趕緊抬頭對著天上說：「倘若各位是想為我出頭，那就請住手吧！我並沒有將

此事放在心上。」

迦梨國王看見羼提波梨胸懷如此廣大，內心只有更加懊悔，於是回宮之後，時常禮請羼提波梨到宮中接受供養。當時有一些激進的外道份子，看見國王對羼提波梨禮遇有加，心中甚是嫉妒，於是就蒐集了一些塵垢穢物，到羼提波梨隱居的地方去潑灑。羼提波梨看見了也不發怒，反倒當場立誓：「我今日修行忍辱，是為了利益眾生，等到我成道以後，首先要做的，就是以法水澆灌眾人，為他們洗淨一身塵垢染汙，使眾人之心常保清淨。」

當時的羼提波梨，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世，而迦梨國王與四位大臣，則是最先隨佛出家的五比丘。

註① 四定空：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入此四定，可以超離色界，進入無固定形色的無色界。

註② 四禪定：四種修之可以生到色界四禪天的禪定。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為初禪；清淨心中，粗漏已伏，名為二禪；安穩心中，歡喜畢具，名為三禪；



淺說因

佛經故事集

前五識俱無，亦無喜受，僅有捨受，與意識相應，名為四禪。

廿三、賣貧脫罪

（出《佛說賢愚經》）

從前阿槃提國有一位大財主，家中積蓄享用不盡，富可敵國，可惜他天性吝嗇，不肯布施，再加上脾氣暴躁，對待下人殘忍無道，因此雖然名聲很響亮，卻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負面評價。

這一天，尊者迦旃延托鉢外出，經過了大財主的領地，當時氣候涼爽，河邊吹來一陣清風，可是迦旃延側耳一聽，風中怎麼夾雜著一道悲切的哭聲呢？他循聲走向河岸邊，只見到一位蓬頭垢面的老僕人，一邊用手裡的瓷瓶取水，一邊哭個不停。迦旃延起了悲憫之心，於是走近老僕人，問她：「老婆婆，什麼事讓你這樣悲傷呢？」老僕人回答：「尊者，我不幸作了那土財主的奴婢，被他經年累月地壓榨，時常工作到半夜仍不得喘口氣；平時我只要稍有過錯，就會換來一陣毒打；於是我每天戰戰兢兢，賣力工作，可是得到的報酬卻是讓我吃不飽，穿不暖，如今我又上了年紀，求生無門，求死也沒有勇氣。唉！你若像我這樣卑微地活著，如何能不悲痛呢？」



迦旃延聽了，就告訴老僕人：「既然妳子然一身，只剩下貧苦作伴，那妳為何不乾脆將貧窮賣了，換取更好的生活呢？」老僕人以為自己聽錯，連忙追問：「貧窮這種東西要怎麼賣啊？況且，就算我真肯賣，難道會有人願意跟我買嗎？」迦旃延肯定地告訴老僕人：「我不騙妳，貧窮確實可以賣！妳想要出售貧窮，第一要務就是發出至誠心，拋開一切自私自利的念頭，再依照我的話去作。現在，妳先回家洗個澡，將一身污垢洗去，再來找我吧！」

老僕人依照迦旃延的指示，立刻回到主人家中，找了一個隱密的地方洗澡，沐浴完畢，她又急急忙忙找上迦旃延，請教出售貧窮的方法。迦旃延告訴她：「在妳販賣貧窮之前，首先要布施。」老僕人聽了，很為難地說：「像我這樣一貧如洗的人，哪裡有什麼東西可以布施呢？我身上唯一像樣的東西就是這一只舊瓶子，但這終歸還是主人家的財物，不是我自己可以作主的。」迦旃延微笑著告訴老僕人：「現在請妳拿著這個鉢，到河邊幫我取一些水來。」說完，迦旃延就將手上的鉢交給老僕人。老僕人回來後，將水從瓶子倒入鉢中，恭敬地捧到迦旃延面前，

迦旃延接受了老僕人的供養，立刻為她祝願道：「願施主以前種種罪業，悉皆消滅；以後種種福祉，悉皆增長。」說完，又為老僕人宣說持齋念佛與戒殺的種種功德，老僕人專注聽著尊者開示，內心生起了幾分的信心。

最後，迦旃延又問她：「妳有住宿的地方嗎？」老僕人聽他這樣問，忍不住委屈地抱怨起來，她說：「沒有。白天時，我若是磨穀粉磨到精神不濟，就只能靠在石磨邊打個盹兒；如果是在舂米，那就只好靠在臼旁小睡。但要是輪到生火煮飯，那是再累也不能夠讓自己睡著的，只能短暫地閉目養神，不敢睡去。偶爾白天沒有被指派工作的時候，我只好捏著鼻子去糞坑旁席地而臥。」迦旃延臨別前又告訴她：「從今以後，好好收攝妳的心神，把這世間的一切榮辱貴賤、是非成敗全部放下，無論從前遭遇過什麼快樂、痛苦、悲傷，都將它拋在腦後，不要再執著於無謂的妄想。妳回去以後，再遇到妳的主人對妳頤指氣使，糟蹋辱罵，妳也千萬不要恨他；要知道妳現在所遭遇的困境，全是來自妳從前所種下的宿因，等到業報還盡的那一天，厄運自然就會解除。記住，



我們身處的大環境就好像是水一樣，投了重物進去，自然下沉；投了輕的物品，自然浮起。而妳自己，就是那投進水裡的物品，水不是決定妳沉浮的關鍵，真正的主宰，是來自於妳自己的心念。」最後，迦旃延又再囑咐老僕人：「妳每天晚上等到主人一家都熟睡了以後，就偷偷打開窗戶溜進屋內，找一個乾淨的角落鋪草靜坐，端正妳的心神，觀想佛陀形像，不要起惡念。」

老僕人經過迦旃延耐心開導，長久累積的鬱悶頓時煙消雲散，回到主人家以後，她依教修行，心無旁騖，再也沒有什麼煩惱牽掛可以擾動她的內心，因為她的想法單純，所以她的信念格外真切，念佛時，心中確確實實就只有佛，這其實也是一般學佛之人最難做到的。到了第三天晚上，她就在念佛觀佛的喜悦中，安然脫化，上生忉利天了。隔天一早，大財主在家中角落發現老僕人的屍體，氣呼呼地大罵：「我平常不是嚴格禁止她進屋嗎？昨天是誰私自放她進入，竟然給我死在這裡！」他口中一面喃喃咒罵，一面派人用草繩綁腳，將老僕人的屍體拖到附近的枯樹林中丟棄。

同一時間，忉利天上有一位天子，與五百位曼妙的天女住在一所華麗的宮殿中，生活過得很自在；這一天，卻因為福報享盡，即將再入輪迴，恰好此時老僕人投生到忉利天，因為她念佛的功德很廣大，就理所當然遞補了這個空缺。然而投生在天界的天人們，有一部分是宿世修行，累積了相當深厚的根基，所以能照見過去與未來，知道自己生到天界的因緣，因此始終不敢鬆懈；但是也有一部分天人是像老僕人這樣，憑恃著深厚的福報來到天界，卻只知享樂，一點一滴地將福報消耗殆盡。

當時舍利弗尊者恰巧有事來到忉利天，他知道老僕人生天的因緣，卻看他每天不思修行精進，只知道尋歡作樂，於是就有意探探他的根基，這天他來到天子的宮殿，試探性地問：「天子，你可知道自己為何來到天界嗎？」天子對於前世已經不復記憶，只好誠實回答：「不知道。」舍利弗於是當場教授他修養道眼，洞察三世，辨別真妄的方法，天子學得了這項能力，終於知道自己是仰仗著尊者迦旃延的幫助，才能來到這裡。



於是，天子帶著五百位天人前往枯樹林，灑下滿天花雨，燒香供養自己的屍體，此時他們身上不斷放出流動的光彩，照耀了整片樹林，就連遠在村內的大財主都發現了這樣的異變。心虛的大財主知道那裡是老僕人曝屍的地方，不敢獨自前往，所以就放出了消息，呼朋引伴一起過去查看；到了枯樹林邊，只見無數天人圍繞著老僕人死屍，正在施行散花燒香供養。大財主看了很吃味，嘴裡大聲嚷嚷著：「那個老婢女長得很難看，全身上下又髒又臭，生前就已經很惹人厭了，更何況現在只是一具發臭的死屍。我實在不明白，各位尊貴的天人為何要這樣大張旗鼓地供養她？」

此時天子緩緩從五百位天人的簇擁中走了出來，他面對群眾，將自己如何遇見迦旃延尊者，以及後來生到忉利天的始末一一說出。接著，他又帶領五百位天人拜訪迦旃延尊者，請他為天人們廣說妙法。迦旃延於是為他們宣說布施功德、持戒功德，以及一切生天的因緣，最後又告誡他們，遠離所有不淨惡法，才是消滅罪業，感召福報的唯一途徑。五百位天人得到迦旃延的教誨，遠離塵垢，當場得了法眼淨^①，歡歡喜

喜地飛回天宮；而有幸在旁聽講的眾人，也各別領受法益，歡喜奉行。

註① 法眼淨：指具有觀見真理等諸法而無障礙、疑惑之眼。



廿三、賣貧脫罪

廿四、施毯沐恩

（出《佛說賢愚經》）

佛陀住世時，舍衛國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長者，他的女兒一生下來就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原因除了這個小女娃兒肌膚光滑，明眸皓齒，容貌宛如天女之外，更在於她不同於一般嬰兒的赤身裸體，而是裹著一條質地細軟的白色毯子，以一種莊嚴的形貌出世。女嬰的父母對此感到相當訝異，不曉得白毯裹身暗示著什麼樣的預兆，於是就請來一位高明的術士為女嬰看相。術士仔細觀察許久，最後下了這樣的結論：「這女娃兒福德很大，她跟這條白毯有著很深的因緣。」因此，她的雙親就為她取名為白淨。

一轉眼二十年過去，白淨也早已從襁褓裡的小嬰兒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姑娘，這段期間，她隨身的白毯好像有靈性一般，隨著她的成長逐漸變換大小，始終貼合著她的身形。然而在遠近的豪門貴族間盛傳的，不僅僅是她裹著白毯出世的傳奇，更包含她婀娜多姿的外貌，以及才德兼備的內涵。自從她到達適婚年齡，每日上門提親的媒人們，多到幾乎要

踏壞長者家的門檻。她的父母見到追求者這樣踴躍，於是就預先開始為白淨準備首飾嫁妝。

這一天，金工師傅帶著瓔珞珠寶與其他金銀材料來到長者家中，為白淨量身打造隨身的首飾，事先不知情的白淨嚇了一跳，趕緊找上父母，問他們準備珠寶要做什麼用途。長者慈祥地告訴女兒：「我跟妳的母親討論到妳的終身大事，覺得也該為妳準備一些飾品嫁妝了，妳喜歡什麼樣的款式，儘管跟師傅溝通。」誰知道白淨聽了卻滿臉焦急地告訴父母：「女兒志在出家，無心於男女情愛，請爹娘寬準。」由於當時舍衛國受到佛陀教化，青年男女出家求道的例子不少，再加上長者夫婦寵愛女兒，不忍心拂逆她的請求，因此就為她回絕了接踵而來的求婚，成全了她的志願。

過了幾天，長者請來裁縫師為女兒訂製僧服，白淨知道了，立刻婉拒父母的好意，說：「我身上這件白毯合身舒適，冬暖夏涼，可以充作僧衣，請爹娘不必為我費心。」接著她轉過身，對裁縫師交代：「辛苦師傅遠道而來，勞煩您將帶來的衣料改作家父家母日常穿著的便服



吧！」

隔天，長者夫婦陪伴白淨來到佛陀講道的精舍，白淨一見到佛陀的莊嚴法相，內心頓時擁起無上歡喜，她跪拜在地，請求佛陀收自己為弟子，佛陀一聲應下，白淨身上白毯立即起了變化，顏色由雪白亮麗轉為灰暗，款式也由細軟端麗的女裝轉為碎布拼成的僧衣。當場，佛陀便為白淨授具足戒^{註①}，不久後，精進自律的白淨比丘尼就證得了阿羅漢果位。

阿難見到白淨比丘尼的事蹟殊勝難得，便合掌請教佛陀：「請問世尊，白淨比丘尼過去世積何善業，修行何種功德，投生在大長者家，且出世時有妙毯隨身；出家不久，又即刻修成羅漢道？」佛陀回答：「久遠以前，毗婆尸佛與弟子們在閻浮提四處弘揚佛法，度化眾生，其中有一位國王特別虔誠，時常在國內設齋，邀請毗婆尸佛前來為臣民講道說法。當時有一位無私奉獻的比丘，為了鼓勵更多人赴會，聽講法要，總是不辭勞苦在外奔波勸化。這天，比丘來到國內的貧民窟沿街化緣，並挨家挨戶宣傳講經的消息。」

在這個區域當中，最貧苦的一戶人家，莫過於檀尼伽與她的丈夫了。他們家的房子是由幾面殘破不堪的土牆所圍起來，裡頭空蕩蕩的，腳底下也沒有鋪地板，夜裡就直接睡在枯萎的雜草上，他們夫妻倆所共有的財產，就只有一條破舊的毯子而已。這條毯子不僅僅是他們天寒時保暖的救星，更是出外時代替衣物裏身的必需品。由於毯子只有一條，因此檀尼伽與丈夫兩人無法同時出門，當其中一人裹著毯子出外覓食時，另一人就只能裸身枯坐在家中等待。

當比丘化緣來到他們家門外時，遇見了正要出門覓食的檀尼伽，他苦心勸檀尼伽前往法會聽經，並為她宣說布施與貪吝的種種果報。檀尼伽這一生窮困潦倒，聽比丘這樣說，自然心動，於是她請比丘在門外稍候，自己則急忙進了家門，與丈夫商量。她告訴丈夫：『我剛剛在外頭遇到一位比丘，他勸我進城聽佛說法，並告訴我布施的種種功德。我想，我們倆一定是上輩子貪心吝嗇，所以這一世才過著這種苦日子。現在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布施供佛，為來生種善因，所以我進來徵求你的同意，你看怎麼樣？』她的丈夫心想：『我們家一貧如洗，就算是有



善心善念，也拿不出什麼東西布施。該不會是這口子平時偷藏了點積蓄吧？」他知道檀尼伽心意已決，便說：「妳想做什麼儘管去吧！我不會阻止妳。」檀尼伽喜出望外，立刻告訴丈夫：「那麼我要將這條毯子拿去供佛。」她的丈夫一聽，突然惱怒了起來，大罵妻子：「我跟妳唯一的財產也就只有這條破毯子了，沒了它遮身，我們倆出不了門，難不成要坐在家中等死嗎？」檀尼伽為了說服丈夫，只能好聲好氣地勸他：「你難道不曉得，無論富貴貧賤，到頭來終需一死嗎？我寧可現在將唯一的生計布施出去，以求來生的安樂；如果現在失去了布施的決心，我們倆死後只有更加難堪而已。」丈夫聽她說得有理，破除了貪欲，不但將生死置之度外，更歡歡喜喜地催促她加快動作。

檀尼伽回到比丘面前，對他說：「比丘大德！勞駕您跨上矮牆，接受我的布施吧！」比丘覺得奇怪，就告訴她：「請讓我當面接受施主的善心，方便我為施主祝願吧！」檀尼伽老實告訴比丘：「說來慚愧，我們家一貧如洗，除了這條毯子，再也沒有別的衣服可以遮身了。我怕這副醜陋的軀體傷了比丘大德的眼，所以只能出此下策。還是這樣，不如

讓我由門後供養您吧！」說完她轉身躲入門後，脫下身上的毯子，再高高舉過門縫，恭敬地轉交給比丘，比丘深受感動，收下了檀尼伽最貴重的布施，為她與丈夫祝願完畢，隨即轉身離開。

比丘小心翼翼地捧著這條毯子來到法會，毗婆尸佛見了，立刻伸出雙手，慎重地接過，此時與會的眾人不禁議論紛紛：『在場權貴們供養了各種奇珍異寶，為什麼佛獨獨重視那件骯髒破爛的毯子呢？』毗婆尸佛很清楚眾人心中的不平，便高聲對著所有人宣布：『今天各方大德來到此會，每一位皆是傾囊布施，非常難得，但若是論心意的輕重，應當以布施這條毯子的人最為真摯。』面對在坐眾人的質疑驚歎，毗婆尸佛為他們解釋了檀尼伽家中的經濟狀況，以及她毫無保留一意布施的精神。國王與王后最先受到感動，他們除下身上華美的外衣，派人趕緊送到檀尼伽夫婦家中，邀請他們與會。他們夫妻二人到場後，毗婆尸佛才正式開始此次演說。『越是不求回報，至誠至敬的微小善因，往後所能得到的善報往往也越加不可限量；就好比幾粒不起眼的稻穀散播在土地上，經歷一代代繁衍，無需多久，收成的稻穗也能堆積成山。』毗婆尸



佛這段話，反覆迴盪在眾人的腦海中，許多人聽得心開意解，當場就得到了大解脫。」

最後，佛陀告訴阿難：「當時的貧婦檀尼伽，就是今日的白淨比丘尼。她當時以無上淨心作布施功德，所以九十一劫以來，無論投生何處，都有妙毯隨身，一切心靈與物質上的受用，永不匱乏。而當年聽聞毗婆尸佛講經說道的善緣，讓她善根增長，具足解脫因緣，所以今生遇到我為她說法，便迅速證得羅漢道。因此，各位往後不但要精勤進修，更不能忘了至誠布施的重要！」

註① 具足戒：為比丘，比丘尼當受之戒。比丘為二百五十戒，比丘尼為五百戒

（實為三百四十八戒）。

廿五、佛指勝業

（出《佛說燈指因緣經》）

摩揭陀國國都王舍城以安穩富庶而聞名，錦繡河山，沃野千里是這座城市最真實的寫照。城外環繞著五座天然高山屏障，不但寒風不易吹入，邊疆外敵也難以入侵；城內有充沛清澈的河川流過，沖積出一大片富饒的平原，為百姓孕育出豐盛的五穀雜糧。由於地理條件上得天獨厚，使王舍城不分寒暑，終年適宜人居。在佛陀住世的時代，阿闍世王以身作則，帶領全國上下崇奉正法，因此王舍城內民風淳樸，百姓們樂天知命，遠近各城的有德之士也紛紛慕名前來歸順。

在王舍城中有位富甲一方的大商人，資產可供一個尋常小國運作無虞，可是即使他的家中堆滿各種稀世珍寶，他還是時常因為膝下無子而感到寂寞不安，無法盡情地享受富裕所帶來的喜悅。這位大商人是一個虔誠的佛弟子，長年在家中供養三寶，並祈求上蒼，讓他一圓生子的美夢。好幾年過去，商人的妻子終於懷有身孕，順利產下了一個兒子；這個孩子生下來就異於常人，一隻手指能放出光芒，照破黑暗。商人夫



婦認為這是祥瑞之兆，因此就在兒子出生三日後，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邀集親朋好友與各方名流前來慶祝，並以兒子的特徵為他取名為「燈指」。

當時前來祝賀的各方異人中，有一位名叫菩修的婆羅門修士，學富五車，博聞多識，他看見了燈指的異相，就笑著對商人夫婦說：「我看這孩子面相不凡，身負異能，必定是天人降生，或許是天界的大力士那羅延，也或許是忉利天天主帝釋，更有可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也說不定！」商人夫婦聽他這樣抬舉，心裡樂不可支，於是又加碼連續舉辦了七天七夜的法會，為兒子布施作福。接連兩場盛會讓燈指在國內聲名大噪，親眼見過他手指放光的民眾到處向人轉述自己所見證的畫面，一時間，全國上下都認為燈指是乘著福報而來的天人。

燈指的事蹟很快傳入了皇宮之中，信奉三寶的阿闍世王當然不願錯過這樣奇異的景象，於是他立刻派侍衛到商人家將燈指接引入宮。碰巧侍衛帶回燈指的時候，王宮內正在舉行宴會，無法將消息通報給阿闍世王，侍衛只好讓乳母抱著燈指站在門外等候。這時燈指所放出的光芒

悄悄照亮了整個皇宮，凡是被光線照射到的物品都映著一層金色晃耀的光輝，頓時，整個宮殿就如同水晶宮一樣，被一道溫潤如水的的光芒所覆蓋。這樣奇特的景象，即使是見過許多世面的阿闍世王也不自覺驚呼連連，他自言自語：「這道光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難不成是世尊為了度化眾生親自現身皇宮嗎？還是帝釋天主或日光天子下凡呢？」說完，在一旁呆立的侍衛們才回過神來，分派各處查看。

過了一會兒，燈指與乳母被帶到阿闍世王面前，侍衛上前稟報，剛才那道奇特的光芒，就是由燈指手中發出。阿闍世王從乳母手中接過燈指，抱在懷裡仔細端詳後，忍不住大力讚歎：「外道都稱世上沒有因果，這真是迷惑人心的邪說！如果沒有因果，這孩子能生得這樣端正美好，手指還能放出如此殊勝的光芒嗎？這孩子一定是宿世修善，累積了大量的福德，所以今生才被賦予了這樣美妙的異能。佛陀苦口婆心，為眾生說種種業緣果報，就是為了喚醒世人，讓他們知曉修善的重要，如今這個孩子的出世，正好可以印證佛陀所言不假。」接著，他又吩咐下屬：「這道光或許是透過日光反射所造成的，真正要辨別此事的真



偽，必需要等到入夜以後。」

太陽下山後，眾人聚集到御花園裡，國王命人把燈指放在大象的背上，讓象奴牽著那頭象走在前方，他自己則與群臣跟在後頭慢步而行。此時，燈指手上的光芒熠熠生輝，將花園照耀得有如白晝，平時夜裡難以見到的鳥獸花果，都在燈指的輝映下一覽無遺。目睹此景的阿闍世王內心澎湃踴躍，歡喜讚歎道：「佛陀所宣說的真理，果然奇妙。從今以後，我對於因果報應之事再沒有半分懷疑了！」在一旁的長者耆域聽見了，忍不住附和：「佛經上說，人們不相信有業報的存在，因此大肆造惡；如果知道了業報如何在這世間運行，即使是再微小的一個惡念，也絕對不敢想。臣今日見燈指有這樣的福報，不禁感慨，生活清苦的人們尚且知道布施修福，為何仍有許多富人愛錢如命，不知布施才是植福之道呢？」阿闍世王得到知音，又見燈指放光異相，心滿意足地帶著眾人返回王宮，賞賜了許多珍寶，並讓燈指留下過夜，待到隔天一早，才派侍衛將他送回商人家的。

歲月如梭，燈指逐漸長大成入，商人為他在眾多名門淑女中挑選了

一位容貌最出眾的作為妻子，風風光光地舉辦了婚禮，門當戶對的小倆口感情融洽，琴瑟和鳴，而且在聯姻的助長之下，燈指家的產業更加龐大，達到空前的榮景了。

然而物盛則衰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分合聚散，也總有到來的那一天，燈指的父母在短短幾年內相繼過世，他卻因為從小嬌生慣養，不願去學習如何處理這樣盤根錯節的大產業，只顧在外頭結交損友，成天飲酒作樂，於是父母所遺留下來的龐大財產，很輕易地就被他消耗掉大半。

王舍城有一個慣例，每年會選定某天在般舟山舉辦一場慶典，有資格參與這場盛宴的，都是城內有頭有臉的人物，歷年來慶典當天，般舟山上總是冠蓋雲集，穿梭著富家子弟與他們帶來的樂工與歌女。說穿了，這種宴會就是一個讓公子哥兒們炫富的場面。這天，為了要在宴會上拔得頭籌，燈指費盡心思，換上最隆重的一套禮服，極盡奢華之能事，並調度家中所有傭人侍衛隨行，擺出帝王般的排場去參與宴會。沒想到，城裡的盜賊們早就事先調查好燈指的行程，只等他出外尋歡作



樂，妻子也回娘家的這一天，潛入燈指家中，盡情地破壞倉庫，大肆搜刮，將所有值錢的物品洗劫一空，連一些日常用品與衣物都沒有留下。

傍晚，燈指醉醺醺地踏進家門，見到只餘一座空殼的大屋子，還不及細想，眼前一黑，就暈了過去。許多勢利的下人見到主人家發生劇變，趕緊將隨身家當收拾收拾，結伴另覓新主人。幸好好心的鄰居發現燈指暈倒在地，立刻提了桶冷水，往他的臉上潑去，他才漸漸清醒過來。曾經金碧輝煌的大宅院，如今所有家具擺設、珠寶器物全被偷走，燈指看著眼前冷冷清清的大房子，所有悲傷、無助、自暴自棄的情緒全數湧上心頭。他回想父親生前辛勤持家，為了傳宗接代每天求神祝願，盡心盡力，自己卻遊手好閒，不思長進，導致今日惹禍上身，不禁痛哭流涕。前人紮根多年才累積下的雄厚財富毀於一旦，燈指卻由於長年不諳世事，就算是想變賣這所房子，也壓根兒不知道該從哪裡找門路，在這樣低迷的運勢中，跟隨燈指幾十年的那道光芒，竟也漸漸衰弱，終至晦暗了。

眾叛親離用來形容燈指此刻的遭遇最是貼切，自從破產後，平日隨

伺在側的僮僕侍衛們逃逸無蹤，結髮多年的嬌妻也避不見面，拉下臉找親戚朋友紓困，對方卻反應冷淡，裝作不認識。走投無路的燈指放下最後一絲尊嚴，上街行乞，過程中雖然遭遇百般刁難與欺凌，但總算勉強維持了生命。他原來白淨細嫩的皮膚在風霜日曬下變得粗黑髒汙，光滑細軟的頭髮變得蓬亂糾結；他的眼窩凹陷，氣色慘澹，全身削瘦無肉，更顯出暴露的青筋，整個人與往昔風度瀟灑，貴氣逼人的模樣相去甚遠。

燈指回想近來的遭遇，由富貴一夕墮入貧窮，求生不得，求死無門，然而自己還這麼年輕，如果不好好振作起來找一份工作，該怎麼度過漫長的餘生呢？苦思良久，他想到一般民眾對於死亡很忌諱，處理喪葬的工作始終缺乏人手，於是就放下身段，開始了抬死屍的工作。接下第一個工作後，燈指揩著一具屍體到野外的亂葬崗準備掩埋，正當他要將屍體放到地上時，沒想到死屍卻突然出力緊抓著他的肩膀，就像小孩子抱著母親一樣，不願讓燈指卸下。燈指寒毛直豎，用力扯著死屍的雙手，想要將他甩開，可是死屍卻像是釘在背上一樣，怎麼都甩不掉。



燈指嚇得半死，趕緊跑到附近的旃陀羅村向村民求救，因為他知道旃陀羅村的村民以殺生為業，不怕死屍。起初還有幾個年輕人願意幫他，但就在他們試盡各種方法都無效後，聽到風聲出來圍觀的村民紛紛表達不滿，責罵燈指不該將死屍揹進村子觸霉頭，於是有些人隨手撿拾地上的石頭扔向燈指，更有些兇悍的居民拿出棍棒趁亂攻擊他。遍體鱗傷的燈指邊跑邊躲，不知道揹著一具死屍還能往哪裡去，幸好及時出現了一位好心的村民，指點他通往城內的道路，還不斷安慰他：「城市裡的人見多識廣，一定能幫助你解決問題的。」

燈指循路來到城門下，想不到守門人一看到他揹著死屍，就阻斷了他的去路，不願讓死屍進城。萬念俱灰的燈指低頭看著身上創傷，他明白為何自己試圖振作起來，展開新的生活，卻還是屢屢受挫。連日來的壓抑、憤怒在此同時爆發，他抬起頭，大聲哭喊著：「老天爺啊！我放下身段來幹這種下賤的粗活，你還是不願給我一條生路嗎？好！那我現在寧可揹著這具屍體回到舊宅活活餓死，也不願再苟且偷生，繼續幹這讓人輕賤的行業。」守門人聽燈指這樣忘情哭喊，知道他是可憐人，

於是就放下了手上的武器，偷偷開了城門讓他進入。

燈指歷經千辛萬苦，總算回到荒廢已久的舊家，從前一些曾與他結伴乞討，一起住在這裡的乞丐們，遠遠見到他揹著一具死屍回來，連忙逃了出去。沒想到燈指才剛踏進門，死屍就像有靈性一樣，鬆開了手，自己滑落到地上去。燈指雖然鬆了一口氣，但連日來的疲勞再加上重回舊地的感慨，驅使他心緒翻騰，一口氣喘不過來，隨即昏倒在地。

過了良久，燈指轉醒過來，卻見眼前死屍閃爍著一陣眩目的光輝，他靠近一看，原來死屍的手指變成了黃金，在陽光的照耀下發出光芒。燈指喜出望外，趕緊撿起乞丐留在地上的小刀，將死屍的黃金手指割下。燈指從前奢侈慣了，日常器物都是上等的材質製成，因此他只看一眼就能判斷這是最頂級的金子。接著，他發現死屍的頭顱、雙腳與其他部位也都變成了黃澄澄的純金，於是就以小刀分別割下。更教人意外的，死屍被截斷的部位過了不久，又會自己再生，無論割下多少，都還是能維持完整的外貌。

燈指得到這具能產黃金的屍寶，很快又回復了往昔的富裕，從前



背棄他的那些人，也一個個回到他的身邊大獻殷勤。燈指歷經了人情冷暖，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忍不住發出這樣的感慨：「我曾經是人人公認乘大福報而來的天之驕子，然而誰又能知道，在福報用盡時，種種的惡境，就像地獄般無情地現前。如今我福報再臨，死屍也能變出黃金，那些曾經恩斷義絕的人們，又與我恢復了往昔的恩愛友好。真是不勝唏噓啊！」

阿闍世王聽說燈指靠著死屍收復了家業，心裡很好奇，於是就派人強行進入燈指家中，割下死屍的手指。使者割下手指時，確實是一塊塊足重的黃金，然而一送到阿闍世王面前，卻變回一段段的枯骨。阿闍世王覺得噁心，趕緊派人將枯骨送還燈指，沒想到枯骨一到了燈指手上，又變回了黃金。原來，黃金屍寶是燈指命中的福報，因此只有他自己享有支配權，也只有由他親手割取，才能維持黃金的本質不變。燈指知道阿闍世王對此很感興趣，於是就請使者留步，親自割下了好幾段請他帶回；這一次，阿闍世王接過燈指親自割下的黃金，果然就沒有再發生變異了。

燈指經歷種種大起大落，對於當前的富貴再也沒有留戀，他將全部家產妥善分配，布施給需要的人，就毅然決然出家求道去了。臨去前，他作了一首偈：「五欲皆幻境，如電如蛇毒，榮樂不長久，此中難駐足。」此偈用來奉勸那些與燈指同樣，曾經沉迷於慾望苦海的糊塗人，是非常適合的。不久後，拋卻一切慾望煩惱的燈指就證得了阿羅漢果，但是，那具死屍卻還是緊緊跟著他，不肯捨離。

燈指的事蹟傳遍了王舍城，弟子於是問佛陀：「世尊，請問燈指比丘前世造作何種善業，生來手指便能放光？又是何種因緣，使他受如此貧困潦倒的果報？最後又是何種因緣，使那具黃金屍寶一直緊隨不捨？」

佛陀告訴弟子：「燈指比丘某一世是波羅奈國大長者的兒子，有一次他出門嬉戲，回來晚了，到家時沒有人來應門，於是他在門外大聲呼叫，過了很久，他的母親才遲遲出來替他開門。他一見到母親，就破口大罵：『我們全家都去替死人扛屍體了嗎？還是家裡遭小偷了？為什麼沒有人來幫我開門！』因為他曾經造下這樣的口業，所以死後立即墮入



地獄受報；即使後來他投生人道，還是得繼續接受貧窮的果報。至於他手指放光和死屍成金的因緣，則要追溯到過去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佛涅槃後，佛法住世的時代。當時燈指是一個大長者，身分尊貴，家裡也非常富有。有一天，他到佛塔禮拜時，見到一尊佛像的手指斷裂，因此就以金箔修復了佛指。佛指修復後，他對佛發願：『願我以供養香花伎樂及修復佛像的功德，來世無論生於天界或人間，都能享有富貴尊榮的大福報，假使不慎錯失，也能夠失而復得。並且，願我能在佛法中出家修行，證果得道。』

佛陀最後又勉勵眾弟子：「燈指因為過去世中誠心修補佛像，感得生生世世大福報，乃至於得道涅槃；如果世人能供養如來法身，依法修行，那福報就更加不可限量了。然而燈指惡口所帶來的大苦報，各位也不能不引以為戒，千萬不能存著僥倖，以為惡小而為之。畢竟一針脫線，可能使整件衣服裂開；一個縫隙進水，也會導致船隻沉沒。精進向上、害怕墮惡是人人都應該要具備的心態，想要脫離苦海，就應該要先從遠離惡口及各種不善業做起。」

廿六、婦舌厲階

（出《佛說鶩掘摩經》）

久遠前，舍衛城中有一位學問超群的婆羅門教士，由於他博覽群書，見解獨到，因此受到所有教士一致推崇，甚至國內的大臣長老們，也時常帶著各種疑難雜症向他求教。這位教士收了很多徒弟，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叫作鶩掘摩。鶩掘摩之所以能在眾多同儕中脫穎而出不是沒有原因的，以外表來說，他面貌端正，體格魁梧挺拔；以武藝來說，他天生神力，常人難及，手能活捉飛行中的鳥類與昆蟲，極速奔跑時，甚至能超越馬兒；以智慧來說，他悟性敏捷，辯才無礙；以德性來說，他性情溫和，不與人結怨。因為上述這四項過人的優點，所以師長同學們都喜歡他，敬愛他；不過也因為他太過出眾，而為自己引來了危機。

鶩掘摩的師母對他心儀已久，卻始終找不到機會對他傾訴，一顆心因愛成癡，幾乎入魔。這一天她趁丈夫出遠門，背著其他人溜進鶩掘摩的房內，對他吐露愛意，更不時口出輕薄挑逗的話語，想要引起鶩掘摩的淫慾。然而鶩掘摩的定性卻是出乎意料的高，面對師母溫言軟語的



糾纏，他跪在地上，戒慎恐懼地說：「我將老師與師母當作親生父母一般敬重，有違倫理之事，弟子是絕對不肯做的！」師母碰了釘子，卻不肯輕易放棄，又扯些歪理想哄騙他：「你飽讀經書，知道遇見飢寒凍迫之人，要供給飲食衣物；那麼為何我渴求你的身體，你卻不能滿足我的需求呢？」鴛掘摩聽到師母的詭辯，失望地直搖頭，他嚴詞譴責師母：「蛇鴿鴛鴦等貪愛邪淫，一向是有志之士所不齒的，即使你我之間沒有身分的隔閡，我也不會與您行淫，更何況您是我的師母，我若踰矩非禮，豈不是亂了倫常綱紀？」師母知道鴛掘摩心如鐵石，只好知難而退。

回房後，師母回想到鴛掘摩嚴詞拒絕，還以動物淫行來比擬自己，心裡忿恨難平，於是心生一計，決定要讓鴛掘摩名聲掃地。她將身上衣服撕開，刻意營造出遭到強行非禮的假象，再用染料將臉色塗黃，裝出憔悴的病容。不久，她的丈夫回到家中，看見妻子衣衫不整，躺在床上發出哀嚎，立刻上前問她發生何事。她的妻子刻意顛倒是非，嗚嗚咽咽地哭訴：「你常在人人前誇讚的那個好徒弟，其實是一個狼心狗肺的

偽君子。今天早上他趁你出門後溜進了房裡，想要輕薄我，我抵死不能從，卻激怒了他，反被他凌虐。我由於驚嚇過度，到現在都還不能起身。」教士見妻子受辱，心中恨火翻騰，但是又擔心鶯掘摩武術高超，不能以武力制服，思前想後，決定設計一個陷阱，讓鶯掘摩自己往死路裡去。

隔天早上，教士把鶯掘摩叫到面前，告訴他：「你在我的學生裡頭算是最頂尖的人物，可是雖然你樣樣都勝過別人，卻唯獨在劍術這個項目沒有表現。如果就此埋沒了天分，實在是相當可惜啊！」鶯掘摩回答：「弟子不明白老師的用意，還請老師開解。」教士於是開始煽動他：「你拿著這把劍到街上去，見人就殺，每殺一人就割下他一隻手指，只要在中午之前殺滿百人，將一百隻手指頭串起來作成指鬘^{註①}，戴在頭上裝飾，馬上就能樹立起你在劍術上的威名。」說完他就交給鶯掘摩一把利劍，催促他上路。

鶯掘摩接劍拜別了老師，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心想：「老師教我的方法慘無人道，違背天理，可是如果我不照著他的話去做，卻又落了



逆師叛教的罪名。究竟該怎麼辦呢？」鴛掘摩既不願傷害無辜的路人，也不想忤逆拉拔自己多年的恩師，天人交戰之下，心神陷入了一片混亂，行為舉止也漸漸地失去控制。他不由自主走到大路邊的一棵古樹下，眼前忽然一片黑暗，原來是在旁窺伺已久的邪魔見他失了魂，連忙趁虛而入。著了魔的鴛掘摩神態瘋狂，兩隻眼睛發出憤怒的紅光，有如厲鬼；他像豺狼虎豹一樣環顧四周尋找獵物，此時附近的行人們也因為宿業的驅使，不自覺地往這條不歸路上走來。鴛掘摩見到獵物，一點兒也沒有猶豫，人來劍往，三兩下就蒐集到了幾十隻手指。一些僥倖存活下來的居民們四處奔走，要眾人小心別往鴛掘摩的方向去，更有一些人結伴來到王宮陳情，央求國王派出軍隊捉拿逆賊，不要讓更多無辜民眾受害。

有幾位在外化緣的比丘聽到消息，急急忙忙回報佛陀，佛陀知道事態嚴重，立即前往搭救。在接近鴛掘摩屠殺的地點，附近居民都嚇得躲在屋內不敢出來，路上只有幾位牧羊人，他們見到佛陀，趕緊攔住他說：「世尊千萬不要過去，惡賊鴛掘摩正在這條路上濫殺無辜，見人就

砍，您獨自一個人走在路上，一定會成為他下手的目標。」佛陀告訴他們：「不要緊的！縱使三界有情眾生都化為暴徒，也無法阻擋我救世的腳步，更何況現在只有鶩掘摩一人作惡？」在此同時，已經做好午飯的鶩掘摩母親，疑惑兒子怎麼沒有回到家中用餐，想想或許在課堂上耽擱了，於是就提著飯盒往修士家走去。

時間來到正午，鶩掘摩只得了九十九枚手指，他心急如焚，害怕沒有在時限內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不能為自己樹立威名。此時恰好他的母親送飯經過，鶩掘摩因為神識不清，見到人影，就趕緊提劍衝了過去，完全沒有認出對方是自己的母親。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佛陀及時來到，他用佛眼觀照鶩掘摩，知道他善根具足，而且渡化的因緣也已經成熟了，只因為偶然著魔，迷失了自性，尚且能救；不過他若是真砍下母親的手指，逆倫重罪必定使他墮入惡道，多劫不得翻身。於是佛陀運用神通，瞬間擋在了鶩掘摩與母親之間；鶩掘摩轉換目標，一邊走向佛陀一邊唸唸有詞：「我鶩掘摩武功蓋世，所向披靡，縱使勇猛如國王親衛，十人百人一擁而上，我也照殺不誤，更何況這樣弱不禁風的一個出



家人，怎麼能阻擋我雄霸天下的腳步呢？」奇怪的是，儘管他不停邁步向前，卻仍像是在原地踏步一樣，沒有辦法靠近佛陀。他心想：「我越江渡河如履平地，勇猛殺敵無人能擋，險要城塞無不突破，何以今天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出家人，我卻追不上呢？」一怒之下，他使出了攝魂邪術，大聲吼道：「出家人停步！」佛陀不受影響，反告訴他：「我早已經停步了，但是你迷亂顛倒的邪心卻尚未止住，所以我們之間總是保持著一段距離。」鶡掘摩不服氣地問：「要是你真的停下來了，那為什麼我在後方苦苦追趕，卻怎麼樣也追不上呢？還有，你說我邪心未止，又是什麼意思？」佛陀回答他：「你受到奸人指使，不慎踏上魔道，以為能讓威名流芳百世，實際上，卻是造下無數惡業，背負一生罪名。我的停步，指的是我已經成就佛道，安住在解脫涅槃的境界之中；而你的不止，是造作惡業不知停步，更是讓往後的惡報苦楚永不停歇。」

鶡掘摩聞言開悟，心魔蕩然無存，他放下手上利劍，對佛陀行跪拜禮，請求佛陀授戒，收自己為佛弟子；佛陀便將鶡掘摩帶回給孤獨園，為他傳授佛法，鶡掘摩宿世善根顯發，很快就修得六種神通，證得了阿

羅漢果。

後來，波斯匿王為了緝捕殺人取指的兇手，親自帶著士兵在國內各處奔走，偏偏搜遍了大街小巷，都找不到嫌犯鴛掘摩的蹤跡。這一天，波斯匿王與士兵們經過給孤獨園，順道上門拜訪佛陀，佛陀見到國王臉色憔悴，身上批著一層塵土，於是便出言關切，國王告訴佛陀：「前陣子有一個殘忍無道的逆賊，名叫指鬘鴛掘摩，他在大街上砍殺無辜，受害者將近百人；我為了追捕他，每天風塵僕僕，在各處穿梭，但還是無法掌握他的行蹤。」佛陀告訴國王：「鴛掘摩已經遁入佛門，成為我座下弟子，王還想逮捕他歸案嗎？」國王說：「既然鴛掘摩已成比丘，那往後我將竭盡所能，行醫藥、飲食、衣服、臥具四事供養，並隨喜讚歎鴛掘摩比丘出家功德。」接著，國王又問佛陀：「敢問世尊，鴛掘摩比丘現在人在何處呢？」佛陀指著座中一位比丘說：「這位就是鴛掘摩比丘了。」國王回頭一看，發現殺人如麻的指鬘鴛掘摩離自己這麼近，臉上不禁露出了害怕的神情，佛陀趕緊安撫他：「請王不要擔心，鴛掘摩比丘早已改過自新，再無害人之意。」國王聞言，走到鴛掘摩比丘面



前，合掌作禮，問：「仁者真是曾經令人聞之喪膽的指鬘鴛掘摩嗎？」鴛掘摩比丘答：「我確實是指鬘鴛掘摩。」國王又問：「請問仁者在家俗姓什麼？」鴛掘摩答：「先父本姓奇角氏。」國王說：「如此，那麼我在此發願，有生之年，竭盡所能對奇角比丘行醫藥、飲食、衣服、臥具四事供養。」鴛掘摩感受到波斯匿王的至誠心，坦然接受。國王又再回到佛陀面前作禮，讚歎佛陀開導眾生，消除禍害的功德，接著就歡歡喜喜帶著士兵回去了。

隔天早上，鴛掘摩比丘在舍衛城化緣時，遇見一位孕婦，她告訴鴛掘摩比丘：「我已經懷胎十月，腹中胎兒卻還沒有要出生的跡象，我擔心遭遇難產，性命不保，請比丘為我祝願，保佑我們母子均安。」鴛掘摩接受了孕婦的供養，回到給孤獨園後，將齋食分配下去，就洗鉢洗腳，來到佛陀面前說明遇見孕婦的事，請示佛陀如何祝願。佛陀告訴他：「這件事情很緊急，你趕快找到那位孕婦，對她說：『請諸天龍鬼神為我見證，我這一生，從未濫殺無辜，以此功德，為此婦人祝願，願婦人順利生產，母子均安。』」鴛掘摩比丘聽了感到很為難，他說：「可

是世尊，我從前造下惡業，濫殺九十九位無辜之人，如果這樣祝願，豈不是在說謊嗎？」佛陀告訴他：「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你既出家，往昔過錯也已經屬於前世，這樣說並沒有錯。你快去吧！那位婦人得到你的祝願，可以平安躲過這次災厄。」鶡掘摩比丘放下心中疑慮，趕往城內為婦人祝願，果然話才說完不久，婦人就平安產下孩子了。

回程的路上，鶡掘摩比丘遇見一群調皮的孩子刻意捉弄，有幾個孩子到處撿拾石頭磚瓦丟他，另外還有幾個拿箭射他、拿刀刺他，甚至拿著棍棒沿路追打他，可是心境一片澄然的鶡掘摩比丘無動於衷，他頂著滿身的傷口回到給孤獨園，口中唱出一首偈子：「我前為暴客，殺人九十九，人人聞名驚，指鬢鶡掘摩。前業已枯竭，歸命向佛尊，依教修忍辱，代佛化眾生。往事如雲煙，前塵成夢境，從後種種善，譬如今日生。如來成就我，化惡成仁賢，慧日來照我，胸中已雪亮。人我兩相忘，湛然心不動；從前鶡掘摩，今成羅漢種。」佛陀聽他唱誦此偈，知道他已於佛道心開意解，又因為他精進勇猛，德性超群，因此認定他在



弟子中聲聞^{註②}第一，賜名為伽瞿比丘。

註① 鬘：戴在頭上或身上作裝飾的花環。

註② 聲聞：遵從佛陀的言傳身教，持戒修行證得沙門果的人。

廿七、深心契道

（出《佛說呵離阿那含經》）

如來在舍衛國宣化時，化達南長者帶領五百位在家信眾到舍利弗尊者的精舍作禮致敬，請求尊者方便宣說經義。舍利弗迎機開化，在座眾人聽得津津有味，欲罷不能，於是化達南又帶著他們到如來精舍，頂禮佛足，合掌繞佛三圈，紛紛就座。如來見化達南帶來的信眾個個恭敬有禮，虛心受教，內心很歡喜，相互慰問後，如來為應眾生機緣於是問他：「化達南，你有什麼樣的功德力，讓這五百位弟子心甘情願跟著你修行呢？」化達南長跪在地，雙手合十答道：「弟子時常奉行佛陀教誨的四攝法^{註①}。第一，至誠布施；第二，口中只說對眾生有益的話，隨時歡喜讚歎，與人結下善緣；第三，秉持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積極地利益眾生；第四，站在他人的立場為對方設想，與其同喜同悲，藉此因緣循循善誘，使對方能同霑法益。」

如來聞言，當眾讚歎他：「你的善行真是了不起！過去、現在、未來諸佛所極力宣揚，教導佛弟子的，就屬這四攝法最為重要，卻也最難



做到。你的功德不輸給過去現在未來諸佛啊！各位應該要好好向化達南長者看齊才是。」說完，如來又為化達南與五百弟子作更進一步的啟發，宣講法要，妙演圓音，聽得在座眾人如沐春風，心馳神往；講經結束後，化達南與五百位在家信眾心滿意足，歡喜作禮而退。

化達南回到平日修行講法的精舍，召集附近的奴僕衙役與旅客們，在講堂為他們因材施教，講說佛法的要義與持戒的方法。並為他們演示各種善惡業對應的果報，以及六道中各種煩惱苦痛。透過他生動的演說，聽講的眾人都能立即了悟，歡喜領受法益而歸。接著，他又召集販夫走卒與戲子歌伎等人，依照個人的程度作如上演說，使他們一經提點，就能契入佛道。最後，他又召集婦女們前來聽講，並告訴她們懺悔改過與進德修善的重要。於是在化達南的努力下，附近各種階層的居民們都能親近佛法，同受感化。化達南講經結束後，回到靜室端坐禪定，不一會兒，就修得了等心^②。

有一天，欲界四王天辦了一場法會，邀請諸天聖眾稱譽化達南的功德，會後，忉利天王釋提桓因代表諸王，來到化達南修行的靜室，當

面歌頌化達南的功德，並向他表達諸天聖眾對他的欽敬之意。化達南因為當時得了平等心的緣故，對於釋提桓因的讚歎視而不見，仍舊做他的禪定功夫。釋提桓因見到化達南修行的功夫如此超然，不輕易受外界影響，對他更加欽佩，隨即隱身離去。

不久，有一位比丘從如來的精舍來訪，正好化達南出定，就親自迎接他入座。比丘坐定後告訴化達南：「世尊常在講席間讚歎你的功德，希望藉此激勵大眾的精進心。」化達南聞言不但沒有露出半分開心得意的神情，反而憂心忡忡地問：「請問世尊稱讚我的時候，可有在家信眾與會聽講？」比丘不懂他的用意，問他：「尊者為何這樣問？即使現場有在家信眾，那又如何？」化達南告訴他：「雖然你都曉得世尊所說的話是世間最真摯的道理，沒有半點虛假，但是我恐怕在家居士根機短淺，智慧未開，對於世尊這樣讚歎我，起了懷疑的心，那麼死後可是要下地獄的啊！我擔心世尊的一番好意，反而成為他們造業的根源，所以才這樣問你。何況在家居士時常對於佛所說的話一知半解，假使他們深信世尊對我的稱讚，卻弄錯了努力的方向，跑來崇敬我、布施我，那我



也會相當困擾的！」兩人談話完畢，化達南又留下比丘用齋，吃過飯以後，才互相拜別。

比丘回到祇洹精舍，向如來報告他與化達南長者的對答，如來聽了又忍不住當眾讚歎：「善哉善哉！我從前不曾對你們說過，化達南為善不欲人知，有七種功德，遠遠超越一般人，今天又添一椿，合為八種功德，我現在一一為你們宣說。第一，無欲無求，不欲人知；第二，言出必行，不欲人知；第三，謙卑不欲人知；第四，反躬自省，不欲人知；第五，勇猛精進，不欲人知；第六，自我覺察，不欲人知；第七，頓悟禪機，不欲人知；第八，智慧通達，不欲人知。」如來以化達南長者的八種功德勉勵眾人，在座比丘們聽完內心歡喜踴躍，讚歎不已。

註① 四攝法：布施攝、愛語攝、利行攝、同事攝。布施攝是對於錢財心重的人，用財施，對於求知心重的人，用法施，使雙方情誼逐漸深厚，而達到我度化對方的目的；愛語攝是隨著眾生的根性，以溫和慈愛的言語相對，令他生歡喜心，感到我和藹可親而與我接近，以達到我度化對方的目的；利行攝是修

菩薩道者，以身口意諸行皆有利於人，以損己利人的行為，感化眾生共修佛道，以達到我度人的目的；同事攝是修菩薩道者，要深入社會各階層中，與各行各業的人相接近，做其朋友，與其同事，在契機契緣的情況下，而度化之。

註② 等心：平等心，即視一切眾生怨親平等。



廿八、妄語生災

（出《佛說旃檀樹經》）

有一次，如來在維耶梨國宣傳正法，迦羅越聽得滿心歡喜，對佛陀圓融無礙的智慧感到很仰慕，於是就禮請佛陀到家裡接受供養。佛祝願完畢後，迦羅越莊嚴肅穆地起身走到如來面前作禮，向如來請示法義。如來神情含笑，從口中放出五色光彩，繞身三圈以後，最後沒入如來的頭頂。阿難見此，就將儀容稍作整理，恭敬地合掌問如來：「世尊向來不輕易展現笑顏，一旦面露微笑，往往是為了應機說法，救渡眾生。看來今日機緣已經成熟，還請世尊開示。」如來回答：「善哉阿難！我要渡一切眾生超越生死之大河，既然你開啟了這個契機，現在就讓我為你們宣說。」

久遠前，有五百位商人在寒冬中相約入海採集寶物，回程時，因為風浪太大，他們只好將船留在原地，揹著寶物走山路回家。途中經過一座深山，由於太陽已經快要西下了，因此商人們就協議在此地過夜，等到天亮再繼續趕路。隔天一早，四百九十九位商人都準時起床，整裝上

路，唯獨一個商人睡到昏天暗地，完全忘了出發的時間。這位商人醒來後，見到同伴都已經走遠，心裡頭徬徨不安，匆匆追了出去，可是他越是心急，越無法冷靜下來判斷哪一條才是正確的道路；有過登山經驗的人都知道，山中的氣候是瞬息萬變的，才到下午，山間就颳起強勁的北風，天空中烏雲密布，瞬間飄起了大雪。商人耗費一個上午求助無門，如今道路又被雪掩埋，想到自己可能就此葬身山中，忍不住雙腿一軟，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在這座山中有一棵飽經風霜的大梅檀樹，裡頭住著一位慈悲的樹神，他看見商人遭遇危難，徬徨無助，心裡頭也跟著替他難過。於是他出聲安慰商人：『我是這棵樹的樹神，最了解這座山的天氣與路況，你可以放心相信我。現在第一場雪已經降下，山路會封閉整個冬季，你就暫且留在這裡，等到明年春天再做打算吧！這段期間我會負責供給你衣物飲食，讓你不至挨餓受凍。』商人絕處逢生，滿懷感激地留了下來。

到了隔年春天，山間的積雪開始融化，萬物也逐漸復甦，商人於是告訴樹神：『在我幾近死亡的時候，是您對我伸出了援手，保全了我



的性命。但如今我想到家中雙親，卻恨不得能立即回家孝順他們，闊別已久，就怕他們等不及我回去。至於虧欠您的恩情，也只有來日再報了！」商人說到這裡早已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樹神感念他的孝心，特地贈送他一枚金塊，並指示他回城的道路。臨去前，商人問樹神：「這棵樹香味濃郁，前所未有的，我想這一去再也沒有機會聞到這樣美妙的味道了，可以請您告訴我這棵樹是什麼品種嗎？」樹神委婉回絕了他，商人卻說：「在我生命將盡的時候，是受了您的大恩德才得以存活，數個月以來的恩惠都還沒能報答，眼看就要永別，我的良心實在過意不去，所以請求您向我透露這棵樹的名字，讓我回國以後，好好宣揚您的恩德！」樹神見他說得這樣誠懇，又不斷哀哀懇求，只好告訴他：「這是一棵旃檀樹，它的根莖枝葉可以治百病，香味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聞到，是一種世間難得的寶樹。由於具有珍貴的療效，因此時常勾起人心的貪婪醜惡，請你回國後千萬不要讓他人知道這棵樹的存在，以免引來歹徒的覬覦。」商人許下承諾，回到故鄉與親人團聚，一度在鬼門關前徘徊，讓他更珍惜這得來不易的天倫之樂。

不久後，此國的國王患了一種怪病，每天頭痛欲裂，用盡了各種藥方都不見效果；之後有一位名醫告訴他，這個病症只有梅檀香能治，因此國王在國內貼出了懸賞，只要誰能找到梅檀香，就封侯萬戶，並把公主嫁給他。商人見到這張告示，報恩之意終於還是敵不過貪婪之心，他來到國王面前，說自己知道梅檀樹在哪裡。於是國王立刻派遣使者，跟著他入山尋找梅檀香。

到了樹前，使者看見梅檀樹樹身筆直，枝葉繁茂，世所稀有，起了愛憐之心，不忍砍伐，他在內心不斷猶豫：『國王交辦的任務非比尋常，如果空手而回，或許連性命都要丟掉；但是這棵樹長得這樣美妙莊嚴，是屬於天地間共同孕育的珍寶，我如果砍掉它，是不是有違天命呢？』正當使者在梅檀樹前來回踱步，思考如何取捨時，空中突然傳來樹神的聲音：『你想砍便砍吧，不用替我操心，只要留下樹根，給我一點活路便可。砍完了以後，記得用人血塗抹在樹幹的斷面，再用人類的肝腸覆蓋上去，這棵樹很快就會重生。』使者得到指示，立刻謝過樹神，下令工人砍樹。



工人先將旁枝剪除，再著手砍伐樹幹，想不到掉在地上的樹枝太多，商人一個不小心被絆倒，不偏不倚地跌向梅檀樹，被樹上的斷枝刺進要害，當場失血過多而死。使者目睹這樣離奇的意外，忍不住告訴工人：『剛才樹神指示要以人血入肝修補斷枝，我心裡其實很為難，不知道要上哪兒去找活人來獻祭，現在既然憾事已經發生，我們就不要讓他白白犧牲吧！』於是他們將商人的鮮血滴在樹幹的斷面，再挖出他的肝腸覆蓋上去，靜待樹神下一步指示。想不到才一轉眼，被砍掉的梅檀樹就重新長出了枝桠與樹幹，回復稍早的模樣。

之後，名醫用使者帶回的梅檀香為國王治病，果然不出幾天，國王就不再頭痛了。喜出望外的國王決定讓全國的百姓與自己享有同樣的健康，於是他將剩下的梅檀香布施出去，讓國內的病人自由領取；在這樣的德政下，國內再也沒有人因為疾病而感到痛苦，人民也更加崇敬國王，全國上下一心，使國運欣欣向榮，達到空前的昌盛。」

阿難聽完起身向如來頂禮，並問：「那位商人為什麼這樣忘恩負義呢？這其中難道有什麼特殊的因緣嗎？」佛陀告訴他：「從前，維衛佛

住世的時代，有父子三人相依為命，其中父親信奉佛法，修行十善，嚴守戒律，從來不曾懈怠；而他的大兒子也時常在中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唯獨小兒子是糊塗人，對父兄的信仰嗤之以鼻，更時常將髒衣服隨手丟在法寶上。有一次，小兒子又把穿過的衣服放在香上，遭到哥哥責備，他一時氣不過，就口出惡言說：『我發誓我有一天會砍斷你的腳。』大兒子見小弟有過不改，更加生氣，於是反罵他：『那我也會撲殺你這個兔崽子！』父親見他們這樣爭吵不休，心裡很厭煩，於是就說『你們兩個吵得我頭都疼了。』由於當時三人各自造下口業，因此多生後分別受報，父親因為持齋精進，生在尊貴的王室，當上國王；大兒子當了樹神，小兒子則是商人。看了這個例子，各位知道罪福報應是怎樣如影隨形了吧？從今以後，你們在身口意業上，都要再加倍謹慎才行。」

如來為眾人開示如何善護身口意三戒後，迦羅越立即證得了須陀洹道，他捐出一切家產作為弘法利生之用，並率領家人歸心佛教，一同領受佛法的沐化。



廿九、貪人惹禍（出《佛說長者音悅經》）

佛陀住世時，有一位家財萬貫的長者，名字叫做音悅，除了年老無子的遺憾之外，他可以說是全國最富足的人了。有一天，也許是宿世的福報現前，音悅長者身上竟同時發生了四件不可思議的喜事。首先是久久不能生育的夫人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面相端正，惹人憐愛。再來，是音悅長者馬廄裡所養的許多匹白馬，也在這一天同時生產，而且產下的都是血統精良，出類拔萃的神駒。第三，是國王在這一天派人送來金印封賞，為音悅長者再添爵位。最後，是前陣子派出海採寶的商船終於回來，而且一艘艘都是滿載而歸。音悅長者喜不自勝，在中庭擺開筵席，邀集親友們一同慶祝；這一天，長者家中鑼鼓喧天，歡慶之聲上達雲霄。諸天聖眾與八部神靈們在天上見到這樣的盛會，也忍不住要讚歎音悅長者的福德無量了。

同時，佛陀照見了音悅長者的過現未來，也來到長者家，為他宣說一首偈子，歌頌他的福德。「長者今日，福運昌盛。絕大善慶，一時

俱至。昔所植善，果報有四。千載難逢，人間唯一。諸天聖眾，都為敬服。快意長者，受此多福。如春播種，至秋成熟。先作後受，留意積蓄。」音悅長者內心正高興，聽見佛陀的祝賀又有如錦上添花，於是他親自出門迎接，並回覆佛陀：「世尊！您是法界至高無上的王者，福慧具足，普化眾生，今日得到您的祝賀，實在是敝人三生有幸！」說完，音悅長者取出一條珍藏多年，價值上千萬兩的白色細絨毯，供養佛陀。佛陀收下毯子後，先為長者祝願，接著又叮嚀他：「這世間的財富都是虛幻的身外之物，只要遭遇五種危難，就有可能瞬間失去。世人不曉得這個道理，以為財富可以永遠隨身，所以貪心吝嗇，不能割捨，甚至阻礙了布施的念頭。如果走到生命盡頭時，沒有任何人能帶走一分一毫，那麼生前的錙銖必較，豈不是最愚痴的行為嗎？你今天家業正盛，應該趁著有能力盡量布施修善，因為唯有善惡業報，是會永遠跟隨著你的。」音悅長者知道佛陀提點必有深意，因此又問：「世尊說財富有五種危難，敢問是哪五種？」佛陀說：「第一，不能預知的火災；第二，提防不及的水患；第三，無力反抗的官府；第四，揮金如土的敗家子；



第五，無情的盜賊。只要遇上了其中一件，就是你有萬貫家財也不得不墮入貧窮。我舉兩個例子讓你當作借鏡：譬如有人犯了王法，被打入監牢，財產充公，這是完全無法搶救的。再來，從前有一個人富可敵國，可是連連遭遇不幸，前後經歷七次破產，這是由於他宿世布施，可是卻有七次布施後立刻反悔。如果像他這樣，布施的心不夠真切，那麼福報就算來臨，也會很快溜走。」音悅長者聽到佛陀的話，各種善念在心中湧現，佛陀知道他深明道理，於是就放心返回耆闍崛山。

當時國內有一個外道弟子不蘭迦葉，他聽說佛陀到音悅長者家歌頌一首偈子，就得到了價值千萬兩的白毯作為謝禮，因此心生嫉妒，也想要效法佛陀作偈。可是不學無術的不蘭迦葉絞盡腦汁，還是無法靠自己力量作出一首完整的偈子，於是他來到精舍，想問出佛陀當天究竟頌了什麼偈。不蘭迦葉在佛陀面前裝出好幾天沒有進食的模樣，不斷哀求道：「我是個福薄的人，每天三餐不繼，衣不蔽體，生活過得實在很艱苦。前幾日聽聞您在音悅長者面前頌了一首偈子，得到價值連城的寶物，希望您可憐可憐我，告訴我那首偈的內容，讓我在音悅長者面前復

頌，求得一點寶物，換些米糧度日。」佛陀對於未來即將發生的事早已了然於心，他知道音悅長者不久之後財富將會散盡，若是不蘭迦葉不識時務，跑到他們家去說些吉祥話，肯定會被痛打一頓，因此就對不蘭迦葉說：「我把這首偈子告訴你並不會有任何損失，只是我擔心你不分時機貿然頌出，會為自己招來禍害，所以不願透露。你若執意要學應景的偈子，我大可另外再做一首贈與你。」不蘭迦葉以為佛陀想藏私，刻意編造這樣的謊言來搪塞自己，因此不願佛陀的勸告，執意要學會那首偈子。佛陀知道不蘭迦葉會有這樣的果報，也是宿業所驅使，因此也就不再堅持，終於將那首吉祥之偈教給他。

愚笨的不蘭迦葉回去後，耗費了整整一年才將那首偈子背熟；可是他卻不知道，在這一年當中，音悅長者家裡遭逢了一場大火，不僅富麗堂皇的舍宅化為灰燼，裡面珍藏的各種寶物也付之一炬，當年生下的幾匹神駒更是全數被燒死；過了不久，音悅長者的愛子染病夭折，他的對手在國王面前進獻讒言，害得長者被奪回金印，削去了爵位；再次出海的商船也遭遇大風浪，全數葬身海底。種種天災人禍幾乎奪去音悅長者



的全部資產，短短一年內，他的心情從九天之上跌落地獄，他惡劣的情緒，自然是不用說的。

這天，不蘭迦葉來到音悅長者遭到燒毀的房舍外，高聲唱出吉祥之偈：「長者今日，福運昌盛。絕大善慶，一時俱至。昔所植善，果報有四。千載難逢，人間唯一。諸天聖眾，都為敬服。快意長者，受此多福。如春播種，至秋成熟。先作後受，留意積蓄。」長者在牆內聽見了，心想：「我陷入這樣愁雲慘霧的困境，竟還有人來諷刺我，說我吉祥！難道是存心挑釁嗎？」於是他拿起棍棒，追了出去，將不蘭迦葉痛打一頓。不蘭迦葉求寶不成反遭痛毆，只能像喪家之犬一樣跛著腳回到家中，朋友看見他這樣落魄，忍不住出言關心，不蘭迦葉刻意隱瞞真相，只是咬著牙對他們抱怨：「都是佛陀那個騙子，害我落得這樣淒慘的下場！」

阿難得知了不蘭迦葉的遭遇，就趁著佛陀為大眾說法時問道：「世尊！請問不蘭迦葉與音悅長者有何因緣，經世尊多次勸阻，仍不能免去遭受毆打的命運？」佛陀告訴大眾：「久遠前，有位國王名叫音悅，有

一天他在睡午覺時，聽見鸚鵡悅耳的叫聲，於是就差遣侍衛將鸚鵡抓來，用各種水晶、琉璃、珍珠、珊瑚裝飾牠的身體，並將牠無時無刻帶在身邊，以便隨時欣賞牠悅耳如天籟的鳥鳴聲。」後來有一隻秃梟來到王宮，牠看見鸚鵡得到這樣的待遇，心裡非常羨慕，於是就請教鸚鵡，如何得到國王的寵愛。鸚鵡告訴牠：『我停在王宮裡偶然叫了幾聲，國王被我美妙的歌聲所吸引，就派人把我帶回去，以上等的珠寶為我裝飾全身，每天將我帶在身邊，並派專人照顧我、寵愛我。』秃梟聽了也有樣學樣，於是趁著某天國王午睡時，在附近盡情啼叫，沒想到國王聽到牠淒厲的叫聲，心裡頭寒毛直豎，渾身不舒服，於是就下令侍衛把牠抓起來，拔去牠身上的羽毛作為懲罰。渾身是傷的秃梟回到巢穴，面對其他鳥類朋友問起牠如何受傷，卻絕口不提自己東施效顰的愚痴，反而將過錯都推給鸚鵡。」說到這裡，佛陀語重心長地對著弟子說：「秃梟就是今日的不蘭迦葉，音悅國王則是今日的音悅長者。這兩個例子足以為我們證明，罪福報應都是自作自受啊！」最後，阿難又問：「音悅長者從前種下何種功德，一日之內得四種人天讚歎的大福報，又是造作何



種惡業，導致從前累積的福報在一年之內陸續失去呢？」佛陀回答他：「音悅長者幾世以前，打從年少就知道崇敬三寶，他在供養時常常祝願，願來生榮華富貴享用不盡。可是這樣的情況沒有持續很久，自從娶妻以後，音悅長者沉迷於女色之中無法自拔，甚至開始輕慢三寶，退卻了積善修福的初心與慈悲心；因此他的福報就像花朵般，轉眼間花開花謝，了無痕跡。現在他必須面對從前所造下的惡孽，直到惡報用盡，才能海闊天空，否極泰來。」

三十、瞽者開明

(出《佛說賢愚經》)

佛陀在舍衛國祇洹精舍弘法時，每天都吸引了大批民眾前來聽講。這一天，接近佛陀開講的時刻，城中的男女老少們又立刻放下手邊工作，趕赴法會。當時，城中有一位瞎眼的婆羅門教徒，每天聽著民眾熙來攘往的聲音，心中不禁納悶，這些人究竟要往哪裡去呢？終於他熬不過內心的好奇，攔下一位行人關切，而得到這樣的答案：「哎呀！你不知道嗎？經上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現在正逢如來在舍衛國宣傳道化，我們正要去聽講呢！」這位瞎眼婆羅門其實身懷絕技，能透過聽覺辨識眾生發出的八種聲音，用以判別其人的性格特徵。這八種聲音如下：第一，是背逆無道，忘恩負義的烏聲。第二，是暴戾兇殘，毫無惻隱之心的梟聲。第三，是貧窮下賤，男女錯亂的破聲。第四，是豁達不拘，交遊廣闊的雁聲。第五，是才氣縱橫，博聞能辯的鼓聲。第六，是智慧超群，長於治國的雷聲。第七，是家產豐厚，積藏無數的金聲。第八，是福德無邊，在家必作轉輪聖王，出家必得道成佛的梵聲。因此，



瞎眼婆羅門就向行人毛遂自薦說：「我有一個專長，能夠聽聲辨人，如果現在為你們說法的是具有真實智慧的佛，我一定能從他身上聽出梵聲。現在就請你帶我前往會場，讓我替你們判斷這個人是不是真的那麼賢能吧！」

來到法會現場，瞎眼婆羅門聽見耳邊傳來一股朗朗清音，梵聲具足，是自己有生以來從未聽過的微妙好音；他內心歡喜踴躍，失明已久的兩隻眼睛，竟然同時恢復了視力。婆羅門睜開雙眼，映入眼簾的正是佛陀的莊嚴妙相，他迫不及待上前恭敬禮拜，求佛說法，也由於他至誠至敬，心念專一，因此初識佛法，就能智慧開解，當場證得須陀洹果。接著，他又上前禮請佛陀授戒，收自己為弟子，佛為他開示大道，頃刻間，又證得了阿羅漢果。對此，與會大眾無不嘖嘖稱奇。

接著，佛陀又為在座眾人宣說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前，他與瞎眼婆羅門的一段因緣：

當時閻浮提世界中有一位須提羅王，他擁有一雙無比清澈明亮的眼睛，能夠看見遠在四十里外的景物，因此又被稱為快目國王。這位國王

以仁慈賢德著稱，不但得到本國人民的忠心擁護，在他統轄的周圍八萬四千小國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

有一天，須提羅王坐在宮殿裡，暗自思索：「我現在貴為一國之主，財富無窮，囊括四海，但這都是我前世所累積的福德所致，如今我擁有的財富是有限量的，會隨著使用的頻率慢慢減少，如果照這樣下去，我死後一定會受苦受窮。這個道理就好比農人種田，春耕秋收，播種的時候付出越多，收成的稻穀也就越多；如果春天時懈怠荒廢，那麼到了收成的季節，就只能後悔莫及了！」想到這裡，須提羅王拿定了主意，他召集大臣們發布號令，打開國庫，向全國的百姓發放他積藏的米糧與金銀財寶，接著，他又分派使臣到各個屬國去，下達這道政令，要各國王室廣行布施，惠益百姓。這項措施實行不久，原先困苦의百姓們都不必再為財務煩心，從此家家富足，人人安樂，只要提到須提羅王，眾人無不交口稱讚，奉為聖主。

在須提羅王的眾多屬國中，有一個偏遠的小國，國王名叫波羅陀跋彌，他仗著自己地處邊陲，須提羅王難以管轄，因此就在當地為非作



歹，施行暴政。他荒淫放縱，貪婪獨斷，時常課徵雜稅，並奴役百姓建設一些不必要的設施，來滿足自己的私欲。外地來的商人到了這裡，也時常被以各種藉口課徵重稅，久而久之，商人不願來這裡作生意，國家的貿易停擺，民生物資不斷上漲，人民的作物也賣不出去。小國在波羅陀跋彌的統領之下，民不聊生，宛若地獄。

有一天，忠臣勞特達冒著生命危險，向波羅陀跋彌諫言：「大王有五件疏失，可能會為國家召來禍害，導致滅亡，臣今日直言，希望大王能勇於改過，保民安康。第一，行事偏激，思慮不周。第二，耽溺女色，不問國事，人民有冤，卻無處陳情。第三，專權獨斷，不能任用賢人。第四，屢屢徵召人民興建工程，勞民傷財。第五，對外國商人課徵重稅，導致商人裹足不前，重挫國內貿易市場。以上五事，使得近年來人民無法生存，紛紛出走；我聽聞須提羅王賢能治世，閻浮提人都曾蒙受其惠，但願大王歸順須提羅王，向他學習如何以仁德治國，如此一來，或許可保我國子民長壽久安。」波羅陀跋彌聽到勞特達這樣不留情面地數落自己，實在是怒火中燒，一點兒也不想繼續聽下去，於是就直

接把他攆出了王宮。

勞特達原以為自己冒著人頭落地的風險，可以換來國王誠心悔改，想不到最後還是無功而返。他心想：「今日一言，必定引起了國王的不滿，我如果繼續留在國內，一定會被他找機會除掉。雖說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但我真要為了這樣的昏君丟掉性命，任由他繼續殘害國民嗎？」最後，勞特達決定登高一呼，率眾起義，結束波羅陀跋彌的暴政。沒想到他還沒籌劃妥當，事蹟就已經敗露，波羅陀跋彌一心想除掉這根眼中釘，於是派出國內最精銳的士兵緝捕勞特達。勞特達接到線報，立刻跨上馬背，連夜奔逃。士兵在後頭苦苦追趕，眼看就要追上，但因為勞特達是國內首屈一指的神射手，凡是出箭必中要害，所以他向後虛晃幾招，士兵們就嚇得不敢靠近，最後，終於還是讓他逃出了國境。

勞特達經過長途跋涉，終於順利見到了須提羅王。他在須提羅王面前侃侃而談，直言國政利弊，須提羅王見他文武雙全，無所不知，相當激賞，於是就授予勞特達官職，將他留在國內。在逐漸贏得了須提羅



王的信任後，勞特達終於找到機會，拯救故國的萬千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對須提羅王陳訴波羅陀跋彌的種種罪狀，請求國王協助自己出兵，須提羅王愛民如子，立刻答應了他的請求，並派遣使者通知鄰近各國，出動精銳部隊，約定在某處與勞特達的大軍會合。其中有一個屬國的國王與波羅陀跋彌素有交情，兩國之間也不乏利益的往來，因此一接到命令，就立刻將消息走露給波羅陀跋彌。

波羅陀跋彌知道須提羅王派出的軍隊驍勇善戰，銳不可擋，再加上其他屬國的援助，自己這一仗非要吞敗不可，心急如焚的他找來群臣商議，只求殺出一條活路。群臣們你一言我一語，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是波羅陀跋彌思前想後，總是覺得不妥當。此時，有一個大臣信心滿滿地說：「我有辦法！」眾人都屏息以待，等他繼續說下去。他告訴國王：「我聽說須提羅王愛天下人如愛自己的家人，他曾說過，這世間除了親生父母，沒有什麼是不能布施的。既然如此，我們何不找一個盲人，讓他到須提羅王面前，求須提羅王布施雙眼？如果須提羅王不答應，就是違背了自己的諾言，失去天下人的心；如果答應了，那他就成

了瞎子，還有心情來攻打我國嗎？」波羅陀跋彌得到這個萬無一失的計策，瞬間轉憂為喜，他找來一名瞎眼婆羅門，對他威逼利誘，總算打動了婆羅門，出發求見須提羅王。此時天地間的萬物似乎同時受到了不尋常的感應，紛紛起了災變；空中閃雷陣陣，流星不斷劃過天際，詭譎的雲霧遮蔽了視線，天上打下的閃電驚天裂地，飛鳥哀哀啼哭，發瘋似的使用嘴拔去自己身上的羽毛；獸類失神怒吼，就好像巢穴遭人入侵。百姓們見到這樣的異象，心裡也紛紛湧現不好的預感。

瞎眼婆羅門來到須提羅王的宮殿外，高聲喊道：「我聽聞須提羅王仁慈愛民，所有東西都能布施，所以遠道而來，向您乞求一項物品。」須提羅王聽見了，趕緊接他進宮，溫柔地問候他：「老者您舟車勞頓，想必很辛苦吧！無論有什麼需要，請儘管開口，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無論金銀珠寶、車馬衣飾、醫藥飲食，乃至國土房舍，我都會盡力供給。」想不到瞎眼婆羅門卻說：「偉大的須提羅王啊！我千里迢迢來到這裡，求的不是外物的布施，而是更重要的東西。我從小失明，對於這世間的色彩充滿渴望，我懇請您布施我一雙眼睛，讓我看這個美麗的



世界吧！」在場的臣民們聽到這樣無禮的要求，正要開口斥喝，沒想到須提羅王卻欣然答應，說：「既然老者您想要我的眼睛，那我自當歡喜奉上，請您七天以後來取吧！」說完，國王便要屬下發出告示，說明自己將在七天後布施雙眼給瞎眼婆羅門。

這段期間，無數百姓來到須提羅王面前，哭著求他：「仁慈的王啊！我們閻浮提世界的一切人民，都因為大王的仁善而得以生存，如果您將雙眼布施給一個瞎眼婆羅門，那麼以後億萬民眾還能仰賴誰呢？請您千萬不要為了他，棄天下人於不顧。」更有大臣跪在地上，苦心勸諫：「大王您的仁慈，為什麼不用在我們身上呢？國家需要您的帶領，請您千萬不要中了小人的奸計，錯把雙眼布施給惡人啊！」太子也來到須提羅王的面前，一往無悔地說：「慈愛的父王啊！如果您真要布施，那就以兒臣的雙眼來代替吧，國家就算少了兒臣一人，也不會遭受損害，但要是國家沒有了父王，那麼就等同於天下人都痛失了父親啊！」須提羅王安慰眾人：「自從我流轉生死苦海以來，早已經歷了數不盡的輪迴，若是把我無數劫來曾經擁有過的身體堆疊起來，絕對是遠遠高過

須彌山；而遭我殺害的人流出的鮮血，可以染紅整片海洋；我所喝過的母乳，多於須彌山周圍的四大海；與家親眷屬別離時所流下的淚水，可以填滿閻浮提世界所有湖泊。各位知道，墮入地獄的人，必須受盡各種火燒、水煮、刀砍、劍刺的酷刑，將身體進行無數次破壞，在這當中，眼睛也早已毀壞無數次。在餓鬼道中，要受種種身形變化，烈火不時從身上冒出，將整副軀體燒至焦黑，眼睛當然也不能倖免於難。在畜生道中，同類們互相廝殺吞食，各種人為與意外傷亡不計其數。在人道中，壽命已經相當苦短，卻時常受到慾望趨使，彼此圖謀相害。即使有幸上生天道，壽命也很短暫，福報用盡，又入三途。在前面四道中，我們三毒纏身，毀壞無數身體，拋棄無數雙眼，從來沒有人好好珍惜，也從來沒有人想過，將雙眼布施出去，以求成就佛道。像這樣臭爛脆弱的一雙眼睛，就算我不將它布施出去，不久之後，它也會因為各種疾病、天災、人禍而毀壞；今天我有幸布施雙眼，就不應該再貪戀不捨。現在我以此凡眼布施，換取佛的無上一切種智眼，如果我的心願得以實現，定不忘賜與你們清淨慧眼，希望你們不要阻攔我的無上道心。」須提羅王



說完以後，宮殿裡一片靜默，再也沒有人敢阻止國王聖行。

到了當天，須提羅王請人將婆羅門帶上來，眾人屏氣凝神看著這一幕，只見須提羅王正氣凜然，將刀子交給左右侍臣，命令他們挖出自己的眼睛，侍臣卻跪在地上痛哭嘶吼道：「我們寧可自己承受千刀萬剮，身體碎裂成種子般的大小，也不願傷害大王一分一毫！」須提羅王沒有辦法，只好叫他們去找一個膚色黝黑，低頭盯著地板的人來。那人拿起刀子，便挖出國王一隻血淋淋的眼睛，須提羅王伸手接過眼睛後，立刻發下誓願道：「今日我布施這隻眼睛給婆羅門，只求成就佛道，如果我真能成佛，就讓這位婆羅門得到眼睛後，立即恢復視力。」說完，他將手上的眼珠安進瞎眼婆羅門的眼眶中，婆羅門轉動眼睛，須提羅王慈祥的面目立刻映入眼簾。接著，國王請剛才那人動手挖下自己另一隻眼睛，婆羅門立刻跪在地上，聲淚俱下地勸阻他：「得到大王一隻尊貴的眼睛，已經足夠我看遍這個世界了。剩下的一隻眼睛，請大王自己留著，以便觀看吧！」沒想到須提羅王卻不願就此停手，他說：「我早已承諾要將兩隻眼睛都布施給你，怎麼可以食言呢？」說完，他將挖出的

另一隻眼睛放在掌心，重複立誓：「今日我布施這隻眼睛給婆羅門，只求成就佛道，如果我真能成佛，就讓這位婆羅門得到眼睛後，立即恢復視力。」接著他又將眼睛安入婆羅門的眼眶中，婆羅門得到了須提羅王的兩隻眼睛，不僅恢復了正常人的視力，就連遠在四十里外的微小物品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突然間，天搖地動，諸天神靈們灑落滿天香花，從天而降，對著須提羅王齊聲讚歎道：「善哉善哉！大王的善行實在無人能及。」接著，天帝來到須提羅王面前，問道：「你布施自己的雙眼，無私救度盲人，難道沒有什麼目的嗎？」須提羅王回答他：「我別無所求，只願以此功德成就佛道，度脫眾生，帶領他們離苦得樂。」天帝又問：「雙眼挖出的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我看你現在失血過多，全身顫慄，想必很後悔吧？你現在是不是開始惱恨那位貪得無厭的婆羅門了呢？」須提羅王平靜地說：「我布施雙眼是出於自願，為了成就佛道，沒有什麼好悔恨的。如果我所言不假，就讓我的雙眼恢復，完整如昔。」話才說完，須提羅王空洞的眼眶裡立刻現出了兩顆清澈明亮的眼珠，他的視力



不但恢復，還更勝以往。此時在場的人民歡聲雷動，臉上紛紛流下了歡喜感動的淚水。

婆羅門回國以後，立刻受到波羅陀跋彌的召見，他喜孜孜地問：「須提羅將眼睛給你了嗎？」婆羅門回答：「給了，我現在雙眼都已經恢復了視力，不再是盲人了。」波羅陀跋彌又問：「那他現在是生是死？」婆羅門告訴他：「須提羅王將雙眼送給我以後，許多天人們來到現場祝賀慰問，須提羅王當場立誓，此行無悔。結果他的雙眼馬上康復，視力甚至比從前更好了！」波羅陀跋彌聽到此話，既憤怒又鬱悶，一顆心揪在一塊兒，竟然當場氣絕身亡。

佛陀告訴弟子：「當時的瞎眼婆羅門，就是今日恢復視力，證得阿羅漢的婆羅門；我是當時挖眼布施的須提羅王；至於作惡多端的波羅陀跋彌，則是今日的調達^{註①}尊者。」佛宣說此法時，所有與會者皆感念佛恩，刻苦自勵，有人得了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四果的，也有發無上甚深道意的。諸弟子及與會大眾，聞佛所說，皆歡喜奉行。

註① 調達：調達尊者，又作提婆達多，提婆達兜、地婆達多。略稱提婆、達多。意譯作天授、天與。為斛飯王之子，阿難之兄，佛陀之堂弟。尊者為佛世時犯五逆罪，破壞僧團，與佛陀敵對之惡比丘。幼時於釋尊、難陀共習諸藝。佛陀成道後，隨佛陀出家，於十二年間善心修行，精勤不懈。後因未能得聖果，而漸生惡念，後至十力迦葉處習得神通力，率五百徒眾脫離僧團，自稱大師，宣導異說。曾以五百人投石器擊殺佛陀，又趁佛陀入王舍城時，放狂象欲以加害佛陀，欲取而代之，為教法之王，皆不成。其時，提婆之徒眾在舍利弗及目犍連等的勸諭下復歸佛陀之僧團，阿闍世王亦受佛陀教化而懺悔歸依。然提婆仍不捨惡念，在欲加害佛陀時反自破手指而命終。



卅一、一般奉佛

（出《佛說慢法經》）

有一天，佛陀語重心長地告訴阿難：「有人自從信奉佛法以來，得無數福德，生命全然改觀；卻也有人信佛以後，卻遭遇危難，讓生命陷入困境。」阿難立刻反問：「為何同樣信佛，命運卻是天差地遠呢？請世尊為阿難解答！」

佛說：「有人學佛以後，四處訪求名師，務必要得到真正無上法旨，並且嚴守佛所傳的戒律，屏除諸惡，一心為善；對於佛典上所記載的經文，不但深信不疑，而且還能精進奉行，所作所為但求不離佛陀教義，即使是常人難以查覺的微小惡行，他們也決不輕易犯下。這一類的佛弟子，身旁時常有諸天聖眾侍衛他、擁護他，所到之處，總是一片和樂，受到眾人的景仰。他們在現世中享有福報，來世又能得道成佛，福報綿延，不只一世。這一種人，才是真正懂得信佛、事佛的佛弟子。」

不過也有另一種人，自稱是佛弟子，卻懶得花費心力追尋好老師，對於經典中的文字與佛像也抱持懷疑，不能深信。他們不但不懂得禮敬

三寶，更無心追求真正的大道，只是在某種因緣際會之下，偶然開始學佛。這種人即使受戒以後，也時常打破戒律，不能全心全意地去遵守。他們思想黑暗，不肯讀經修道，做佛弟子真正該做之事；他們時而信佛，時而又反悔不信；由於對佛法沒有足夠的信心，自然也就無法持齋戒殺，深深地懺悔前罪。除此之外，他們也不肯花費多餘的錢財，燒香供養；行住坐臥間，總是咒罵不休；心懷殘忍，鼓勵他人殺生吃肉，種種惡行，難以一一具道。

這一類的佛弟子對經典沒有恭敬心，不是掛在壁櫥間，就是隨意丟在床上；不是散落在衣箱行囊裡，就是放任妻兒的髒手去拿取；即使經書被煙燻水浸，字跡無法辨識，他也全然不起一點慚愧心，只當那是一般的書籍。久而久之，原先護佑在他身旁的諸天聖眾逐漸遠離，惡魔就在此時趁虛而入，悄悄地帶來厄運與衰病。

這種人一旦發病，又免不了要怪東怪西，心生懷疑，認為自己學佛以後，不但沒有得福，反而招來一身病痛。在看遍群醫，問遍神明都不能找出病因後，他又白白撒出大筆家產，只求能換回健康的身體，然而



等在終點的，卻仍舊只有死亡一途。更慘的是，依據他在世時所造下的罪業，死後定要墮入泥犁註①地獄，長劫受苦。之所以招致如此悲慘的下場，總歸起來，就是因為他不能堅定意志，深信佛法；由此可見，障礙佛法的罪行是如何的嚴重。有些外道凡夫知道了，往往拿這種人當例子，在世間造謠，說信奉佛法會招來病苦，世人往往蒙受他的欺騙，卻不知道，那種偽佛弟子心行不正，屢屢犯戒，就如同在心田裡撒下荊棘的種子，往後心田裡長滿的，自然就是遍地的荊棘了。同樣事佛，享受到的是惡果還是善果，就要端看自己的內心了，畢竟無論善惡，終究都是自己招來的啊！」

註① 泥犁：梵語，地獄也。譯曰無有，因為無有喜樂、無氣味、無歡、無利，故云無有。或言卑下，或言墮落，中陰倒懸，諸根皆毀壞故。為十界中最劣境界。

卅二、五種勝因

（出《佛說者五福德經》）

有一天，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諸弟子宣說法布施的五種福德因緣。他告訴在座比丘，若有賢德之人以佛法布施人群，開導眾生，可以得五種大福德。第一，健康長壽；第二，投生富貴之家，財寶享用不盡；第三，面目端正，容貌超群；第四，聲名遠播；第五，聰明多智。

為什麼布施佛法可以得到健康長壽呢？因為在賢德之人所說的法中，無論是一開始接觸經文時的「理解」，還是到學佛過程中對於內容的「實踐」，乃至修行後所得的「證悟」，都是純淨純善，圓融無礙的，這樣毫無雜染的教法，讓原先心懷殺戮的人聽了也不自覺放下殺念，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健康長壽的果報。那又為什麼可以得到大富貴呢？因為透過賢德之人以正法開導，原先想要偷盜財物的人聽了，不自覺放下偷盜的念頭，轉而布施貧窮，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富貴的果報。為什麼可以得到端正美妙的容貌呢？因為透過賢德之人以正法開



導，聽者感覺心平氣和，歡喜滿足，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容貌端正的果報。為什麼可以名聲遠播呢？因為透過賢德之人以正法開導，聽者得以斷疑生信，歸敬三寶，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聲名遠播的果報。為什麼可以得到聰明多智呢？因為透過賢德之人以正法開導，讓聽者心領神會，透徹法要，因此說法之人可以得到聰明智慧的果報。

賢德之人勞心勞力，對大眾應機說法，因為這樣的功德，來生可以得到這五種殊勝的大福德。佛說法結束後，諸弟子皆歡喜奉行，作禮而退。

卅三、昏睡制止

（出《佛說離睡經》）

有一天，如來在鹿野苑靜坐，照見目犍連在修經行^{註①}的地方沉沉睡去，於是就發動神通，瞬間移動到目犍連的面前。他在定中對目犍連說：「目犍連！你被睡魔纏身了！」目犍連大夢初醒，慚愧地回答如來：「世尊！弟子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昏昏欲睡，一個不留神，竟然就睡著了。」於是，如來就針對目犍連被睡魔纏身一事，作了如下的開示：

「精神不濟時，應該竭力使念頭清淨，不可隨著睡意作種種思維，也不可胡思亂想。如果這樣還不能驅趕睡意，那麼就在腦海中複習曾經聽過、誦讀過的經典，用得法的喜悅來振奮精神。如果這樣還是昏昏欲睡，那就為他人講說曾經聽過、誦讀過的經典。如果這樣仍無法打消睡意，那麼就應收攝心神，將曾經聽聞讀誦過的佛法身體力行。如果這樣還是止不住睡意，就用冷水潑洗雙眼及身體，藉由刺激感官的方式來消除疲勞。如果還是想睡，就用手掏耳朵。如果這樣做還是不能恢復精



神，就應該走出戶外，環顧四方景色及天上星辰。如果還是想睡，就應該到空地上往來經行，收攝六根，遠離放逸散亂。如果睡意還是無法消退，應該回到室內，把坐具鋪在床上，盤腿而坐。如果睡意仍在，那麼就進入講堂，將禮誦時著用的袈裟疊好放在床上，再將說法時穿著的另一套袈裟放在頭前，右脅而臥，兩足上下交疊。躺下後須作光明想，心不散亂，且常作起床之想，如此可令思惟安住穩定。

目犍連！你不應該貪愛睡眠，更不應該貪愛世間的一切名聞利養，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沒有教你們親近一切法，也沒有教導你們不親近一切法。為什麼說不親近一切法呢？就拿在家人來說好了，你目犍連若是親近在家人，就容易因為他們的阿諛諂媚而引發驕慢心；有了驕慢，會生嫉妒；有了嫉妒，再失智慧，從此你就再也不得安寧了。此時睡魔若是趁機來擾亂你，你是一點抵抗都做不出來的。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要你們親近一切法了！那麼何時又該親近一切法呢？你遠離塵囂，獨自到山中靜坐，以草席為床，默然不語，遠離各種惡念惡行，一吐一納間，都與清淨無著之大道相應。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你們親近一切法！

目犍連！你到村莊募化前，應該先將勢利、傲慢的心放下，並且不要存有進入居士家裡的念頭，因為居士俗緣未了，容易引發事端，如果出家人進入居士家中，卻沒有得到居士的禮敬，也許會想：『是不是有人向他說了我的閒言閒語，讓他對我這樣不恭敬？』這樣瞋恚的念頭一起，驕傲自大、嫉妒心也隨之而來，心中不再寧靜，真實智慧就遠離你了。

目犍連！你在說法的時候，不要存著與他人較量的念頭，如果心存勝負，就容易與別人起爭論；若起爭論，就容易引來貢高我慢；貢高我慢一起，便有嫉妒；嫉妒一旦占領了你的心，真實智慧還會存在嗎？目犍連！你在說法的時候，應當思考如何饒益眾生，學習佛與羅漢的無畏精神，傳授真如法，但是不要去否定他人的見解。目犍連！你應該要把今天的話好好記起來，照實去做！」

目犍連聽得如來一番教誨，趕緊整頓儀容，合掌向如來提問：「請問世尊，出家人要如何才能夠達到畢竟盡、畢竟無垢^{註②}與畢竟行梵行^{註③}呢？」如來回答：「如果出家人生病了，有可能感到痛苦，也有可能感



到快樂，也可能既不苦也不樂，這時候就應該要寂坐觀照，苦樂是無常的，應當觀它的生住異滅，觀它的清淨無染，觀它的盡，觀它的止。如果能以上述各種觀法看待身上的病痛，那麼就能不執著於這個世間了，不執著，就沒有恐怖；沒有恐怖，就能證得有餘涅槃^④。依此教法看破世間幻相，實相就能了然於心。這就是出家人的畢竟盡、畢竟無垢與畢竟行梵行。」目犍連得佛開示，終於成功擊退了睡魔，歡喜而歸。

降伏睡魔警語：快起勿隨臭屍眠，眠如軟縛實堪憐。若患重病動不得，似幽黑獄死刑宣。夢魂顛倒增迷妄，積累功修忍脫連。六道輪迴看此際，一生補處^⑤待何年。睡魔誤盡圓寂事，慧業原存鎮定間。寂照應無休片刻，昏沉豈許犯三賢^⑥。精誠所至貫金石，大覺如來坐寶蓮。降伏諸妖欽法力，酣眠無須羨彭籤^⑦。

註① 經行：又稱行禪或立禪。僧人通常會選擇一塊空地，以直線或繞圈的方式步行，藉此修行禪定。經行根據步行的速度，又可分成，半步經行，緩步經

行，散步經行以及快步經行等。

註② 無垢：謂諸如來由證常樂我淨之德，而無一切煩惱汙染，故曰無垢。

註③ 梵行：清淨的行為，也就是斷絕淫欲的行為。修梵行的人死後可生於梵天。

註④ 有餘涅槃：阿羅漢惑業已盡，生死已了，而身體尚在，名有餘涅槃，或有餘依涅槃。

註⑤ 一生補處：盡此一生就能補到佛位的意思，是最後身菩薩的別號，如現在居於兜率天的彌勒菩薩，就是一生補處菩薩。

註⑥ 三賢：謂大乘十住十行十迴向之菩薩。

註⑦ 彭錢：傳說中的仙人。因封於彭，故又稱彭祖。傳說他善長養生，活到八百歲高齡。



卅四、罪福報應（出《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有一天，如來由迦維羅衛國帶領一千兩百五十位大弟子，往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前進。在這兩國交界處有一棵宏偉的神木，名叫尼拘類樹。尼拘類樹高壯的樹幹拔地而起二十里，直穿雲霄；枝葉鬱鬱蔥蔥地向四面延伸出去，範圍可以涵蓋方圓六十里的面積；枝幹上頭所結的果實，味道芳香甘美，可以振作精神，治癒百病；住在附近的居民們，總是等到果實自然成熟掉落到地面，才去撿拾。

這天，如來坐在樹下，觀察到諸比丘撿拾地上的果實，吃得津津有味，於是就有感而發地對阿難說：「我觀察天地間的萬物，各自有他們的宿世因緣。」阿難見如來話中似有深意，於是長跪頂禮，向如來發問：「天地萬物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因果關係呢？求世尊慈悲開示！」

如來告訴阿難：「天地萬物數之不盡，難以一一說明，我今天就以人類為例，為你們宣說。你抬頭看看眼前這棵尼拘類樹，當初它被埋進土裡的時候，只是一顆渺小的種子，但是隨著生根、發芽、茁壯，再到

開花結果，如今生得宏偉無倫，與當初埋下的種子相較，收穫是不是百千萬億倍的成長呢？這個道理，與人類積善作福是相通的。能當上國王大臣，地位尊貴的人，是由於宿世禮敬諸佛，虔敬三寶。能享有大富大貴，財寶取用不盡的人，是由於宿世慷慨布施，喜好行善。身體強健，長壽無病的人，是由於宿世修持戒律，慈心不殺。容貌超群，性情溫和，令他人心生愛敬的人，是由於宿世寬宏能忍，不與人計較。個性精進自律，樂於培植福報的人，是由於宿世修行精進的功夫。舉止莊重，善於察言觀色的人，是由於宿世修習禪定的功夫。聰明穎悟，既能自化，又能化他的人，是由於宿世修行智慧的功夫。聲音清澈，令人聞聲歡喜的人，是由於宿世歌誦三寶，勸人為善。身體清潔，終身沒有疾病的人，是由於宿世慈心愛物，救護生命。」

阿難又問：「請問世尊，『慈』的定義是什麼呢？」如來說：「慈的種類有四：第一，慈悲愛護眾生，如同父母親愛子女。第二，憐憫苦難眾生，願為他們求得解脫。第三，以仁待人，寬恕他人的過錯，心中常懷歡喜。第四，保護眾生，不令他們遭受各種侵害。」接著，如來又為



阿難宣說各種罪福報應：「舉例來說，身材高大，是由於宿世對他人恭敬有禮。身材矮小，是由於宿世對他人輕慢不敬。長相醜陋，是由於宿世喜對他人發怒。對於一切事物懵懂無知，是由於宿世不愛學習，不願發問。頭腦愚笨，是由於宿世不喜歡傳播智慧，教導他人。失去聲音，無法說話，是由於宿世毀謗他人。耳不能聽、目不能視，是由於宿世不喜歡聽經聞法。為人奴僕，是由於宿世負債沒有清償。身分卑賤，是由於宿世不禮敬佛法僧三寶。皮膚黝黑難看，是由於宿世遮蔽了佛前的光明。生在蠻荒未開化的族群，裸露身體，是由於宿世衣衫不整，褻瀆了佛寺及精舍。生到馬蹄類中，是由於宿世穿著木屐，在佛前發出吵雜聲響的緣故。生到穿胸族中，是由於宿世布施作福，卻生悔恨心的緣故。生在獐鹿兔兔等獵物中，是由於宿世喜歡驚嚇他人。生在蛇蛤等淫賤的生物中，是由於宿世經常調戲他人。身上長出各種無藥可醫的惡瘡，是由於宿世沒來由毆打他人。令人一見到就生歡喜心，是由於宿世見到他人就生歡喜心。令人一見到就生厭惡心，是由於宿世見到他人就生厭惡心。面臨牢獄之災，官司纏身，是由於宿世用牢籠繫養寵物，剝奪眾生

自由。生而免辱，是由於宿世釣魚，令魚缺口的緣故。」

接著，如來又告訴阿難：「如果聽到善言，心中感到厭惡，因此到處搬弄是非，挑撥人心，阻礙他人聽經聞法，死後會投胎為狗，狂吠不止。如果聽聞法語，心裡不能認同，更不知依法修行，死後會投胎為長耳的驢馬。如果吝嗇不能布施，見到他人飢餓，卻還是只顧自己飽餐，死後就會墮入餓鬼道中，即使業盡重新投胎人道，也會生生世世貧窮潦倒，三餐不繼，衣不蔽體。如果以腐敗酸臭的食物布施他人，將好的飲食自己留下，死後就會投生為豬或是吃糞蟲。如果喜歡侵占他人的財物，死後會投生為羊，遭受剝皮的惡報。如果喜歡殺生，死後將投生為一切短命的昆蟲，甫一出生，隨即死亡。如果喜歡偷盜，死後將投生為奴婢牛馬，清償宿債。如果沉迷色慾，姦淫婦女，死後將入地獄，睡銅床、抱鐵柱，受熱火灼身之苦，即使業盡脫離地獄，也常投生雞鴨等家禽中。如果喜歡誇大不實，宣揚他人的醜聞，死後將入地獄，接受鐵汁灌口、抽舌犁田的酷刑；即使業盡脫離地獄，也只能投生到烏鴉鴟梟等鳥類中，使人聽到叫聲就生厭惡心，詛咒牠盡快死去。如果喜歡喝酒，



犯了三十六失註^①，死後將墮入屎尿地獄中；即使業盡脫離地獄，也只能投胎為猩猩、猴子；假使有幸再入人道，也會是愚昧無知的人。如果夫妻失和，時常爭吵，甚至離婚，死後將投生為鳩鴿等鳥類。如果貪圖他人的力氣，自己卻好吃懶做，死後將投生為大象，每天載運重物。如果身為官員，卻沒來由地陷害人民，將無罪之人判作有罪，逼迫他們服各種勞役，動輒打罵，使人民投訴無門，死後將墮入地獄中，受盡各種苦痛，歷經千百億年之後，轉投畜生道中，生為水牛，讓人以鐵環穿鼻，牽船拖車，動輒受到鞭打杖責。」

如來接下去說：「髒亂不知羞恥的人，是豬投胎轉世的；吝嗇貪財的人，是狗投胎轉世的；惡毒陰險的人，是毒蛇轉世的；殺害動物，只為滿足口腹之慾的人，是豺狼狸鷹轉世的。還有另一種人，或者短命橫死，或者在母親胎中就死亡，或者出生不久就夭折，這種人死後又再墮入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中，經歷數千萬劫，沒有出期，會承受這樣的惡報，是由於他們宿世喜歡殺害物命，時常燒山打獵、採巢取卵、撒網捕魚，他們殺害動物之後，取下動物的肉與毛皮，部分自己使用，

一部分轉賣謀財，由於他們所造的殺業太過嚴重，所以很難再脫離惡道。」

如來繼續告訴阿難：「在做各種功德的時候，都應該要親力親為，不該託人代辦。因為託人代辦功德，就像是請人幫自己吃飯一樣，就算別人吃得再多，自己也不可能得到一絲飽足。如果可以親自齋戒、供養、禮拜、誦經、燒香、布施，不但能得到各種福報，還能得到諸天聖眾隨身護佑，使邪魔鬼怪不敢靠近。相反地，如果平時苟且懈怠，缺乏精進心，等到哪天生病了，各種苦痛纏身時，才痛哭悔過，那是不會有什麼幫助的。此時缺乏了諸天聖眾的庇佑，若是一個不小心，被邪魔鬼怪趁虛而入，那就要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了！所以真正發心修道的善男子善女人們，應該要恆常保持精進心，不能稍有退失，因為罪福報應是如影隨形，無法擺脫的。我們應該要向尼拘類樹看齊，在福田播下善的種子，等到開花結果的那一天，就能得到千百萬倍的收穫了！」

如來說完以後，口中唱出一偈：「賢者喜布施，天神暗贊揚。施一得萬倍，安樂壽命長。今日大布施，後福無限量。終能成佛道，度脫於



十方。因緣合會誰為親，五戒十善去貪瞋。等視一切無差別，種種境界假非真。往來五道註②如輪轉，急自營救快離塵。經戒奉持作渡船，天地尚壞何況身。」

最後，如來告訴阿難：「世人雖有肉眼，卻盲目無知，不曉得善惡業報的定理，今日我以佛眼照見眾生無量劫來的罪福報應，清楚透澈，就好像看穿我手中的琉璃珠一樣，沒有任何疑惑不明之處。」阿難於是整頓儀容，頂禮問佛：「世尊今日所說的法，應該取作什麼名字才好？」如來說：「此部經名為《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往後只要有善男子善女人誦讀這部經典，廣為宣傳，可以得無量功德，在賢劫註③中遇見一千佛出世，並且有幸供養、追隨千佛。他們不但不會墮入三惡道，也不會生在八難處註④，更可以修得戒定慧三法。」

如來說完此經，在場五百位比丘隨即證得了阿羅漢果，七百倍比丘尼證得了須陀洹果，八百位阿羅漢發出無上正真道意，成就菩薩道；樹下聽法的男女居士一萬八千人，也都對佛法生起了絕對信心，所有人都得了阿那含果。天上聖眾聽聞此法，同聲讚歎，隨即繞佛三匝，作禮而

退。

註① 三十六失：佛言人於世間，喜飲酒醉，得三十六失。一者酒醉便不敬父母，不敬君王，君臣父子，無有上下。二者酒醉便語言多亂誤。三者酒醉便兩舌多口。四者他人隱私，酒醉便說三道四。五者酒醉使粗口連篇，隨意便溺，不避忌諱。六者酒醉便臥路中，不能返家，或遺失物品。七者酒醉便不能自正。八者酒醉便低頭橫行，墮入溝坑。九者酒醉便撲跌在地，破傷面目。十者酒醉便買賣計算失誤。十一者酒後誤事，不能謀生。十二者酒醉財物耗減。十三者酒醉便不念妻子饑寒。十四者酒醉便出言不遜，無法無天。十五者酒醉便解衣脫褲，裸體而走。十六者酒醉便妄入他人家中，牽人婦女，言語騷擾，醜態百出。十七者酒醉見人便要打架鬧事。十八者酒醉便大呼小叫，躁動不安，驚動鄰居。十九者酒醉便妄殺無辜昆蟲。二十者酒醉便摧毀家中器物。二十一者被家人唾棄辱罵。二十二者結交損友。二十三疏遠賢善。二十四者酒醒後身體不適。二十五者嘔吐不止，令家人生厭。二十六者酒醉便行為放縱，不知避開危險的處境。二十七者酒醉便不知禮敬明經達禮



的賢者善士與出家人。二十八者酒醉便荒淫放逸，無所畏避。二十九者酒醉便神識瘋狂，令人見而遠避。三十者酒醉便如死人，沒有自我意識。三十一者酒醉或得酒疹水皰，或得肝腎疾病，形容枯槁。三十二者受天龍鬼神厭惡。三十三者原先親近的善知識日漸遠離。三十四者酒醉便在長官面前舉止失態，因此受刑致死。三十五者死後當入泥犁地獄受報，銅汁入口，五臟焦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千萬年不能出。三十六者從地獄出離，投生為人則常愚癡。

註② 五道：五道指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人道及天道，另加阿修羅道則為六道。將阿修羅道歸於五道內有二義，一者除地獄道外，各道皆有阿修羅；二者阿修羅專指欲界忉利天的阿修羅。

註③ 賢劫：過去的大劫叫莊嚴劫，未來的大劫叫星宿劫，賢劫即現在的大劫，因此在此賢劫中，有一千尊佛出世，故稱為賢劫，又名善劫。

註④ 八難處：見佛聞法有障礙之八處。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北俱盧洲，五、長壽天，六、聾盲瘡啞，七、世智辨聰，八、佛前佛後。

卅五、因憍受苦

（出《佛說貧窮老公經》）

有一天，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中說法，會場聚集了上萬名菩薩、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以及數不盡的天龍鬼神。他們恭敬圍繞著如來，一個個神情專注，陶醉在聆聽佛法的喜悅中。此時，有一位貧困的老翁拄著拐杖正要進入會場，他臉上掛著一對長長的白眉，耳朵高出頭頂，牙齒排列整齊有如貝殼，雙手垂過了膝蓋，幾乎是集所有難得一見的長壽莊嚴妙相於一身。守門人見了，忍不住打從心底讚歎，就要放行；可是當他再深入觀察，卻發現老翁衣不蔽體，氣息微弱，走起路來顛巍巍地，好像餓了許多天沒有進食，因此就改變主意，將他攔了下來。老翁心一急，忍不住大喊：「我這一生貧困潦倒，算算活到今天也已經兩百歲了，卻從來沒有吃飽穿暖過，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道這樣痛苦地活著有什麼意義。十年前，我聽聞世尊以佛法度化眾生，已經有許多人得道解脫，因此我日日夜夜發願，要來到佛前，受佛度化。今天我大老遠來到這裡，你難道忍心違背我的心願，違背如來仁慈



度眾的美意嗎？」

這時場內的如來已經知道這件事，於是他問阿難：「你可曾見過宿昔惡業未消，卻同時具有長壽與莊嚴相好之人嗎？」阿難跪在地上，合掌回答如來：「世尊！這世間豈有惡業未盡之人，能得長壽相好？弟子從來沒有看過，還請世尊開示！」如來告訴阿難：「這樣的人眼前就有一個，現在正被守門人擋在門外，你去將他帶進來吧！」

老翁在阿難的引導之下，匍匐來到佛前，他抬頭望見仰慕已久的如來，忍不住喜極而泣。擦乾眼淚後，他至誠禮佛，合掌自道：「世尊！我這一生被貧苦飢寒所逼，幾度走投無路，想要尋死，可是卻怎樣也無法了結。好在我十年前聽聞您大慈大悲，四處度化苦難眾生，這個消息，終於給了我繼續活下去的勇氣。今天我好不容易來到這裡，卻被阻擋在佛門之外，我氣空力盡，前進也不是，回頭也不是，只怕死在這裡玷汙了聖地，加添罪業；徬徨無助間，有幸受到您的召見，當真是死而無憾了！現在我拖著這一口氣，只求您用無上的智慧為我解答，如何消除罪業，擺脫這難纏難解的痛苦。」

如來告訴老翁：「人的生死報應都是其來有自，現在就讓我為你解說吧！在過去生中，你是某一大國明慧王的太子，由於你身分尊貴，上有父王母后寵愛，下有萬千臣民景仰，因此造就了目中無人的個性。你時常欺侮百姓，瞧不起人，卻不知道供你食衣住行育樂的那些財富，都來自人民辛苦的納稅錢。長久以來，你不斷向人民課徵重稅，自己卻從來不知道布施的重要，更不會去體察民間疾苦。某天，一位名叫靜志的比丘遠道而來，向你募化一件法衣，想不到你存心戲弄，不但不給他法衣，還讓他在王宮裡苦苦等候，斷絕他的飲食。歷經了七天七夜以後，靜志比丘的生命有如風中殘燭，已經快要支撐不下去了，你看到這樣的情景，不但不即刻給予救援，反召來群眾圍觀，以此為樂。在你身旁有一位侍臣看不過去，冒著風險向你進諫：『太子請您住手吧！出家人的福德很大，凍之不寒，餓之不飢，他之所以來向您乞食，其實都是為了要讓您培植福報；就算您不願布施，也不應該這樣欺凌他。請您將他打發走，不要再為自己增添罪業了！』你聽到侍臣這樣說，忍不住狡辯：『哼！他算什麼人，敢在此詐稱自己有德？我只不過想試探他的能耐罷



了，才沒有要加害於他的意思。算了！趕快把他攆出去吧，省的我看了心煩！」

靜志比丘被驅逐出國後，拖著虛弱的身體走在路上，但還沒離開國境，就遇上一班飢腸轆轆的餓賊，想要將他殺來分食。他對餓賊們說：『我只是一個飢寒貧苦的出家人，自己也餓了七天七夜沒有進食，你們看看，我身上都已經瘦成皮包骨了，哪裡有肉可以供你們吃呢？你們就算殺了我，也無法填飽肚子的。』餓賊想了想，卻沒有打消殺人的念頭，他們說：『我們也已經餓了好多天了，這段日子只靠泥土果腹，簡直是食不下嚥，你瘦歸瘦，但滋味總是好過泥土的。』說完，就拿出利刃，準備將靜志比丘支解。

這件事傳入了你的耳裡，你突然良心發現，說服自己：『他來向我化緣，我不供養他衣物飲食也就算了，如今他因為被我驅逐出境，白白遭遇橫禍，如果因此遭到殺害，我真能對得起他，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想到這裡，你毫不猶豫就跨上馬背，趕往搭救，幸好，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將靜志比丘從餓賊的刀下解救出來。當時的靜志比丘，就是

今日的彌勒菩薩；而你，當然就是那位驕傲的太子了。你這一世受貧窮的惡報，是因為你在過去生中貪吝不知布施；而你之所以得到長壽的善報，則是因為你即時解救了靜志比丘的結果。」

老翁聽完，向如來懺悔道：「過去所發生的事已經無法改變，我只能從今日起改過自新，願世尊憐憫我、接納我，讓我這殘病無用的老人，出家成為比丘，今後生生世世都能隨侍在佛旁，聞受法益。」佛陀應允了老翁的請求，隨即，老翁的形體竟在眾人面前發生劇變，蒼蒼白髮化為烏黑茂密，羸弱的身子變得剛強健壯，模糊不清的感官也瞬間清楚敏銳，更當場證得了無上智慧，修成三昧^①。

如來為他唱出一偈：「汝昔為太子，不知仁義方。驕貴常恣肆，恃為皇太子。自謂無罪過，現福可常保；不識因緣法，而今受其殃。受罪又蒙福，得見如來前；脫卻宿生罪，如病忽得癒。永拔慳貪毒，雙修福慧全；壽元超萬劫，永侍法王邊。」老翁比丘聽完以後，歡喜踴躍，向如來虔敬作禮。

說法完畢，如來轉身告訴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誦讀此經，當



在將來賢劫遇千佛出世。若能廣為流傳此經，令後世宣傳者，未來彌勒佛出世時，皆當得佛授記。如來金口宣說之法，是世間最真實不虛的道理，你們要謹記在心。」所有與會大眾聽佛所說，皆歡喜受持，作禮而退。

註① 三昧：又名三摩地、三摩提，住心定於一處，沒有絲毫雜念的境界。

卅六、轉女為男

（出《佛說轉女身經》）

有一天，如來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說法，此時會中有一位無垢光菩薩，奉了無垢稱王如來的法旨，遠從東南方三十六億佛土外的淨住世界來到閻浮提，供養釋迦如來，聽聞教法，廣度有緣眾生。在此會中，無垢光菩薩變化女子身，以她滔滔無礙的辯才剖析道要，饒益多眾。無垢光女菩薩向如來發問：「請問世尊，要修習何種善業，才能夠脫離女子身，速成男子？惟願世尊，為我詳細解答。」如來為了利益成就眾生，就告訴無垢光菩薩：「有無數法門足以令一切女子脫離惡業束縛，回復本來清淨自在的面目。」

如來繼續說道：「女子修習一法，可以轉女為男，這一法是什麼？就是以深心求菩提道，脫離一切煩惱，力求正覺，不再迷妄顛倒。為什麼修此一法就可以轉女為男？因為發菩提心時，此心就是高尚的大善人心、大丈夫心、大覺悟心。是能永離小乘狹隘之心，能破外道邪說之心，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中最尊貴之心，是能破除一切煩惱的清淨心。」



如果有女子能於發菩提心時擺脫一切煩惱束縛，可以永離女身，轉為男子。若能以所有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再來，女子修習二法，可以轉女為男，這二法是什麼？一是除去貢高我慢，二是不欺騙、不迷惑。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再來，女子修習三法，可以轉女為男，這三法是什麼？一是身業清淨，戒除殺生、偷盜、邪淫三種惡業；二是口業清淨，遠離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四種口過；三是意業清淨，斷除貪恚、邪見、愚癡三毒。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再來，女子修習四法，可以轉女為男，這四法是什麼？一是不加害，二是不憤怒，三是不隨逐貪瞋癡等煩惱，四是忍辱。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再來，女子修習五法，可以轉女為男，這五法是什麼？一是樂於聽受善法，二是尊重正法，三是娛樂時不違背正法，四是尊敬說法者如尊敬師長，五是依教奉行。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再來，女子修習六法，可以轉女為男，這六法是什麼？一是常念佛，誓願成佛；二

是常念法，以弘揚佛法為己任；三是常念僧，尊重一切僧侶；四是常念戒，勉勵修持；五是常念施，捨棄一切煩惱垢穢；六是常念天，誓求澈照一切圓明佛智。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再來，女子修習七法，可以轉女為男，這七法是什麼？一是對佛生起無上堅固信心，二是對法生起無上堅固信心，三是對僧生起無上堅固信心，四是專一奉佛，五是能捨能施，言出必行，六是正直不惡口，七是舉止謹慎，威儀有則。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再來，女子修習八法，可以轉女為男，這八法是什麼？一是不偏愛自己的兒子，二是不偏愛自己的女兒，三是不依賴自己的丈夫，四是不著迷於衣服飾物，五是不貪愛花飾塗香，六是不為口腹之慾而濫殺物命，七是對於已布施之物，不存掛念、難捨之情，八是離惡行、斷煩惱，心中常懷慚愧。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再來，女子修習九法，可以轉女為男，這九法是什麼？若有人來侵惱我，我於過去不生惱，現在不生惱，將來不生惱；面對所愛之人，我於過去不生惱，現在不生惱，將來不生惱；面對



所憎恨之人，我也於過去不生惱，現在不生惱，將來不生惱。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再來，女子修習十法，可以轉女為男，這十法是什麼？一是不自大，二是不驕慢，三是尊敬師長，四是實話實說，五是不瞋恚，六是不粗口，七是不剛強難教化，八是不貪，九是不兇暴，十是舉止不輕浮。若能以此善根善念回向無上菩提，也可種下轉女為男的種子。」

「再來，善女人，仔細聽我說！如果有女子能打從心底反省身為女人的一切罪過，並且對自身感到厭惡，如此，也可以迅速轉女為男。所謂女子的罪過，除了貪瞋癡三毒，以及一切比男子更重的雜染習氣之外，還包含了身上的膿血屎尿與無數小蟲，由於背負著這些苦難愁惱，女子的煩惱較男子來得重，所以更應該要息心靜氣。各位善女人如果有好好觀察過自己的身體，就會知道，這副軀殼裝滿了各種惡臭不淨的東西，就好像是荒廢的村落，也好比是遭到戰火肆虐的空城，一點兒也不值得留戀貪愛，所以妳們應該對這副臭皮囊生厭離心。再者，身為女人，打從出生以來，這副身體就像奴婢一樣，萬事由不得自己做主，永

遠要為男女情愛、飲食衣著、家業瑣事等煩惱所羈絆；要是懷了身孕，不但要受九月懷胎之苦，生產時更是痛不欲生，性命也差點兒保不住，因此，妳們應該對這副臭皮囊生厭離心。縱使是投生在富家王室，只要身為女性，就得要揹負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禮教束縛，永遠做不得自己的主人。倘若不幸些，遇上了兇惡的夫婿，每天暴力相向，惡言辱罵，那更是有苦說不得。因此，妳們應該對這副臭皮囊生厭離心。再來，女子的一生，就好像蛇鼠一樣，時常都只能守在家中，沒日沒夜地洗衣煮飯、紡織縫紉、煮茶煎藥、舂米磨粉，然而就算對於家庭、子女盡心盡力付出再多，對於飲食、衣服種種日常所需的用品，女子還是不能自作主張。因此，妳們應該對這副臭皮囊生厭離心，思考如何脫離這種罪苦。妳們應當將我今天所開示的教法散播出去，讓世間所有女子皆能依教奉行，永脫生死輪迴之苦海。妳們應當要立即發下轉女成男的大誓願，在佛法的沐化下遠離五欲六塵，精進修行，不再貪求香花染料、飾品珠寶、衣服美食、歌舞遊樂等種種虛幻不實的境界。妳們應當要靜下心來仔細想像，自己與家人活在這個世上，就好比是木偶



遭受擺布，一個念頭一個動作都由不得自己作主，各種境遇緣聚而生，緣散則滅，一切無常。再觀這個短暫虛偽的血肉之軀，乃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裡頭充滿各種不淨的穢物，容易腐朽壞滅，保得一時，難保一世。這一個身子從來不屬於妳自己，起先由父母身上的精血交合而成，終其一生，都必須受到宿業的奴役糾纏，直到命終還歸一抔黃土，再由野獸、蟲蟻爭相食啖，化作一堆白骨，經歷日晒雨淋，無人收埋。這一個身子是所有苦難煩惱的集合，時常為病魔所侵擾，遭受風寒濕熱等外在環境的摧殘，只能藉由醫藥與飲食保得一時半刻的寧靜。這一個身子貪得無厭，對於飲食不知飽足。這一個身子聚散無常，必須經歷生老病死種種磨難。所以身為女人，應當要依照以上所示反覆觀察自身，先對自身感到厭惡、離棄，再來修行善法，願自己轉女為男。各位在修善行時，如果手邊有尚未用過的飲食花果，應該先以至誠心供養諸佛菩薩，天龍鬼神，一切賢聖以及父母師長，並於供養時虔誠祝願：

『我今日以新鮮花果飲食供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供養十方遍虛空一切護法神及一切賢聖，以及父母師長。願我遠離垢穢女人之身，轉得

新好男子之身。』最後，才輪到自己食用。」

當如來說法圓滿時，會中五百位比丘尼皆發無上正等正覺心，她們異口同聲地說：「我等願回向所有善根善行，速離女身，轉成男子。」會中有七十五位在家婦女，因為聽聞了此法，心開意解，歡喜無量，立刻將身上的珠寶飾物一一解下，撒落到如來面前，此時如來化現神力，將撒出的瓔珞珠寶紛紛聚集在自身頭頂上方，化作七十五座莊嚴四柱寶台。寶台上裝飾滿各種金、銀、琉璃、水晶、珊瑚等珍寶，台中各有一座，座中有如來安坐其上，前後更有無數比丘比丘尼及菩薩眾圍繞。這七十五位在家婦女見到這樣的神變，更加歡喜踴躍，她們上前頂禮佛足，向右繞佛三周，恭敬地啟白如來：「世尊，我等願集合所有善根，同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回向無上菩提，脫離此罪惡女身。世尊大慈大悲，為眾生廣說女人惡業，言無不實；我等今後誓當勤修方便，遠離諸惡過，畢生奉持五戒，淨修梵行，並以此善根善業，回向一切有情眾生，願世間一切有情悉皆得度成佛。」

舍利弗尊者聞言，告訴七十五位在家婦女：「各位能作如此決定無



畏之誓言，實屬難得，但是妳們的丈夫能否同意妳們拋卻家庭子女，淨修梵行呢？」這七十五位婦女同時回答：「舍利弗尊者！我們若是回家問自己的丈夫，我的前世在哪裡，來生又將落在何處，他是絕對回答不出來的。可是同樣的問題拿來請教如來，他卻可以為我等分別述說，所以如來就像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的福田，我們的法王，是我們最尊崇的聖者，更是我們決定歸依的對象。因此我們決定從佛學道，是不需過問丈夫的。從今以後，我們跟從如來勤修方便，除去貪欲瞋恚愚癡等種種煩惱結縛，我們這一身，就再也不屬於他人所有。因為我們發下大菩提心的同時，便成就了一顆大丈夫心，再也不被女子的煩惱垢穢所障蔽。舍利弗尊者！我們現在只知道大菩提心、大丈夫心，家中那位阻礙我進修，奪去我身命自由的人，我對於他已不再做丈夫想。我們現在一意淨修梵行、行菩薩道，誓行無悔，更無所畏懼！」舍利弗尊者又鄭重對她們說：「望諸位此後精進修行，早日脫離女人身，因為女子之身，終究不能得道成佛。」七十五位婦女又說：「感謝舍利弗尊者教誨！我們今後決計不會再起女子煩惱。」說完，她們再次頂禮佛

足，伏跪在地說：「世尊！請您做見證，若我們不能轉女身成男子，就一直在此地長跪不起！」如來告訴她們：「各位！我曾經說過，若有女子能成就男子勇猛之行，依我所示十六清淨法修行，就能隨心所願，無往不利。這十六法分別是：第一，戒清淨；第二，心清淨；第三，空清淨；第四，離欲清淨；第五，離相清淨；第六，無為清淨；第七，了知身業如影；第八，了知口業如響；第九，了知意業如幻；第十，了知緣起註①法；十一，遠離二邊註②見；十二，如實了知因緣法；十三，觀一切法如幻；十四，知一切法如夢；十五，知一切法如焰，焚滅一切障；十六，誓求無上佛果。」

當如來解說此十六種清淨法時，大地隱隱發出六種震動，憑藉著如來神力，那七十五位在家婦女的丈夫們，也同時來到佛前。他們看見自己的妻子恭敬伏跪在佛前，忍不住好奇發問：「舍利弗尊者！我們的妻子為什麼頂禮佛足，不願起身呢？」舍利弗告訴他們：「這幾位女居士聽聞如來所說轉女成男的妙法，同時開悟，當場發下大菩提心，在佛前誓願從今以後奉持五戒，淨修梵行，若是不能轉女成男，就要在此地長



跪不起。你們諸位是否應該要適時放手，讓她們無所罣礙地親近佛法，離欲修道呢？」七十五位在家居士聞言，同時回答：「我等都願聽從尊者的意思，讓她們從佛出家，精勤修道。尊者舍利弗！我等見此情景，心中歡喜無量，也欲從佛學道，願如來先度我等七十五人，再度我們的妻子！」如來聽了，就告訴他們：「你們可以在我的法中隨意出家。」說完，七十五位居士鬚髮自落，旋即成為比丘，而跪在地上的七十五位在家婦女，也憑著自己的善根與如來神力，當場脫離女身，轉變為男子。他們承佛威神力，同時升到七顆多羅樹註③高的半空中，唱出一偈：「諸法都如幻，只從分別生。本無男女相，何來色與名？幻師以幻術，在四衢道註④中，幻成男女像，無端起兵戎。空惹諸煩惱，一切非真實。今悟諸塵勞，無異於幻術，如人於夢中，造作種種業；覺來都成空，事本虛如幻，只因執我見，不能破三科註⑤。事無真實體，但從顛倒生。譬如水中月，可見不可捉。法性同水月，其實無去來。亦如火焰燃，現有動搖相。或見此河池，而無有真實。諸法皆如炎，其性無所有，但從顛倒生，畢竟無有我。我本非女身，只因顛倒生，勤修清淨法，宿罪頓

然免。知空不著空，不應分別生，立於現法中，身證無罣礙。是佛境界力，復從宿福生；亦修現前法，得離女人身。若有諸女人，決欲成男子，當發菩提心，轉眼脫諸苦。」

最後，無垢光菩薩、他方國土諸菩薩與來此集會的一切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轉女身經，皆大歡喜，誓願奉行，虔心作禮而退。

註① 緣起：世間上的萬事萬物（一切有為法），既非憑空而有，也不能單獨存在，必須依靠種種因緣條件和合才能成立，一旦組成的因緣散失，事物本身也就歸於烏有，這種說明「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的因果定律，稱為「緣起」。

註② 二邊：有邊和無邊。邊是邊際的意思。世間一切的事物，必假眾緣和合而生，無有自性，雖無自性，但不能說是無，是名有邊；又世間一切的事物，即假眾緣和合而生，原無自性，無自性，則一切法皆空，不能說是有，是名無邊。

註③ 多羅樹：又譯作岸樹，高竦樹。樹形如棕櫚，極高者七八十尺，果實成熟則



轉為赤紅色，如大石榴，可食用，東印度界其樹最多。

註④ 四衢道：指苦、集、滅、道四諦。

註⑤ 三科：一切諸法分為蘊、處、界三類，稱為三科。包含色、受、想、行、識，五蘊；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十二處；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十八界。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九年／西元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恭印：一〇〇〇本

流水號：13724
書號：Ch660-27

淺說談因（佛經故事集）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11) 2395-1198 傳真：(011) 2391-1341-15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九七九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 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 / 12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53、297 開南商工→20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口→630、270、263、245、621、651、37、26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八九號



